



行 印 館 書 圖 東 亞 海 上

MG
I506
1



歐洲近二百年名人情書

霍甫曼編
魏蘭女士譯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3 2169 6099 1

譯者序言

近數年來，中國新文學的著作數量驟增，語其內容，多屬言情之作，而情書一項也佔一個很顯著的位置，並且特別風行。因為智識界的青年男女既已衝出舊禮教的重圍，闖入社交公開的樂土，誰不願意奮勇爭先，攪得一個同心之侶，一嘗個中滋味。不過情海茫茫，渺無邊際，情波洶湧，起伏無常，如欲通彼此之情懷，增雙方的了解，不能不有賴於情書。啊，情書就是他們的寶筏，就是他們的慈航，就是他們戰勝攻取的武裝，也就是他們保證愛情的利器！無怪乎書坊中每有一部情書出現，即被他們購去做模仿本與參考書了。

然『文章如面，』乃中國的名言，『體裁像人』（Le Style c'est l'homme）

也是法國的成語；各人的個性不同，各人的思想言語也自然異趣。情書要是真正出於身歷其境者之手，才有價值可言。至於閉門虛造的情書，無論作者的藝術怎樣高明，無論他的文字怎樣漂亮，總不能十分真切，總不出乎千篇一律的『啊，我愛你，我真愛你』的一套把戲。現在各書坊所出售的情書大概免不了這種毛病，即偶有一二經驗之作，也不能夠令人完全滿意。哼，在『經濟落後』『文化落後』的中國，難道愛情也落了後麼？不然，爲什麼沒有看見一部有聲有色的情書映入我們的眼簾中。

吾性好文藝，尤喜讀古今中外名人的情書，因爲這是一個人的個性容易充分表現的地方，這也是一個人的思想容易盡量飛騰的地方，就是時代的精神，與階級的意識，也多可於此中窺其梗概——總之，這是一種真實而優美的文學。現在閒居無事，特取德國霍甫曼（Carrill Hoffmann）一九一二年所編的歐洲近二百年名

人情書 (Briefe der Liebe Dokumente des Herzens aus zwei Jahrhunderten europäischer Kultur) 一本譯成中文，使中國有情人得一飽眼福，藉以提高他們寫情書的程度。

霍甫曼這部書是參攷德、英、法、意等文中一百二十種名人書信編纂而成的，自十八世紀初葉起，至十九世紀末年止，中間亘二百年，計情書二百餘封，情人二百餘名。內中有帝王卿相，后妃嬪婢，將軍武士，學者詩人，大商巨賈，舞女優伶，以及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等等；這誠爲一部洋洋大觀的情書，誠爲一部真材實料的情書。我們一入這個情書展覽會，時而看見才子佳人，互通款曲，時而又看見曠夫怨女，各訴衷腸，時而看見成功者的歡忻鼓舞，時而又看見失意者的怨慕泣訴，真是五光十色，目不暇接；而觀感所及，竟令我們於不知不覺之中，表現驚喜之情，或竟一掬同情之淚，因爲這雖只是兒女間的私情，但牠却是天地間的至情，因此牠也是天地

間的至文！『情之所至可以死，可以生；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証之這部情書的事實，我才知道湯義仍的話一點也不算過火！

霍甫曼編輯此書，原是分門別類的，但他有時以書信的性質爲標題，有時以時代爲標題，有時又以人物爲標題，在深識歐洲各國文學的變遷與發達的人看來，自可領略，至於普通人見了，反莫明其妙；還有一層，原書雖有這樣的劃分，大體仍是以各人年代的先後爲綱領，因此我特將原書的分類取消，惟依照牠的次序，一篇一篇地譯下去。又原書係一厚冊，譯文特分作前後兩集出版，且將其中不甚重要的，或缺乏趣味的書信，整篇地或一段一節地刪去，以省篇幅。編者原有長序一篇冠諸書首。但牠的前半截是批評他人對於寫情書的意見等等，並不十分重要，牠的後半截是各以一二語敘出通信人的歷史或關係等項，此係全書的一種線索，當然不可缺少；不過牠對於通信人爲何時何國及何種人物，總不大道及，這樣是不能滿足

我們中國人的要求的。我今特將原序棄去不譯，惟根據牠的後半截，再增加些新材料，另闢小傳一門，在可能的範圍內，約略介紹通信人的年代，國籍和關係等等，以爲讀者一臂之助。

當一個『青年作家』初次出版一部著作的時候，他或她總要在序言中說，那是他或她的『敲門磚』或『處女作』，藉此表示那頑意兒還未成熟，對不住讀者。我是破題兒第一遭繙譯外國文學的作品，因此我也可以說，這是我在文學譯述中的『敲門磚』或處女的『處女譯』。當我動筆時，一方既想力矯直譯之弊，他方又想不離開原文，自由創造，真覺得有點困難。加以除德國人的書信外，其他情書是編者或他人從英、法、俄、意等文中譯來的，今我又重譯一遍，更難望有好結果。就譯文的全體講，我雖自問很少不忠實的地方，但這畢竟是『處女譯』，我殊不能滿意。尙望海內外的文人學者加以指教，那是我所感激不盡的了。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七日魏蘭序於香港。

附誌：通信人的書信間有未書年月經編者補入的均以方括符【】為記。

通信人小傳

一 科爾穆斯係女詩人，爲德國著名文學家關特協特（一七〇〇—一七六六年）之妻。

二 頑鶴利對於愛爾蘭文學家斯衛夫特（一六六七—一七四五年）發生極熱烈的愛情，後因發見他的欺騙婚姻，（他家中已有一妻，）遂憂憤而死。

三 施特列（一六七一一一七二九年）爲愛爾蘭文學家。

四 福祿特爾（一六九四—一七七八年）爲法國著名的哲學家，他視愛情爲上進的階梯，時加改變。當他做侍從的時候，他在海牙與瑞洛葉戀愛，卒因父命棄瑞氏而返巴黎。

五 狄德洛（一七三二—一七八四年）爲法國著名的哲學家，瓦蘭是他的妻子。

六 威蘭德（一七三二—一八一三年）爲德國著名的文學家，他雖甚愛索妃，拉洛，但後者另有所眷，不過終身和他做朋友罷了。

七 寬里格爲德國最著名的文學家雷心（一七二九—一七八一年）的妻子。

八 盧梭（一七二一—一七八八年）爲法國最著名的哲學家 and 文學家，即有最大影響於法國大革命的『社會契約論』的作者。他鍾情於索妃，黃德托伯爵夫人，但後者愛上了聖南柏特（de Saint Lambert）侯爵，使他大失所望。同時他對於自己的妻子特列斯沒有精神上的結合，以致陷於痛苦之中。

九 馬孔集鍾情於舞女坎拔尼尼，但後者又見愛於普魯士王佛利德利芝第

二（Friedrich II. 1712-1786），因此普王將她留在柏林，把馬孔集逐出德國。

一〇 迦他麟第二（一七二九—一七九六年）君臨俄國三十餘年，具有很大的才幹，曾與普魯士與大利三分波蘭，但她的生活，非常浪漫。

一一 巴列提為巴黎有聲有色的舞女，鍾情於意大利著名的大騙子卡薩洛瓦（一七二五—一七九八年），因嫉妬而死。

一二 德帆（一六九七—一七八〇年）是法國一個侯爵夫人，以才智與風騷見稱於世；她與福祿特爾及許多大文學家相交遊，英國文學批評家聖柏烈（Saintsbury）稱她為『十八世紀法國的模範婦女』。她在五十餘歲時雙目失明，然至七十歲，尚與英國小說家瓦爾薄爾（一七一七—一七九七年）戀愛。

一三 列斯聘拉色（一七三一—一七七六年）是法國著名的才女，她的家為當時巴黎學者聚會的中心點。她本患肺病，更因不能獲得基伯特充分的愛情，煩悶而死。

一四 科洛蒲斯托克（一七二四—一八〇三年）爲德國詩人，於一七五四年與密達，穆勒結婚，但四年後他們又分裂了。

一五 威廉，辟特爲英國著名的政治家。

一六 約翰孫（一七〇九—一七八三年）爲英國的大文學家，鍾情於一個患病甚劇的女子博慈畢。

一七 斯脫恩（一七二三—一七六八年）爲英國有名的滑稽家，鍾情於一個東印度官吏的妻子德那白。

一八 伯恩斯（一七五九—一七九六年）爲蘇格蘭著名的詩人。

一九 卡爾與爲普王佛利德利芝第二時代的柏林女詩人。

二〇 海德（一七四四—一八〇三年）爲德國的思想家。

二一 白斯達洛集（一七四五—一八二七年）爲瑞士著名的教育家，與學

爾特黑斯戀愛，經過許多熱烈的爭鬪，才得到女家父母的允許，成爲眷屬。

一一二 萊色衛慈爲德國人。

一一三 學巴特爲德國人。

一一四 布爾格（一七四七—一七九四年）爲德國抒情詩人，他自前頭兩妻死後，再和亞麗斯，漢恩結婚，卒至受後者的欺騙。

一一五 伏斯科洛（一七七八—一八二七年）爲意大利詩人，他所戀愛的人甚多。

一一六 利施頓柏格（一七四二—一七九九年）爲德國諷刺詩人，他雖否認愛情，然對於他的妻子所寫的信也未免有情。

一一七 系勒（一七五九—一八〇五年）爲德國詩人和戲劇家。

一一八 穆查特（一七五六—一七九一年）爲奧大利著名的音樂著作家。

二九 蘭康是法國一個女裁縫，後來爲伯爵夫人，因賣弄愛情，更得交結王公。
三〇 密拉博（一七四九—一七九一年）爲法國政治家和最著名的國會演說家。當法國大革命時，他因附和第三閣，得稱雄一時。他與穆尼的妻子索妃發生戀愛的關係。

三一 羅蘭夫人（一七五四—一七九三年）美麗而勇敢，爲法國大革命中和平民政黨（Girondin）的主角之一。她的交遊甚廣，愛人也不止一個；但她和博佐最爲親密。當恐怖時代，她被送上斷頭台了。

三二 德斯蒙林（一七六二—一七九四年）爲法國大革命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且爲最能幹的律師，在恐怖時代被判處死刑，他的幼年妻子因干涉他的死刑，也於兩星期後在斷頭台上送掉生命了。

三三 哥德（一七四九—一八三二年）爲德國最著名的詩人，他從少年起

到老年止，風流韻事非常之多。

三四 拿破崙（一七六九—一八三二年）爲法國的名將、總統和皇帝。他於一七九六年與博哈列子爵的寡婦爵色順結婚，至一八〇九年他們離了婚，但爵色順至死仍保存皇后的尊號。

三五 邦拿帕特（一七七五—一八四〇年）爲拿破崙的兄弟，他和一個銀行家列卡密美麗而多才的妻子發生戀愛的關係。

三六 史特爾（一七六六—一八七一年）爲法國才學兼著的婦女，係瑞士駐巴黎公使史特爾、霍爾斯台（Wael Holstein）男爵的妻子。她在法國大革命中同情於王室，當恐怖時代，即離開巴黎，迨一七九五年重返該處，她的家中遂成爲文學和政治活動的中心點了。

三十七 康斯坦特（一七六〇—一八三〇年）爲法國的政治家和詩人。

三八 奈爾遜（一七五八—一八〇五年）爲英國海軍名將，他於一七九三年和素行浪漫的漢密爾頓夫人互相戀愛。

三九 維德爾爲德國人。

四〇 寬列爾（一七九一—一八一三年）爲德國兵士詩人。

四一 布羽錫（一七四二—一八一九年）爲普魯士的名將。

四二 達爾馬（一七六三—一八二六年）爲法國著名的演劇家，他和拿破崙的妹妹泡靈，邦拉帕特戀愛。

四三 萊斯達特爲拿破崙之子。

四四 合爾德靈爲德國著名的博言學家，他後來棄去少年時代的愛人路易斯拉斯特，而鍾情於一個銀行家哥恩達德（Gontard）的妻子笛阿提馬。

四五 洪保爾德（一七六七—一八三五年）爲德國著名的政治家和博言

學家。

四六 約恩保羅（一七六三—一八二五年）爲德國最大的滑稽家，霞洛特，

卡爾蒲是他的愛人。

四七 協靈（一七七五—一八五四年）爲德國哲學家。

四八 威爾黑姆施列格爾（一七六七—一八四五年）爲德國的文人。

四九 佛利德利芝施列格爾（一七七二—一八二九年）爲德國的批評家。

與著作家。

五〇 格理門布蘭達洛（一七七八—一八四九年）爲德國浪漫派的詩人，

與索妃密羅結婚三年，後者即死了。

五一 拉黑爾（一七七二—一八三三年）屬猶太種，爲德國第一等女才子，

與當代學者多有親密的友誼。

五二 斐笛南，萊蒙德係通俗小說的詩人和演劇家，愛唐妮，瓦格列如同生命一般。

五三 格利爾帕截（一七九一—一八七二年）爲奧大利通俗戲劇家。

五四 梅特涅（一七七三—一八五九年）爲奧大利的大臣，著名的專制家，他於一八一八年阿奧（Aachen）會議中認識駐英的俄國公使的妻子利文公爵夫人，自此以後他便馳騁情場，不過爲時不久罷了。

五五 根慈（一七六四—一八三二年）爲德國的政論家和著作家，他早年
在柏林縱橫情場，大有流連忘返之概，至晚年才專戀愛一個最甜蜜的舞女環妮，亞爾斯列。

目錄

科爾穆斯致閣特協特書 (三)	一
頑鶴利致斯衛夫特書 (二)	五
斯衛夫特致頑鶴利姑娘書	八
施特列致斯確洛克書 (二)	一〇
福祿特爾致瑞洛葉書	一二
狄德洛致索妃,瓦蘭書 (二)	一三
威蘭德致索妃,拉洛書	一〇
寬里格致雷心書	一三
雷心致寬里格書	一六

盧梭致索妃，黃德托伯爵夫人書（二）	二九
盧梭致其夫人特列斯書	三七
馬孔集爵士致坎拔尼尼書	四二
俄后迦他憐第二致無名氏書	四九
巴列提致卡薩洛瓦書	五〇
德帆夫人致瓦爾薄爾書	五二
列斯聘拉色致基伯特書（三）	五六
科洛蒲斯托克致密達，穆勒書	六三
密達，穆勒致科洛蒲斯托克書	六四
科洛蒲斯托克致密達，穆勒書	六五
密達，穆勒致科洛蒲斯托克書	六六

威廉，辟特致其夫人書	六八
約翰孫致博慈畢姑娘書	七〇
斯脫恩致L姑娘書	七三
斯脫恩致亞麗斯，德那白書	七四
伯恩斯致使女亞麗孫，柏格畢書	七七
列洛（格拉利塔）夫人致伯恩斯（息爾頑德）書	八〇
伯恩斯致列洛夫人書	八一
卡爾興致克萊姆書	八二
卡洛里，伏拉斯蘭致海德書	八三
海德致其夫人卡洛里書	八六
白斯達洛集致其未婚妻學爾特黑斯書	八七

萊色衛慈致索妃，息列爾書·····	九〇
學巴特致其夫人書·····	九二
學巴特夫人致其夫君書·····	九四
布爾格致穆理書·····	九五
布爾格致亞麗斯，漢恩書·····	九七
伏斯科洛致洛息安尼書·····	一〇六
利施頓柏格致其夫人馬加列書·····	一〇八
卡爾蒲致系勒書·····	一一〇
系勒致洛特，連格菲爾德書（二）·····	一一一
系勒致洛特和卡洛里書·····	一一六
洛特致系勒書·····	一一九

系勒致洛特，連格菲爾德夫人書	一二一
穆查特致康斯坦測，韋柏書（二）	一二四
蘭康（即後來的巴立伯爵夫人）致多死爾君書	一二六
法王路易十五致巴立伯爵夫人書	一二八
巴立伯爵夫人致布立薩公爵書	一二九
布立薩公爵致巴立伯爵夫人書	一二九
密拉博致索妃，穆尼書（二）	一三〇
索妃，穆尼致密拉博書	一三五
羅蘭夫人致博佐書	一三八
德斯蒙林致其夫人盧息爾書	一四一
哥德致禪恩科蒲夫書	一四七

斯台夫人致哥德書	一四八
哥德致斯台夫人書 (五)	一四八
哥德致瓦爾皮斯書	一五五
拿破崙致爵色順, 博哈列書 (五)	一五七
爵色順皇后致拿破崙書	一六三
拿破崙致馬麗, 瓦列斯卡伯爵夫人書 (二)	一六五
拿破崙致馬麗, 路易斯卡伯爵夫人書	一六六
拿破崙致馬麗, 路易斯皇后書	一六六
邦拿帕特致列卡密夫人書	一六八
史特爾夫人致康斯坦特書	一七〇
康斯坦特致列卡密夫人書	一七一



奈爾遜致其夫人書	一七三
奈爾遜致漢密爾頓夫人書	一七五
普魯士王后路易斯致威廉第三書	一七六
克萊斯特致威爾黑明，截格書（二）	一八〇
克萊斯特致佛格爾書	一八七
普魯士路易斐笛南親王致泡靈，衛色爾書	一八九
維德爾致菲力濱，格立斯海書	一九二
寬列爾致約哈拉，祕德曼書	一九四
布羽竭致其夫人書（二）	一九六
達爾馬致泡靈，邦拉帕特公爵夫人書	一九九
萊斯達特公爵致索妃公主書	二〇三

路易斯,拉斯特致合爾德靈書	二〇六
合爾德靈致路易斯,拉斯特書	二〇八
笛阿提馬致合爾德靈書	二一一
達哈勒登致洪保爾德書	二二三
霞洛特,卡爾蒲致約恩,保羅書	二二五
卡洛里,利施脫致其夫君約恩,保羅書	二三一
約恩,保羅致其夫人卡洛里書	二二三
卡洛里,施列格爾致協靈書	二二五
卡洛里致其夫君威爾黑姆,施列格爾書	二三〇
多洛提亞致其夫君佛利德利芝,施列格爾書	二三一
索妃,密羅致格理門,布蘭達洛書	二三三

格理門,布蘭達洛致索妃,密羅書	二三九
訓肯斯台伯爵致拉黑爾書	二四〇
拉黑爾致訓肯斯台書	二四四
約恩,保羅致拉黑爾書	二四八
拉黑爾致恩塞書	二四九
恩塞致拉黑爾書	二五二
斐笛南,萊蒙德致唐妮,瓦格列書	二五五
格利爾帕截致佛煖利芝書(二)	二五八
梅特淳公爵致利文公爵夫人書	二六三
根慈致環妮,亞爾斯列書	二七〇
環妮,亞爾斯列致根慈書	二七二

科爾穆斯致閣特協特書 (Luise Adelgunde Vik-

torie Kulmus an Gottsched.)

—

我最景仰的先生！你的時間分配很適宜，我完全贊成。那兩篇譯就的演說詞我已讀過，心中甚爲歡暢。特別是關於我們丹漆池 (Danzig) 城的一篇已可望收得良好的效果。

我的詩歌沒有遇着好命運，竟完全寂然無聞了。在這最好的世界上，要我不致墮落，自不應有僥倖的成功。我向來並不驕傲，誰知道這一點啊……

在我一方面，很曉得愛惜光陰。你願意看一看我對於時間的分配嗎？

天方明，我即從事于精神上的內省，此舉使我的心靈得達到造物主；心靈存在

的本原，及其永生不滅，俱不可測度，然在此神聖的接觸中，牠嘗得未來幸福中一種先期而至的滋味，嘗得最快樂的希望中一種先期而至的滋味。

自此以後，我的精神便灌注到自然界巧妙的造化上去了。其中最微小之物也示我以造物主的偉大，示我以新的美景，新的奇蹟。這是我所視為最愜意的所在。我沉醉于此，引起充分的驚奇之心：宇宙是何其深妙啊！末了，每一念及我的生命是如何短促，我從這種重要科學的發見是如何微小，不禁悲從中來，不可遏止了。

我的心神要能夠暢快，惟有以彈琴自遣，並且要彈到音韻幽揚，毫無缺憾，恰和你一七二九年願意我所造詣的境界一樣。然我于此以更高度的熱忱想念我的朋友，願意獲得你的讚賞，並且願意我們彼此試心的日子從此告終，我們互相忍耐的報酬快些到手。此外的時間我便消耗在繙閱有用的書籍上面。我現在讀布

陸依爾 (Bruyere) 和荷拉慈 (Horaz) 的著作，一個達西爾 (Dacier) 在讀此等著作中獲得一切快樂，真使我羨煞了。

我的日子是如此過去的，在這些日子中我所認為最快樂的，就在和你聚談，而時常表現我永久不變的赤忱。

一七三三年十月二十日于丹麥遜。

二

我的最好的朋友！你稱我們的愛情為一種哲學的愛情 (Philosophische Liebe)，這是對的。尋常的結合，大家也要加上這個名稱，然我們的愛情是完全不同的。我倆的心是和合一致的，我們沒有措意於婚約的外表形式。因其他緣故，我們依平常的方法確定我們的結合，然嚴格遵守神聖的儀式不能阻止許多結合的破裂，這不是常有的事麼？反之，此等結合因為沒有慎之於始，在教會和民事裁

判之前宣告無效，這也不是常有的事麼？我們是不會陷入此等命運中的。在如膠似漆，心心相印之處，分離果然是可能的麼？我的忠實的朋友，我希望從你獲得佳果，在我一方面，自然保證一切都是屬於你的。我從不慮到何種情形有悲觀的可能，而呈出庸人自擾的樣子。現我期望你甚殷，竟至於不能忍耐了。至於我倆結婚的一切籌備略為經濟一點，你以為然麼？一切過當的排場在此等盛典中常為浪費，我以為這完全是非必要的。在一種管理完善的家政中，必須有合理的節省，然人們每不能及時開始，謹慎從事。當着這個時機，整年的收入常是在幾點鐘內即花完了。我們的結婚不應花費到一百達列（Taler）以上。購買我所萬不可少的東西雖要超過一百達列，然超過數必不甚多。我們要作路途遙遠的旅行，因此有完全不可避免的費用。我們必須在萊比錫（Leipzig）計畫住所，有些必需品也無可節省。我對於那些不可少的和自以為應有的要件曾作減少的嘗試。

朋友啊，爲我們的婚典作證的，雖不應超過十八人，然爲我們的幸福作證的却是整個的城市。

你的可敬可愛的父母如果因年老不甚康健，不能到場，你就爲我們替他們祈禱，上帝爲他的孩子們的安甯起見，對於他的忠誠的僕役是不會不賜福的。在長久的期望之後，快樂的時刻畢竟會來到了，屆時我當以最純潔的心情懷抱你，並且以最充分的歡樂告訴你，除掉完全屬於你以外，我不認識地球上有何等快樂。

一七三五年三月一日于丹漆池。

頑鶴利致斯衛夫特書 (Esther Vanhomrigh an

Jonathan Swift.)

—

你對於我的許多煩惱，畢竟也表示一點同情：你避開我，你除掉我們必須在惡毒人中生活並加入他們中間這句話外，別無答案。我們棲息於這樣的社會中，我真正也受得住，但不解我為什麼要因牠的怪習慣而犧牲我的幸福。你從前的原則是：只要自己行動適當，不管世人如何談論；我願意你再守此原則。試問照顧一個不幸的青年妻子，給以忠告，這可算是不對的：

【一七四年】

好了，我現在明白看出你是何等顧念我！你說，我應當滿懷善意，在可能的時候，你願意時常來看我。你應當更適當地說：在你能夠制服自己的時候，或者在你對於某個的生存再覺得高興的時候，以後如果仍是這樣對待我，那你不久將受着我的煩惱了。

自從我上次見着你，我所受的痛苦，誠非筆墨所能形容。我相信，就是嚴刑酷罰對於我也要比你口中刺心的言語輕鬆些！我有時決定以一死了此殘生，不再和你相見了，可是此等決定縱使你覺得難過，也不過是目前之事；於是人性中的一點性靈逼迫牠——我的決定——在這個世界上求救；我必須服從這一着。你要我來看看你，以便好好和我談話；我相信當你知道我所受的痛苦是什麼，你不會使人陷於苦惱中。我將此事寫給你看，因為當我遇着你，我實不能說出來。當我開始訴苦時，你就發怒，令人不敢仰視，我只得默爾而息了。唉，願此等訴苦激起你的心靈上的同情，你對我能剩着這一點，也就夠了！

你：我說得很少，因為只能如此。只要你知道我所想的是什麼，這就一定要感動

斯衛夫特致頑鴉利姑娘書

我對於你來訪的表現和婦女的舉止行動真欣喜無量了。我每日觀察兩性間的愚行正多，此等愚行實未曾停止，因為人們想從此中得着享樂。你我之間最壞的情形是我們很難滿足，我們是否應身任其咎，這倒是一個疑問。我至少相信我們的病根就在此。但有一點係我和你不同之處，就是我不和我最好的朋友互相吵鬧。我相信在你的書信中有十節是惱人的，每一節足以使兩日散步和馳驅的效能失掉淨盡。在某一點上，我們的差異竟至於不可思議：我在忿怒的面前逃到世界的盡頭，你却離開你的道路去追隨這種忿怒。我相信，不好的天氣已經阻止你的娛樂，並且將你鎖在房中，使你悶悶地坐着。反之，我却利用這種天氣了，我不知道讀過多少關於歷史和遊歷的書籍，我願你買一匹馬，時常預備兩個僕役

應用，並且造訪你的鄰家。恭恭敬敬受人款待，這是一種很大的享樂，你的理解力既甚優越，又饒於財，這種享樂便永久在你的勢力之中了。我一生所認識的最好格言是，你一日有酒一日醉，不復有酒不復計。你如果要懷愁飲恨，我將勸你，這何必自苦呢，忘情於此罷。我不甚熱心寫信，關於這一點，倒和你同意，我相信每星期縱飲一次，是絕對必要的。我對於你的一切問題可以誠實的回答，這正是義不容辭，但我要這樣做，就會喪失一切愉快，這愉快保持我的心情，恰和運動保持我的康健一樣，倘若沒有康健與好的心情，我寧願做一隻狗。我更換住所比往常為多，自從離城後已經睡過三十張床了。我時常用左手整理衣服，這是我近年來所學到的一種迷信的習慣。我希望你盛服出行，在你的車上見你。請你不要喪失了這種嗜好。祝你好。

一七三二年七月十三日于亞馬 (Gratschakt Amagh)。

施特列致斯確洛克書 (Steele an Marie Scurlock)

一

夫人，我應當用那一種言詞向我可愛的美人說話，藉以表現我心靈深處所發射出來的感情呢？當我看見你時，簡直是意馬心猿，一分鐘也不得安甯，當我在你的旁邊時，你距我竟如此之遠，我雖得一觀豔容——我却不能親近——仍覺得和不在你的旁邊一樣。總之，你必須將你曾經用過的扇子，面具，或手套送我一樣，否則我的生命支持不住了；你必須計算着，當我下次坐在你旁邊的時候，我不是要向你的一玉手接吻，就要偷你的手巾。你的好處太多，一次是領略不了的；因此我必須逐漸預備着，使我的一顆心兒不致因歡忻鼓舞，跳過豐美的惠物了。親愛的斯確洛克夫人，我用這個名稱來呼你，實在厭煩了；請你告訴我，那一日你願接待你的最親

從和最忠順的僕人

一七〇七年于桑德蘭公署 (Lord Sunderland's office)。

二

有了戀愛而又要做事，這是人世間最可怕的現象！

關於我一方面，誰和我說話，發見了我的秘密，我必須宣布出來，否則他人會代我宣布。

今天早晨有一位先生問我：『你覺得里薩邦 (Lisbon) 何如？』我答道：『她是非常之美的。』又有一位先生要知道我上次在H.C.是在什麼時候，我說：『將在星期二晚上！』在這一日之前，至少請你允許我得向你的玉手接吻，庶幾使我的精神稍微安靜一點。

唉，親愛的！

脚兒千萬次要向你那裏開步走，

沒有你，誰也缺乏樂生之心了！

我相信我可以寫一整本的書信給你，但地球上的一切語言文字實不足以表現我對你的熱情，不足以表現我願和你白首偕老，生死不渝之心。

一七〇七年九月一日。

福祿特爾致瑞洛葉書 (Voltaire an Olympe Duno-

yer)

因王的名義，我在此處成爲囚犯了；然人們可以取去我的生命，却不能奪去我對於你所懷抱的愛情。我最崇拜的女郎，只要今天晚上見着你，我就去上斷頭台也情願。天呀，當你將寫信給我時，不要對我用這樣兇險的表詞；你應當生存，並且

應當謹慎；防備你的母親，要和防備你最壞的敵人一樣。我說什麼呀？你要防備每一個人，不要相信什麼人；你將來一經看見新月，即準備出發；我當徹服離開旅館，乘車而行，我們便和風一樣向着協活零根（Scheveningen）飛去；我將攜帶筆墨，以便我們寫信。你如果愛我，望你安慰自己，集合你的一切力量和心神；不要對你的母親漏出一點風聲，設法取得你的相片，並且估量着，我不因最可怕的苦楚的威嚇而停止我對你的服務。不，世間沒有一件東西能使我從你分離出來；我們的愛情是建築在道德上面的，是始終不渝的……再會，沒有一樁事我不赤裸裸地告訴你；論你的爲人還不止值得如此待遇，再會，我的親愛的心肝！

一七一三年於海牙。

狄德洛致索妃，瓦蘭書（Denis Diderot an Sophie）

Voland)

一

…自早晨起，我聽見我的窗戶下面有許多工人。天還未明，他們手中即拿着鋤頭，鏟土，並推車。他們吃一塊黑麵包，從川流不息的小溪中取水解渴；到了午刻，在粗硬的地面上睡一小時；旋又從事工作。他們很快樂，他們唱歌，嘲笑，並且說些粗野的笑話以助興。到了晚上，他們在濃煙四布的竈爐邊遇着他們一絲不掛的孩子們，此外家中還有一個醜陋而污穢的婦人和一張乾草墊着的牀，然他們的命運既不比我的壞，也不比我的好。請你告訴我，你已經遭遇過一些不幸的事，你覺得現在比過去更艱苦些麼？——一種思想從我的腦袋中逸去，我便緊緊地追着牠，在整個的早晨中，我竟爲此所苦。我是很悲慘地落下來了，並且聽見說那普遍的

不幸的狀況。我本來沒有一點胃口，却在盛筵上就食，我的肚子中還滿滿地裝着昨天的食物，此時又加上新的，我拿着一根棍子去散步，藉使消化加速，覺得爽快一點，回來後就在賭博場中消磨無聊的時間。我有一個男朋友毫無音訊。我急欲見的女朋友也遠在天涯。在鄉村中有煩惱，在城市中也有煩惱，到處是煩惱啊。凡不認識煩惱的人，不能算是人類的兒子。一切東西都毀滅了，好的由壞的毀滅了，壞的由好的毀滅了，而生命也是虛幻的。

明天晚上或星期一早晨我們也許要到城市中去頑一天。我將去看我所急欲見的女朋友，並且將再遇着我那毫無音訊的緘默的男朋友。但是到了異日我又會失去他們，幸而和他們距離愈近，便覺得我將愈加受別離之苦。

世間事情總是這樣的。你要左顧右盼都可隨意，可是到處都遇着一片傷殘你的捲曲的玫瑰花葉。——我愛我的索妃，因為體貼她，我的眼光遂不注射到別種

利益上去了。我在世界上所能遇着的不幸事件只有一樁；但這樁事是會發展，並且呈出百數十種圖樣在我面前的。一天過去了，她如沒有寫信給我，『她怎麼樣病了麼？』於是種種幻想震撼我的腦子，使我受苦。她如果寫了信給我，我要是懂錯了一個無關輕重的字，我會發癲了。人不能使他的命運改善，或惡化。他的幸與不幸是由一個有威權的星宿註定的。愛的愈多，則對於每個的感情便愈少，愛的是唯一個，則一切感情都集中于此了。這就是貪夫的寶貝。

可是我感着我的消化不良，所有這些悲觀的哲學都由一個腐敗的肚子而來的。但無論肚子是裝得太多，或是十分空虛，無論是悲愁或快樂，我的索妃，我愛你始終如一，不過感情的色彩不是相同的罷了……

一七五九年十一月一日於格蘭瓦爾 (Grandval)。

……現在靄雪交加，風雨並至，正是一種可怕的天氣，同時從索西（Sossy）來一批旅客到我們這裏。人數約十個或十二個，都粗笨而高大。初時非常吵鬧，但經過種種軟語溫詞——這是重見他們的妻子和狗時必須盡量使用的——之後，就安靜些，並且對於千百種無關緊要的事閒談起來了。談到購買和器具，那位男爵說，他察出我們風俗的腐敗，而國民的嗜好減少也影響到每種秘密器具（Geheimniss）的數量上去了。反之，我說，我看見只有一樁事，就是，人們現在恰和從前一樣戀愛，並且必須多寫一點情書。有一位德特（Dette）姑娘從前和天使一般美麗，但她除掉一個活跳的小鬼的精神外，別無餘物，她答道：要真正戀愛，人們現在是太放蕩了。我說，從前人們比現在更加縱飲，賭博也不見得少些，他們打獵，騎馬，放槍，踢球，住在家內，有一小羣朋友，光顧旅社，不准青年人加入好的集會，至於青年女子差不多是離羣獨處，即母親也不甚見客，男子在一邊，女子另是一邊。現在人門離

處，讓十八歲的青年加入集會，賭博在乎消遣，居住各別，小孩們同睡在一個房間，大人各有特別的房子；生活是分成兩種職務，即風流與職業。人們或者是和他們的受保護人或是和他們的愛人在他們的房間或屋子中共同生活着。你只試想一想，一個民族忽然普遍地傾向音樂，從前人們的確沒有做過這許多著作物，唱過這許多謬誤的歌詞，演過這許多不好的戲曲，可是一切具有著作或表演才能的人也必定因此表現出來；從前人們從沒有聽過如此好的音樂，唱過如此好的歌詞，也從沒有計畫出如此美的音調。現在是實際的應用。風流的精神既是普遍的，現在比從前或者更淫蕩，虛偽，不道德；可是也更靠得住，更誠實，更多高貴的結合，更多愛情，更加體貼，更多歷久不變的熱情。因此生長出來的人是熱烈地愛人，熱烈地被人愛，愛人的十分熱烈，被人愛的也十分熱烈。其他各種事情也是如此受支配的，人們對於事情的關涉愈多，那麼，使他們得到好處的愈多，使他們得到壞處的也愈

多，當立法者公布一種法律，有什麼結果呢？他使五十個壞人有犯法的機會，十個好人有守法的機會。那十個好人將因此更好一點，那五十個壞人將因此更壞一點，而人類也將獲得一點譴責和讚賞。爲人民立法，就是指將他們對於好的和壞的活動力提高起來，就是指——如果可以用這樣言語表現出來——鼓勵他們達到大犯罪和大善行的境界：你試想在我們中間有一個人敢於危害王子的生命，他被人捉住，受過裁判，用鐵鉗子擒着，用滾沸的鐵水去灌注，綁在伸肢刑架上，然後用馬分屍。人們將可怕的判決詞念給他聽，並且聽他講過話，於是冷冷清清地說道：『這一天將很苦啊！』我即刻就幻想着，在我的旁邊必須有王侯這一類的一種心靈存在着，他應一種普遍的或個人的大利益的要求，毫不變色地犧牲着。怎樣呢！犯罪當具有一種熱忱，這是美行所不能達到的麼？世界上不是只有一點東西——即美行——能夠發出一種真正的和恆久的熱忱麼？在美行這個名稱之下，我是

指——這是你很能領略的——光榮，愛情，愛國心，總之，指偉大心靈的一切動機。此外，那些要作驚天動地舉動的人是被毫不爲他們所主宰的原因所推動，有些人投入光榮的一邊，有些人投入不光榮的一邊。誰爲我們創造我們的命運呢？誰發見將來呢？

【一七六〇年十月十五至二〇日於格爾瓦爾。】

威蘭德致索妃拉洛書 (Wieland an Sophie von

Laroché)

我最寶貴的朋友，請你不要抱怨你自己和你的理解力。因爲你常是這樣做，所以表現這種抱怨不是合情理的；我希望我一切均完善的愛人不要爲一種可避免的缺點的一切陰影所籠罩。我現在再提起我時常向你說過的真實話，你具

有一種很可愛的心靈，我想不出還有更有價值的心靈來配合你的美麗的身體，使之活潑無比。鍛鍊身心，尤足以增加你的美麗，法國一切女子將因你而減色，我的愛人的相片遠勝於洽特列（Chatelet），日息（Passi）和高特隙丁（Gottschaldin）等等的相片，我在精神上是何等歡喜啊。

*

*

*

*

我最親愛的心靈，你因愛我，用功作德洛（Dero）傳，並且作得十分正確，恰和我對於德洛的完全丹心赤膽所欲言的一樣，我的感激你是無窮盡的，那些精美的觀察與批評——你知道很切當地運用那些觀察與批評——予這種作品以一種很大的裝飾。我的最親愛的心肝，你快些起程前來……我將再張兩臂歡迎你。

『救世主』第四第五詩歌，我將親自帶給你。此中對於愛情有一種無限美麗的描寫，恰和我們的一樣，只是那愛人的心表現得十分鮮明，相形之下，不免使我

的心很暗淡幾分了。我確知克洛布斯托克 (Klorstock) 君發生戀愛我相信他的愛人和你很相似，不過沒有你那樣完善。所以在我們四個人中恰恰是相反的。我對於克洛布斯托克君卓越的特質是相形見絀，毫無疑義，而他的愛人對於你也正是如此。爲使克洛布斯托克君的愛人完備起見，上天給她一個勝過她的愛人，爲使我快樂起見，上天允許我愛我的索妃，我的索妃是那樣勝過我的。這不是分配得很適當麼？

*

*

*

*

我對於你給我的德洛精美的相片，德洛無比的著作，和那很好的小說，再謝謝你。我以最體貼的敬意向你的玉手接吻，並且請你對於我的作品加以原諒，我太趾高氣揚，我不能好好寫出德洛一點精美的思想。請你不斷地使我快樂，一直到我不愛你和不崇拜你爲止。然這兩樁事都是不可能的。我向你接吻千百萬

次，我永遠是你的……

【一七五二年。】

寬里格致雷心書 (Eva König an Lessing)

魯生平對於一個叫做拉特斯多爾夫 (Ratstedorf) 的村子未曾聽見說過。我們此時在這個村中幾乎坐了二十四點鐘，誰又知道我們不再停留四個二十四點鐘。此事和梅恩河 (Der Main) 是否留阻我們有關係；就牠現在的情形講，即使我們要冒險，也不能渡過去。——我們此次出遊，遇着這許多阻力，又加以種種困難和危險，這是我有生以來未曾經過的。我們沒有遇過的事變想也不多了。在三十六點鐘之內，我們壞了兩個新車軸和兩個車轆；人馬一同馳驅，經過邱林與深溝，我們眼見除最可怕的死以外，別無救星，到末了他們要再經過一條深溝，一匹拖

車馬的力繩斷了。這是我們最大的幸運！因為他們因此失去過濠溝的力量，我們回轉到另一岸邊去，農民急來相助，他們也幸而有此。昨天兩匹馬都倒在車子前面；我們爲了第一匹馬停留四點鐘，想盡方法去救牠，都是徒勞無功；牠畢竟只可供近村屠夫的宰割。然此事對於約里克（York）竟成爲一齣拿手好戲了。御者是一個奇人。忠厚和愚蠢都達到極點。『啊，上帝呀！啊，上帝呀！』這就是他在四點鐘之久所說的話，同時他繼續工作，要使那匹馬站起來；可是那馬毫無氣力，他雖將馬略扶起一點，馬即刻又倒在一邊，在這當中他却有百數十次喪失生命的危險。我在一條路上叫道：『不要發癡了，馬是壞了，你們還要使自己受些苦楚麼？』『唉，什麼！』他總是這樣回答我，『我的馬既到了這個樣子，我也會這個樣子，世間總只是如此的。』我說他應當繼續驅車前進。『不，當我的馬還有希望時，你就是用棍打我，我也不離開牠。』這樁事他也是真正做到的。就是當那馬已經死

去的時候，我們還必須允許他將死馬放在車軸上，用另一匹馬慢慢拖走；在近村中取得釋與章；釋是遮蓋死馬的，至於草呢，是預備於死馬再活時，給牠吃的。我很可憐這個人，因為他完全勞頓了；當我們前進不到一刻鐘，第二匹馬也跌在水中，這不幸的事件現在竟達到極點了。這一匹馬他倒也救起來了，因為可巧近處有些人來幫助他。但我們自己的情形却很壞。我們固然出了水面，然而我們的車子跌在水內，那匹馬不能將其拖上來。我們必須向着一個鄉村走四十五分鐘的路，而路途泥滑，跋涉為艱，我至今還不解我是怎樣走過來的。我每走一步，我的腿必須用力從爛泥中拔出來，天又下雨，身上竟沒有一根乾紗。當我們再坐在車上的時候，我向我的馬車夫說：『我們今天所遭的凶災也足夠了！』他答道：『上天保佑呀！』可是『上天保佑呀！』這句話不驗，因為我們還須涉水三次，車中每次都有水浸入。末了一次水甚深，所有後面車箱的一切東西都濕了。將這些東西晒

乾，就是我今天的職務。所以我和你共過的幾天快樂日子又這樣消失了。不，看見你十分康健，使我心中非常愉快，這一點足以勝過一切不幸事件而有餘。自從那時起，我快樂並且活潑多了，即在一切困難之中，我也沒有一刻是頹喪的。——我單寫這些給你；因為我離去漢堡（Hamburg）時不像現在一樣安逸……

我的最好的朋友，我祝你好！我是全心傾仰你的，我是你的寬里格。

一七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于拉特多爾夫。

寫日期之際，忽然憶及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很快樂地度此生日。

雷心致寬里格書

我的愛人！你很大可以看出我的壞習慣沒有改正。當我的腦子裏面充滿了幻想，我的心中充滿了怨恨時，我對於只有幾分親愛的人們絕對不能寫信，這也不

是屬於我的好習慣當中的，可是我對於我最好的女友必須有一個例外，這或者是她所要求的。她的要求是出於極大的善意，我與其表現為辜負此善意，毋甯表現為不認識此善意。然她知道我的心中感覺不快，已經多於我認識她自己的心懷開展，這就夠了！

我的愛人，我要是早些寫信給你，那我不獨不能免去你的掛念，還要真正增加你的掛念。現在我已經開始覺得爽快些，然在入天之前，每一個字足以向你洩漏我的心境是陷於何等不幸的狀況中。我患憂鬱病，比我曾經自信的為劇，我不能再隱瞞了。我從經驗中看出我的憂鬱病至少是病根不深，這是足以安慰我的唯一事件。因為當我一經從這可惡的愁城中抽身出來，打入人叢中間，便要好一些時候。我於是向自己說：為什麼久滯在此可惡的愁城中呢？我倘若不是屋脊上的麻雀，我已經千百次飛去了！

自八天以來，我必須插在人叢中，當新年時，我在布爾施維格（Bratsch-
berg）居宮廷中，我曾經做些醜魚和趕驢子的事體，這些事要是做，真正沒有益處，
要是時常拋掉不做，又有一點害處。——我此時所具的唯一願望是……唉，我的愛
人啊，你都知道這種願望！你和我不應當再過快樂的年麼？

上面這種思想襲擊我固甚頻繁，不自我本月六日參預插洽利阿斯（Zachar-
ria）的結婚為始。要我歡忻鼓舞，頗不容易。但是畢竟有一個榜樣把我打動了；
我變為歡忻鼓舞了，因為大家都是如此。你認識插洽利阿斯；可是你要能想像這
是何等一種冠冕堂皇的結婚，就難了。一事也不缺少；有二十種東西是沒有人會
經夢想到的……我們一直鬧到第二天，除掉新娘和新郎以外，沒有人上牀睡覺……
我的愛人，我祝你好；我幾乎沒有地方向你說我本來不當再向你說的話；我愛
你是超過一切的，我在思想中每天擁抱你至千百次呀！

一七七三年一月八日於瓦爾滋布特爾 (Wolfsbühel)。

盧梭致索妃，黃德托伯爵夫人書 (Rousseau an

Gräfin Sophie d'Hondetot)

—

索妃，你來罷，我好使你的不正直的心受些痛苦，我好用我現在鐵一般硬的心對待你。你把我的理性，體面和生命一齊奪去了，我爲什麼要愛惜你呢？你使我的日子竟至不能忍受，我爲什麼要讓你過平安的日子呢？唉！你要是不用致命的暗箭來殺我，但用一把劍刺入我的心頭，那你的殘酷不知要少多少倍！你看一看我從前是怎樣，現在又是怎樣；你看一看你使我跌下來到了什麼程度。當你允許聽我的話時，我是一個超人，自從你拋棄了我，我是人類中一個最不足輕重的

人了。我已經喪失一切理性，一切理解力和一切勇氣了；總說一句，我把我的一切東西都奪去了！你怎樣能夠決定毀棄你自己的工作呢？你怎樣敢認你從前以善意要求和敬仰的人為無價值呢？唉！索妮呀，我確切告訴你，你對於從前所要求的朋友，現在不要羞與為伍。在你自己的體面上我要求你對我清算一下。我不是你的財產麼？你沒有拿住我麼？這是你不能否認的，我既是屬於你，所以至少也配得上說我是你的。你試回憶往日的歡樂，這是在我的痛苦中永不能忘的。那使我獲得第二種寶貴生命的無形無影的烈火再予我的心靈和意識以少年時代的全部精力。我的感覺的熱火驅策我投入你的懷中。你的心雖充滿了另一種愛情，然我心中的熱情常常打動牠！你在那瀑布旁邊的小亭中也常常向我說「你是我的腦子中所僅能想像到的最體貼的愛人；不，從沒有一個人像你這樣富於愛情的。」從你的口中發出這句口供，我是何等勝利啊！唉，這是真實的。我

很熱烈地要求使你覺得這種熱情，這是值得你感覺的，我並且要以這種熱情引起你的同感，然你現在竟這樣反悔了。但是你爲什麼使自己受非難呢？你的過失在那裏呢？你的忠實因那種溫和手段——那是使你的心和感覺冷淡的！所受的危險到什麼程度呢？倘若我是更可愛和年輕些，那種誘惑必定沒有把握；然你既已不爲所動，爲什麼反悔呢？你因許多理由能夠知足之後，爲什麼改變態度呢？

不再做你的朋友麼？親愛的和令人魂消的索妃啊，生存在世而不復戀愛，這是我心所能堪的麼？你既將甜蜜的友誼帶子結在愛情的岩石上，我的心怎樣能夠和你分離呢？我現在訴諸你的良心。你親自看見這種精神錯亂，這種眼淚，這種失魂，這種熱烈的胡作亂爲，這不是一個人特別生成的，這是你引起來的，請你說一說，我是已經浪費了你的眷愛，現在應該失去這種眷愛麼？唉，不啊；這種眷愛引起我心中一些體貼的恐懼，你很殘忍地利用這些恐懼對我完全否認這種眷愛

了。我承認我是滿腹愛情，較勝曠昔一千倍的，然我對於你是更謹慎，更順從，並且很小心地避免用片言隻語侵犯你。你的好心腸——牠看見我在你的面前發抖——怎樣能夠決定用我的熱情做武器來抵抗我自身，並且使我——我本應該快樂的——陷於悲慘之境呢？

你的好意的第一種代價是教訓我由愛情的自身去制服我的愛情，將愛情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最熱烈的願望犧牲着，並且在你的安甯之下毀滅我的幸福。我既不願回憶在你的花園中所出現的事，也不願回憶在你房中所發生的事。然爲表示你的豔麗如何使我沉醉，如何使我必須獲得你起見，請你回憶阿利辟堡（Olympierberg）之役，請你回憶用鉛筆在一株橡樹上所寫的話語……當那寶貴的剎那間，凡一種純潔的愛情在世界上所能夠給予的好處，你已經都獻給我了，從那時起，我非常珍視你，致我不敢再希望以你爲犧牲去求快樂，你的方面一次

唯一的推却曾經使一種不合理的狂熱沉下去……

有一個人熱心於你的榮譽，不減於你自己，從新將你的好感送給他罷，這是不會傷害他的。我對於你和對於我自己不求饒恕，凡你在我心中所引起的一切願望，我自己加以譴責。我要是僅在制勝自己，那麼，也許已有了勝利的光榮，並得到必需的力量了。可是心所鍾愛的人一旦見棄，這不是一顆易於感動的心所能忍受而不致失望的。勝利如非出於自由意志的，那勝利的一切價值便消失了。要我康健，只能在我單向我的熱情奮鬥之時。我答有應得，這是我很感覺得到的，可是我一想起你不要任答，輒引以自慰……啊，索妃呀！自從那甜蜜的剎那間以後，便永遠被拒絕，這種思想對於那懷愁抱恨的人是太可怕，他是不能和你一致的。什麼呀！你的電光般的眼睛和那使我萬分心醉的美麗的羞態，永不復送入我的眼簾麼？我永不復能接觸那天上的雲雨，那掙過電光，毀滅一切的情火。啊，形容不

出來的剎那間，什麼心，什麼人，什麼上帝能夠感動你並且抵抗你呢？

一七五七年六月於厄命官格 (Ermatinge)。

二

我的親愛和有價值的朋友，你來這裏聽一聽愛你的人的聲音，這不是——和你所知道的一樣——一個可憐的引誘者的聲音。我的心在願望上，如果有什麼錯誤，那我的嘴從不企圖認我的錯誤為正當。那隱藏在詭辯中的推理是不能替錯誤掩護的。那遺羞人世的惡行在道德這個神聖的名義之下是銷聲匿跡的。信仰、光榮、和神聖的真理在我的言談中從不受誣損，我既不用有體面的名詞來掩飾我的缺點，所以我沒有讓正義從我的心中消滅下去。我時常使這顆心張開去受聰明的教訓，這種教訓是要你從我這裏領略的。現在輪到我來了。啊，索妃，我一方面是在補償你的照顧的代價。你既已保障了我的道德的心靈——這心靈對於

你是寶貴的——所以，我願意以那也許爲你所尚未認識的道德去充實你的全部心靈。

我幸而深自愛惜，從不使我的筆墨和口舌投降在說謊之下！因此我覺得我替你做真理的機關，不是不配的。

你如果將你灌注給我的感情置諸義務和理性之下，那你對我便已行使了一種最大的和最高貴的權力，這種權力是美麗和聰明的天所給予的。不，索妮啊，像我的一種愛情，只能夠由牠自身去克服牠……

請你回憶這個夏季快樂美滿的日子，那是何等歡暢，唉，但也是何等短促，那是很值得長久回憶的。請你回憶我們在樹蔭深處的小山上屢次幽靜的散步，那世界上最小的山谷將自然的全部寶藏橫在我們的眼前，好像是要使我們厭惡虛偽的和所謂生命的寶貝。試想，一想那寶貴的談話，我們的心會因相互的信賴，減少

了我們的痛苦，在那談話中你使天真爛漫的甯靜充滿在最甜蜜的感情中，至於這種感情是人的一顆心兒可曾遇着的。如沒有同一維繫物固結起來，沒有同一火簇燃燒着，我不知道那一種神聖的火把我們燃燒着，使之興奮，並且讓我們一致渴想那不可知的寶貝，我們是生成得共同來嘗那寶貝的。

此等書信不是爲公開發表而作的，如果沒有你的允許，永不得使之見天日，這是不用不着我向你提及的。然一旦情形允許你這樣做，則我和你結合的目的的純潔，將怎樣使輿論和緩起來。你我的姓氏在書中雖不應當指出來，然你我的姓氏不會爲那些妒忌我們的人所輕蔑；可是在我一方面，不獨不因此屈辱，並且更驕傲些，當我表示我是怎樣敬仰你，我當取得更大的敬仰。至於你呢，可愛的索妃，我希望——你爲獲得光榮起見雖用不着我的介紹——全世界的視綫悉集於你的身上；我希望全世界對於我從你的品質的優美上所期望的，加以注意，以引起你更大的勇

氣和精力，這種期望要在公衆的眼前實現出來。人家將說，在我的同情和注意上，特別是對於婦女，是不浪費的，人們對於那完全彼此相似的東西，更要加以考驗。索妃啊，我以我的名譽委之於你，當可能的時候，你要維護那些高貴的人們給予我的光榮！人家一旦看見你並且憶及我，你當使人說『斯人愛德義，是配得上她的！』

【一七五七年於亞倫堡達路。】

盧梭致其夫人特列斯書 (Rousseau an sein Frau

Therese.)

我的親愛的朋友，在我們這二十六年的結合中，我只在求你的幸福中去找我的幸福，我聚精會神之處就在努力使你快樂。在我最近的行動中你已經看見！

這雖不是我的義務所在！我對於你的榮譽和對於你的幸福是同樣珍視的。然
我覺得那結果和我的眷念你並不一致，我眷念你的地方多於你誠心接受的，真是
言之痛心。我知道你所固有的公正和誠實的感覺，永不會發生變化，至於講到體
貼與眷愛，從前雖是雙方都有的，然我現在感覺到只有我一方面的尚存在。我的
親愛的朋友啊，你不獨不復對我具有快感，爲着與我和好度日起見，你甚至於必須
用大力量克服自己。除掉我以外，你對於一切世人都合得來；凡圍繞你的人皆知
道你的祕密，只有我不知道，你的唯一的真朋友就是不得你的信任的唯一一人。至
於其他事情，更不用說。朋友與朋友的過失是整個的，人們不能自由加以去取，我
看見你的過失恰和你看見我的過失一樣。倘若你和我在一起，而感到快樂時，我
一定很歡喜；但我明白看出你並不如此，這便使我心碎了。我對於使你快樂一事
如能爲力，我一定是高興做的，但此事既不可能，我只好默爾而息。我相信凡能夠

增助你的幸福的事，我沒有不盡力的，我雖仍很願意盡力，但不知道應當怎樣做，當我們結合時，我會提出條件。你已經允許這些條件，我也已經履行這些條件，只有你一方面一種體貼的眷顧和我們的愛情能夠使我破壞此等條件，我並且犧牲我的生命和康健去服從我們愛情的呼聲。我的親愛的朋友，你必須承認你離開我即不能使我接近你：我發誓給你聽，這就是我的意見！你的冷淡只有使我望而却步，我的心如果破碎了，那挑戰的譏諷不足以使我接近你。就是在我寫信給你的這個時刻，我雖滿懷的痛苦與憂慮，然除掉我和你一心一德，完全和好度日這種志願外，別無更快樂更真實的志願。

對於自己所不愛的人沒有一點是稱意的，沒有一點是高興的。因此我對你的一切努力，一切眷顧！我雖開始這樣做！都歸於無效。我的親愛的朋友，一顆心不受指揮，便沒有辦法。可是無論我怎樣願意你快樂，並出怎樣的代價，你竟首

先提議分離，否則我決不想及這一看。我很知道人們在一種爭論最熱烈時所說的話，不要看得太重，但你常是回索這些話，使我感受一種印象。你知道我的命運：就是幾乎不敢寫給別人看，因為沒有人肯相信。

親愛的朋友，我有一種安慰，一種很甜蜜的安慰：就是將我的心注入你的心中，當我將我的苦楚訴給你聽，我便覺得輕快一點，當你可憐我，我便不復覺得可憐了。我既只遇着些深蔽固拒的和虛僞的心，我將我的全部希望置諸你的身上，這是自然的。我的心胸如不向何人開示一下，即不能生活着，並且只能向你開示心胸。你如使我失望，我如陷入單獨生活之境，那我的確覺得這是不可能的，我一定死。然我們如果繼續反目，我們中間的信任與友誼如果消失，則我的死一定是更加一千倍地可怕。唉！我的親愛的，惟望上帝不願使我陷於這樣多的不幸中！許久不相見，重新戀愛，且時加憐惜——這樣必定好得多。爲使你快樂起見，在

我一方面無論要怎樣犧牲，無論要多少代價，都不要緊，我並且是滿意的。

我的親愛的夫人，我發誓給你聽，爲着使你追悔並正確徵驗你的心地起見，我倆不如加入一個宗教團體，推行你的計畫，對你可以免去我的習慣中不稱意之點，對我可以免去你的冷淡，因爲在現今狀況之下，我們不能找着快樂。我生成如此，不能使自己改變，我恐怕你也不能改變你自己呢。我允許你以充分的自由去選擇你的避難所，並且當你高興時，可以隨時更換。你在那裏不會缺少什麼；我照顧你將勝於照顧我自己。當我倆的心一經覺得我們是因相互關係而生成的，一經覺得我們有再結合的需要，我們便可以這樣做，以便和平生活，一直到死爲止，使我們互相得到快樂。永久分離這種思想是我所不能堪的，我只願暫時分離，使我們獲得教訓。我不想望這種教訓，我不要求這種教訓，但我恐怕這種教訓將成爲必要的。我讓你去決定，並且服從這種決定。如果此事將要出現，我所要求的唯一

事項是，你所視為適宜的決定要在我們雙方同意之中實現……我給你充分的時間去考慮一切問題。當我不在時，你將這封信的對象思索一下。想一想你自己應負責的事，想一想我們許久以來的情狀，想一想我們一直到臨終之日將怎樣，我們年華中最大和最美的部分是過去了，所剩着的只是那必要的部分，藉此對於一種不幸的，但是純潔的，光榮的和道德的生活加以結束，這種結束使我們受尊敬，並且予我們以一種經久不變的幸福。我們有種種缺點令人悲痛，¹是謝謝上帝，我們沒有什麼罪與惡可以指摘的。我們不要因晚年的不謹慎，將我們彼此共同度過的日子中的甜蜜和純潔都毀壞了。

一七六九年八月十二日星期六於蒙葵（Monquin）。

馬孔集爵士致坎拔尼尼書（Lord Stuart de

Mackenzie an Barberina (Campanini)

我的鍾愛無疆的夫人，我的可愛的甜蜜的穆理（Moly），我必須在這樣殘酷的方法中離開你，我能用什麼話向你描寫我的憂愁呢；我的心靈啊，我知道當你離開戲院，聽說我走了的時候，你受了許多痛苦。但你不像我一樣孤單的，我是沒有人能夠安慰的。

我已經寫了一封小信給你，將君王陛下的答詞報告給你聽，但我不敢盡情說出，因為我不能確定你是否將收到該信。但我現在可以完全自由說出來，因為我乘僕人回柏林之便，令他將該信親自交給你。

你是我在世上最親愛的人，我現在應當與你永遠分離麼？這或者是一個夢罷？唉，這是千真萬確的！你的不幸的丈夫必須怎樣受苦！我的肝腸寸斷，我不

能再說了；我所要表示的是，我能見着你，就是一刻鐘也夠了！啊，我的人兒，恐怕我們永遠分離了；我的唯一的安慰就是你那可愛的相片，我不斷地向之接吻，我的唯一的安慰也就是思念你，你對於我還不止是我的幸福呢。

當我於午餐後前進時，我們沒有想到我們一定不復相見。啊，天呀，我在那裏！我們從前所受的痛苦，那命運現在又一定要將其加在我們身上麼？啊，我的親愛的人兒，想一想我對你所說的一切話，想一想我給你的許多忠告！

我在漢堡已經拋棄陸上游歷之想，我不復能作此舉。我將由此乘船往英國。一種長途的航行，遠在五百哩以上，只有上天知道，我們將於幾時達到，因為恰恰遇着逆風啦。我必須由一小艇駛往大船上，從此處足有一百哩之遙。當你聽見狂風怒號時，想想念我，此風也許帶到我對你最後的敬禮。我的天人啊，死是我所歡迎的。法國有許多准捕敵船的商船（Kaperschiffe）常是來到亞爾伯（Elbe）

河口，但我希望內中有一隻戰艦，牠的艦長是我的朋友。

我的愛人啊，我已經允許你，在我出發之前，送一封信含有忠告的信給你。但我因憂慮而生病，此信不能和我所預期的一樣出現。你對於人家給你的一切諂媚和期許必須特別注意，這是不用着我向你說的。此等諂媚和期許要驅逐我離開你，這已經表現牠們是何等虛妄啊。牠們將力圖永久牢牢地擒住你。你要好好度日，使人不能在背後說長論短。永不要在家庭以外用膳，單獨和一個男子在一處，就是片刻也不可以的。對於同一人不要時常加以招待，否則人家將說他是你的情人。當你察出何處有何人歡喜你，再也不要見他的面。否則你對於向你表示無限愛情的我，就太不知感恩知己了。

你不要同任何人動腳動手，也不要使任何人同你動腳動手；你知道這是我已經向你說過的。此等事將我從你的可愛的懷中驅逐出去。你在每一個時機中要

表示這是使你受何等痛苦的。除掉我的朋友以外，不要信任任何人，至於我的朋友你或者是將認識的。你如果病了，不讓人坐在你的牀上。從前你這樣做過，但在我們愛情的名義上，永不要再這樣做了。凡我自己不能奉行的事，我不給你作爲忠告，然我是男子，自然也有性別上的差異的。就是你將永不再見着我！願上天保佑！也當時常奉行此等忠告，這是於你最有利益的。

但我絕不害怕，我們能夠互相忘記。我們有許多內在的維繫物，遠離與困苦是不能將其毀滅的。此等維繫物比一種真正的結婚儀式要堅固的多，因爲牠們是由愛情，友誼，和名譽織成的。我們以爲將完全分離，便是講得太遠了。你是我最可愛的甜蜜的妻子，我只在短時期中必須離開你，不久又會再見的。當他們將你我分開時，他們以爲我們不久將不復相念了；但我們是很穩固地站在我們愛情之上的！這是制勝那站在我們幸福上一切難關的唯一方法。

我忘記告訴你，人家寫給你的情書，你當即刻再封好寄回去，不要作覆。你要相信我的話，你如果這樣做，人家一定不能對你打主意，此事雖不正當，然人們總是如此做的，這是你會知道的。

凡我告訴你的話，你將覺得有點混亂，但你要想我處在什麼狀況之中。我相信你對於我待你的忠實是無所懷疑的。我的最愛，你必須如此。你應當堅決相信我是始終不變心的。我要是於此有虧，你可以痛恨我；你如痛恨我，便是我一生所能遇着的最大咀咒了！

啊，我幾時將再見我可愛的小辟地（Piff）！願她永久是我的！啊，我的甜蜜的人兒，我一起起我們愛情娛樂的時刻，我覺得加倍的不快！啊，我可愛的夫人，永不要忘記我，因為你只是屬於我的。我對於你常說的話，你每日要思索幾時，永不要破壞你的忠實！每日從十一點鐘到正午，你要想念我；我們的心靈屆時將彼此

遇着，因為我只是想念你，只是到處見着你。當我們一旦重逢時，我們要愛成一團，即刻把一切困苦都忘記了。啊，奉行我的忠告，每晚省察你有無欠缺的地方。不要時常和男子相見，否則他們說你不復想念我了。他們相信，自我出發之後，凡他們向你所要求的事，你一定照辦，他們相信我只是時常攔在你的路上。

唉，我對於我所鍾愛的妻子，發生一種何等的思想啊。茫茫大海即刻就會夾在我們的中間。啊，天呀，我必須如此受苦麼？是的，爲着不拋棄我所最愛的人兒起見，我必須受苦！一切痛苦出現，我將甘之如飴，但願你也和我一樣堅決。啊，我的心靈，想念我，並且想念我向你所說的一切話。將這封信焚去，不要給別人看，就是帶信的人也不可看。但須先將我給你的一切忠告抄下來。我最親愛的最親愛的妻子，現在作別了！啊，天神呀，何等的作別！我永遠是你的，願你永遠是我。作別了，最可愛的，最被愛的妻子啊，作別了，我的心靈的心靈，生命的生命啊，作別了！

想！想這個時刻，你聽見麼！

不幸生。【一七四四年六月底於漢堡。】

俄后迦他憐第二致無名氏書 (Katharina II. von

Russland an einen Unbekannten)

……當我開始寫這封信時，我是快樂而且歡暢的，我的思想離開此處，跑得很快，不知道從這思想中還會發生什麼呢。這樣不行了：我陷入痛苦之中了，我的快樂消失了；在八天以前，我自己相信，在我的最好的男朋友不能恢復的損失中，我必須死，當我告訴你一種不幸事件，我哭不成聲了，上將軍已不在人世了，我的房中從前是我的歡樂宮，現在變成一個空洞，我在此中和一個幽靈一樣苦苦地撐持着。我不復能見着人而不因嘆氣打斷我的說話。我寢饋不安；生命對於我是痛苦的，

寫信也超乎我能力之外了。我不知道我將變成什麼樣子，但我只知道，自有生以來，從沒有像我最好的可愛的朋友死別後這樣不幸的。我將我的抽屜打開，找着這一頁紙草了這幾行書，但我不能再寫了……

巴列堤致卡薩洛瓦書 (Manon Bolleiti an Ca-

saova)

我的親愛的卡薩洛瓦，我沒有聽得你一點消息，心中大大地不安；你怎麼樣呢？你在那裏？你已經忘記了我們麼？你不復愛你的可憐的小巴麼？啊，天呀，我是何等不安甯。我在我最後一次信中要求你即刻寫信給我，你為什麼沒有這樣做呢？你沒有收到我的信麼？啊，我的親愛的男友，請你將這疑竇剖白清楚，否則我死了。我希望你將接到此信，我將此信送到居氣興 (Din Kirchen) 你前告訴

我，你當在該處，我要告訴你，我已找着方法，可直接接受你的消息。我的親愛的卡薩洛瓦，你必須將你的信封着送交阿伯特（Ober）家；因為我常在那裏。你如果愛我，請即刻將你的消息告訴我；此等消息將使我的生命復活，我需要牠正和麵包一樣。你要告訴我，我的兩封書信你是否已收到，你幾時離開那裏，你在什麼地方，因為我的可憐的幼弟將出發，要知道你在那處地方，我才能寫信給你。我的親愛的卡薩洛瓦，你也要告訴我，你是否永遠愛我，你是否時常思念我，恰和我時常思念你一樣。唉，我相信這實是不可能的；因為你一刻也不離開我的記憶中，我想念你，我只望有一個時候，能再見着你，並且保證你，我總是和從前一樣，我是為你而生存的。我現在度日如年！我覺得晚間何等無聊，並且是不如意度過的！啊，我的親愛的卡薩洛瓦，我從前和你共同度過的日子，總覺得太短，現在竟覺得日子太長，此中有什麼區別呢？你將幾時轉來？你對於我如果仍具有體貼之心，此刻請趕快

一點來罷，你從前曾經發誓，要事事體貼我，你如果保證這一點，那便構成我的幸福了。我要求你即刻回信。我還請你將你的筆跡改變一點，因為你的送信地點爲阿伯特家，他家中沒有一個人不認識你的字跡，當人家看見你的受信人姓名是我們的侍婢，將引起疑竇，這是必須避免的……

【一七五七年九月一日於巴黎】星期四午夜。

德帆夫人致瓦爾薄爾書 (Madame du Defland
an Horace Walpole)

昨天報告你一個故事。我相信我的信發出去，這故事才抄完，我必須從新口述一遍，這是很麻煩的。同時我昨天讓却色爾 (von Choiseul) 君將這故事再往後講一遍。今天下午可以寫給你看，可是我願稍等待一下，至郵差出發爲止，因

爲他如果恰恰帶到你的信，會使我高興起來，你就會聽到我所說的故事。如果沒有信，那你也必須莫聽這故事，祝你好，致最大的敬禮。

【一七六七年】星期三早十時。

沒有來信，我所說的故事如下。此事的發生約有八天了。君王於晚餐後造

訪維多利（Victoire）夫人。他叫到一個侍僕，給予一封信，並且說道：『脊克麥斯

（Jacques）你將這封信帶給却色爾公爵。他應當即刻送交阿利安（Orleans）

教監督。』脊克麥斯逕往却色爾君的府中，有人說他在潘提列（Penthievre）君

處。脊克麥斯逕前往該處。却色爾君拿着這封信，看見有他夫人的第一個僕人

卡德（Cadet）在旁，便叫卡德四處去找教監督，並且回報他在何處。卡德於一點

半鐘後回轉來了，他說他起初到教監督處，用盡氣力敲門，沒有人答應；後來跑遍全

城，沒有找着教監督，也沒打聽到他在那裏。公爵於是決定自己往這教監督處。他走上一百二十八步樓梯，將大門亂敲起來，驚醒了一二個僕人，披衣出來開門。『教監督在那裏？』『他從昨晚十點鐘起睡在牀上。』『替我開門！』教監督醒覺叫道：『那是誰？』『是我。』我從君王處帶來一封信。『君王處來一封信麼？』天老爺呀，什麼時候了？』『兩點鐘。』教監督拿着信說道：『沒有眼鏡，我不能看信。眼鏡在那裏呢？』在我的褲子口袋裏面。』一個教士向褲裏去找眼鏡，同時他們兩人問道：『信中間寫些什麼呢？』是巴黎正監督死了麼？有一個教監督自縊了麼？』兩人有點不自在了。教監督重拿着信，那教士要將信念給他聽，但他要首先細心看信。當他將信遞給教士時，信還沒有看完，以下的話是：『阿利安教監督！我的女兒們對於你的科廷拉焙烘的糕餅（Cotignac-Gebäck）很喜歡要一點，那應當是完全小塊的，你如果沒有，我請你！』——書信上這一系列

畫有一乘肩輿 (Sänfte) 在肩輿之後更說：『即刻由你的教監督的住所去備辦，然你却不要忘記，那必須是完全小塊的。』阿利安教監督，我因此保薦你受上帝神聖的庇佑。

路德維支 (Bez. Ludwig)

信後又附筆道：『那乘肩輿並無特別意思，只因我的女兒們將牠畫在紙上，我恰恰拿着此紙。』

你可以想像這兩個教士的混亂了。即刻叫一個苦力去取糕餅，而科廷拉糕餅至異日才拿來，再也沒有人更想及此物了。君王自己講出這個故事，因為教士們起初不願先講出來。我們的作史者要是永久像我所述的故事一樣真實，那麼，他們就都值得相信了。

四點鐘。

列斯嗎拉色致基伯特書 (Julie von Lespinasse an

Hippolyte von Guibert)

—

親愛的朋友！我從『阿佛斯』(Orpheus) 而來。他使我的心靈溫柔而安靜。我已經流過眼淚，但沒有痛哭。我的痛苦是和緩的，每念及你，我的悲傷即消失了，我的思想均集中於你的身上，別無他念。我哭念死者，但我的愛情是注在你身上。我的一顆心兒得兼顧二者。

何等奇妙的藝術啊！必是一種神的惠物！音樂必定是一個雅緻的人發明來安慰不幸者的。

親愛的朋友，一個人對於不可挽救的痛苦除掉找鎮痛劑以外，別無辦法，而全

世界對於我的心有三種鎮痛劑，我的愛人啊，最有靈效的是你，你可以減去我的痛苦，你使我心醉，使我將過去與未來都忘記了。在一切藥方中除掉這種最好的外，就要算鴉片煙，此物對於幫助我抵抗失望很有價值，牠的效驗是關於生理上的，然我却不可一日無此君。第三種是音樂，牠掃蕩我的憂愁，牠對於我的血中和全身注入一種快樂，一種很寶貴的音調，我差不多可以說，我忘却我的悲哀與不幸了。當我一生最快樂的時期，音樂對於我真沒有現在這樣有價值。

親愛的朋友，在你出發之前，我沒有一次到『阿佛斯』去。我沒有這種需要你在我這裏，你剛才在我這裏，我等待你來，——這是我的生活的內容，這就足夠了。可是我現在呻吟憔悴于荒野之中，受失望與精神痛苦不斷的襲擊，必須借助于一切方法來援救我。然此等方法對於損害我生命的毒物，是何等軟弱無方啊！

親愛的朋友，一種內在的聲音細細地向我說：『當你見着他，你的生命將再有

價值，你的憂愁也將不至于不能忍受！』即使這只是一種幻想，也是好的，因為這當爲最後的幻想。格里朗（Grillon）伯爵來聽音樂劇，坐在王家包廂內，他和成千的格里朗家人都在此處。我照常坐在我的包廂裏面。我見着他的夫人。她像平常一樣和我招呼，並不討厭。伯爵到我的包廂來訪我，我們對於他的事業閒談了一回，對於他的夫人却很少說及。一種大財產就是一種大負擔。他在美洲有廠店，也有訴訟。他總是忙的。因此雖可獲得利益，但這不是一種理想的事業。幸福並不藏在大財富中。幸福在那裏呢？幸福是在一個孤寂而笨拙的學者的工作室中。或者是在工廠頭等的手工業者中，他們是工作而不致勞頓過度的。或者是在忠實的農民中，他們是有許多兒女和一種相當收入的。地球上其餘的部分是充滿了愚人，蠢人和無賴漢。

我讀過一部關於戲劇的書，殊不見佳；然內中也有幾點是優美的。我爲你留

着此書。

全世界是慘淡無光的。我對此大爲忻慰。我常常想在門上這樣寫着：『進來的，是向我致敬意，不進來的，却使我歡喜！』

馬蒙特爾(Marmontel)君向我請求，在我這裏朗讀一種新的音樂喜劇。他來了，我們的聽衆凡十二，大家願聽『老新郎』(Alter Junggeselle)。這是劇的名稱。第一齣的開幕使我覺得紛亂，笨拙。我所遇到的全出於我的意思之外，你知道麼？我沒有聽見一個字。劇中的人物以及劇中的材料，就是絞死我，也一點說不出來，這是實在的。我退了出來，當時說出實話，並且覺得爲時不久。當我聽見同伴重復高聲朗讀時，我真正驚訝起來了。

自從我的注意力不能夠集中於何事何物以後，我最喜高聲朗誦。此舉使我自由自在。在對談中，自己雖絕不參加，常是彼此互相吵鬧，特別是那些想爭勝的

人喜歡吵鬧。這是令人最難堪的。你當相信，我最愛和你或恰斯特盧（Chas-tellux）的騎士閒談。

晚安呀！現在是應讓你休息的時候了。我在火車中寫此信。音樂劇的日期是我舒暢胸懷的日期。我獨自在劇場，將家中的門緊緊鎖着。達列伯特（D'Alembert）已經見過那『小丑』。『小丑』對他所說的笑話比『阿佛斯』為多。各有各的長處，我雅不欲對於不同的風味加以爭辯。各有各的好處。現在作別了！明天再會！

一七七四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五晚間。

二

我的親愛的朋友，我愛你。這是對我的憂愁的唯一藥劑。只有你能夠將毒藥劑變成毒藥，而且這種毒藥是一切毒藥中最厲害的。

唉，我實難於生活了，我差不多要哀求你以慷慨和憐憫的心懷，將此藥劑遞給我。我的困苦的生死亡亡的爭鬥即刻將使你的精神感受痛苦，只有此藥劑一定可以止住這種爭鬥。

唉，我的親愛的朋友，我的最後的安甯都由你所賜，你要做到這一着，你要以高尚的心情來做這一着！你如果狠着心腸，我便滅亡了。

祝你好！

【一七七六年五月】星期二日四點鐘。

三

我的親愛的朋友，你是太好了，太可愛了。你要使一顆因憂患重重而破碎的心復行活潑起來。我感覺到你的志願的全部價值，但我不復配有此了。

有一個時候，我爲你所鍾愛，即無復他願。在這種愛情中我的悔恨也許要消

失了。這種悔恨的辛酸苦楚至少要變爲歡悅，因爲我尙希望生存。到了現在我只願死去。我對於曾經失去的東西，沒有找着補償，沒有找着甜蜜的安慰……

我的愛人，這就是我在我的心靈中找出來反對你的唯一悲慘感情。這是你曾經帶給我的一種不祥的命運。這是曾經使我流淚並且受苦的，末了，我竟因此而滅亡了。

我很願認識將來的命運。我願你——就你的才能看——能夠快樂。你的品格和性情都不會使你深陷於不幸之中。

我於一點鐘接到你的信。我恰恰患很厲害的熱病。爲讀此信費去多少力量。和時候，我不能告訴你。但我不願意讓牠白白地放着。這種勞神的讀信幾乎使我陷於昏迷之境。

我希望今晚得到你的消息。

我的親愛的朋友，我祝你好。我如果仍有生存之望，我願意重新愛你。但我的生命是過去了。

【一七七六年五月】星期六日四點鐘。（按此信係作者死去之前不久寫就的。）

科洛蒲斯托克致密達，穆勒書（Klopstock an Meta

Moller）

我的格列奧（Kirchen），昨天希望一定要接到你一封信；我想今天早晨來這裏的季色克（Gieseke）當要帶來的。惟願你不生病！我對於你的生活是何等深切的關顧！唉，我的格列奧，你知道我怎樣因為你擔心而坐到天明，怎樣為你號哭，怎樣為你祈禱！一旦再見着你，我願意完全告訴你這一夜不眠中那種說不出來的整個的愛情是怎樣的，即使你不愛我了，然單是為這一夜的緣故，你一定愛我，

你一定用你一顆可愛的最好的心永久愛我。我的唯一的，我的親愛的，我的，我的
穆勒。——我怎樣說法呢？我永遠是你的！

【一七五二年七月二十日早十點鐘於布爾施維格（Bunischweig）。

密達，穆勒致科洛蒲斯托克書

啊，我的科洛蒲斯托克！自接你昨天的書信以後，我應當向你說什麼呢？唉，我不能對你說什麼，我的感觸太多了，你是最好的，最好的，——你是人類中的第一個你，你愛我！我可以愛你！凡具有敬畏的羨慕可以變為戀愛！啊，我是何等愛你！一想到你愛我——我不能寫給你看，我是何等手舞足蹈。我常說過，我想知道，一個人得到一種大歡喜的消息，是怎樣高興，可是現在我知道了。他在最初一刻也許是不知所措。一想到你愛我（這是在我思想的真正理解中的，我非常快活，一

切煩惱，一切憂慮都不要緊了，就是你我天各一方，也忍受得住了。我從沒有想到，你不在我的面前，我能夠如此高興，如此快樂的。我知道你愛我，是這樣麼？必定是這樣的。唉，一想到科洛蒲斯托克愛我，你可以感覺到的一種狂喜了！當你想到我愛你，你當歡悅；可是你必定缺少這種狂喜，你不能有這種狂喜——我的心兒喜得過望了。我不能寫了。星期六午後我也是這樣。你是充滿了我的思想中，我願意寫信給你，然我為我的思想所吸收，我不能寫出來。——我很適意，將來也會是平安的。你看，天是怎樣聽從你的志願。但你也是值得為天所聽從的。現在也應謝謝天呀！你和我同謝天。——啊，我們是怎樣願意再謝天一次：

一七五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於漢堡。

科洛蒲斯托克致密達，穆勒書

我的最親愛的，現在是星期日晚上，我留在家內，但不覺得寂寞，因為（一）我想星期日在家，（二）我願意對於『救世主』（Messias）一書繼續做下去，（三）我愛你，單獨和你相對。我向來對於交際並不是不喜歡的，但現在覺得無可無不可了。我所最鍾愛的，今晚整個晚上我和你在一起；現在才想起寫信給你。我以何等平靜的心靈，從各方面想到你是我的，我是你的。啊，密達，你是生成來使我快樂的，我是依照你的模形鑄成的！此處還能有更巨大的幸福麼？除掉我們在一種將來狀況中所希望的幸福外，還有什麼是人世間最大的幸福啊？我所最鍾愛的，永遠如斯。

密達，穆勒致科洛蒲斯托克書

一七五二年十月。

我的甜蜜的科洛蒲斯托克，現在我才能寫信給你。因為我很康健，除掉昨天和今天外，我天天出外。科洛蒲斯托克，我以極端的誠實告訴你，自一七四八年以來，我從沒有近八天中這樣康健的。我承認也沒有希望到和現在這樣康健的啊，謝謝我們的上帝！你將和我同時接近上帝麼？（我剛才收到你的信。）你也許和我在同一點鐘內祈禱，你也許為我的康健，為我的緣故，現在正感謝上帝，恰和我為你的緣故不斷地感謝上帝一樣。啊，這種祈禱是何等甜蜜！科洛蒲斯托克，我曾願意有此祈禱。昨天晚上我進房去，有幾點鐘很高興，因為我想道：你的科洛蒲斯托克現在也許同你祈禱，我的虔誠因此更要熱烈些……我們的幸福是何等難以言語形容的幸福。——我的科洛蒲斯托克，祝你好。明天，後天，我將多多想念你。最神聖的思想和你——最好的——是很能和合一致的。你比我聖潔些，你愛我們的創造主不減於我！但也不會多於我；更偉大些，更神聖些，我是向這一點走

去！

唉，科洛蒲斯托克，我屬於你，是何等幸運！你很清楚，我將因你而變成愈好，愈

聖潔——啊，科洛蒲斯托克，我大為感動，不能說給你聽了。現在和半年以前有何

等一種差異啊！當你愛我之前，我對於我的幸福有所畏懼。我恐怕上帝不肯賜

福。我真是弄錯了！煩惱引人歸依上帝，這是真的；可是像我這樣一種幸福不能

使我離開上帝，否則我根本不配享這樣的幸福；這種幸福使我更接近上帝。凡情感，

思想，歡悅以及幸福的一切感覺使我的祈禱愈加熱烈。科洛蒲斯托克，祝你好，為

我祈禱。

你的未婚妻。一七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晚六點鐘。

威廉·辟特致其夫人書 (William Pitt d. s. an)

seine Frau)

在今天光榮的午前有一種何等快樂的光景啊！(因為我們在一點鐘後投票)自由的紅日重照着長夜漫漫的國土上！我的親愛的妻子，前廳中一切讚賞的歡呼，是從激昂的感謝的，並瀕於滅亡而得拯救的人心中發出來的，這些歡呼的感動我，和你的溫柔體貼的書信中聰慧活潑的歡悅感動我不是一樣的。

我的最親愛的生命，今天雖在大激昂之中，我並沒有生病，至少我也不覺得有病。可是不要問，我是否陷在一種寂靜溫和的熱病中，因為我以為對於人世間的結果表示歡悅，不致流於熱病的狀態中！然非至我和我的天使共同歡暢，非至我為他的保護起見向天的感謝祈禱，及我們一切安甯幸福，和他的聯合起來，則我所熱烈感覺的歡忻鼓舞必定缺少牠最甜蜜的調合。(如非缺少牠最真實的成分)

……我和小孩們接吻，他們是否具有愛國的意識。暴躁的威廉在這樣的情感中沒有落後。請於明天早晨將一匹乘馬送到倫敦給我。我打算於十一點鐘回家。

你的永遠愛你的丈夫 W. P. 一七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四點鐘。

約翰·致博·慈畢·姑娘書 (Samuel Johnson an

Miss Boothby)

我的甜蜜的天使，我已經讀過你的書，然我恐怕你以為沒有多大用處。我不知道你是否能讀我的評語，你不應當不去找出其中的疵點，我也許比作者更犯了不正確的毛病。在一切人世間的事務上，我願受你的影響，凡你所規劃的事件，無論行與不行，但我的信仰是沒有人手能夠拿得去的，雖是這樣，我很願意受

教，我決不自以為是很完善的。

那部書你如已讀過，請即寄回。我如果不從你取得那書，我不能在書邊寫上評語，也不願將這些評語報告你。

此外，我又獲得一種新證據，就是在此等書中，除掉新的形態以外，很少新的東西，至於這種新形態，作者自己也許認為一種新的教義。我誠心希望你所誠心事奉的上帝賜你的福，並且使你康健：親愛的天使，不要忘記了我；我的心是充滿了體貼之念。

上帝已經願我更康健，想你當為之欣然。

我對於醫術思索得很多，讓我對於消化不良和腸臟病等症，指示你一種簡單可靠的方法。拉文思（Lawence）醫生將你的症候告訴我了。取一兩搗碎的橘皮，將其分成微小量，每次吃少許，最好和一杯熱的紅葡萄酒吃下去，或先吃橘皮。

後飲酒也可以。你如果用肉桂或頂小的豆蔻和着，也沒有妨礙，不過恐怕太濃厚罷了。這是一劑價廉而又便當的藥，即使不見效，也容易丟開的。

然我不願意你將此事告訴醫生，說是我的方法。醫生是不喜歡別人插嘴的，沒有他的允許，總不要吃藥。可是你不要輕易棄去我的藥方，因為依我的意見，此藥真正很能治你的病，不會有什麼妨礙；但不要吃得太多太快，起初每三點鐘吃少許，或每日五次就夠了，當你覺得痛苦時，還可少吃一點。如和糖吃，我以為不好，至多是和一點陳的溫梓果糖漿，然就是這樣，我也不中意。我喜歡乾李子。醫生提及過牛肉麼？牛肉片你差不多不能用，或者是將牛肉汁當茶飲罷。

我這樣操心，不要以我為討厭。我愛你敬你，不願失去你。再會。
我的親愛的姑娘。

【一七五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斯脫恩致L. 姑娘書 (Lawrence Sterne an Miss L.)

我已經侵犯了我的體貼的愛人——在這次探問中我能夠呈獻什麼呢？然當着一個乞丐敲你的門的時候，你會不開門而表現憐憫之情麼？我知道你一定會這樣做的，因為你的心中是充滿了同情的。一切熱情中最甜蜜和最寶貴的人啊，將你的體貼的珠網織在悲哀愁苦者的身上，藉此減輕不幸中悽慘黑暗的方面罷！我將這些話重思索過一次，可憐啊，這有什麼用處呢？理由雖講得這樣好，然不能改變事情的本質——這是真的……

我的愛人說及離開此地。希望有一個好天使阻住你的脚步。你說，你離開此地是不勝惋惜的！我也這樣想着！在這次離開的思想中沒有夾着幾分憂愁麼？這次離開像對一個久經信任的老友作別一樣。我相信看見你每天怎樣向

着家中望二十次，怎樣細數每片瓦和每一塊窗上玻璃，並且怎樣嘆氣地向牠們說，你想離開牠們。

啊，有幸運的瓦和玻璃！你不會覺得你的損失！你離開你的花園，自己有怎樣的感覺！試一回憶許多次友誼的散步，必定使你對於此花園更加珍視。其中的樹木，叢林，花卉，你常用你的玉手去撫弄，在你離別之前，牠們不會枯謝凋殘麼？誰將承受你這種遺產，於你不在時身任保護之責呢？你要把你的名字留在石榴樹上。倘若葉兒花兒能作出悲歌，我一定看得到一首很沉痛的悲歌。

祝你好。想一想，我永遠是你的！

斯脫恩致亞麗斯·德那白書 (Lawrence Sterne an

Elise Draper)

亞麗斯，我於昨天晚上從巴特合斯特（Bathurst）爵士處返家，接到你的信。我昨在巴氏家吃中飯，大家給我許多快樂，並且很注意地聽我說話，（我對於你繼續不斷地說了一點鐘，）老而且善的爵士前後三次祝你的福；他現在八十五歲，據說他希望更長久的活着，得為我的美麗的印象女學生的朋友，以便看她怎樣勝過東印度其他一切商業王妃的財富，恰和她在外表的特長以及（這是更好的）內部的美德上早已勝過她們一樣。我也希望如此；這位老貴族已是我四年來的朋友。——他是——和你知道的一樣——談諧聰慧的人們的保護者，前世紀的名人如安笛孫（Addison），斯提爾（Steele），蕭布（Pope），斯衛夫特和布利阿（Prior）等等都為他的同起居的朋友。他和我相識的情狀是特別的，良好的，並慇懃的。我有一次侍奉王太子妃，他來向我說：「斯脫恩君，我願意和你結交；可是你知道想得這種愉快的人是誰。你曾經聽見說過一個巴特合斯特老爵士，你們的蕭布和斯

衛夫特對於他有許多的吟詠，並且時常說及的。我的一生是和這一類人才相處度日；但他們已去世，我仍殘存着；我既已不復希望再遇着和他們相等的人，所以在幾年以前我即將往事一筆勾銷，不復作重觀斯人之想了；可是你已引起我一種熱誠，在我死之前，我再開始作一筆新賬；我就要做：『你來我家吃中飯。』我告訴你，這一個爵士是一個奇人；因為他雖是八十五歲，然他善談諧，且具有三十歲人的精神上；一切靈敏，性愛行樂，且具有一種大才能，善使他人行樂，這是我才見過的；此外，他還是一個有學問的，善應酬的並懷抱熱情的人。

亞麗斯，他聽見我談及你，非常滿意；當時還有一個很明達的第三者在我們的旁邊。我想我們要度過一個很適意的下午直至九點鐘為止！亞麗斯，你就是引導我們談話並且使我們談話生色的明星。我即不說及你，你仍是充滿在我的心靈中，並且使我所表現的每一種思想都有烈火燃燒着；我是不害羞地承認，我實在

捨不得你。一切好女兒中最好的女兒啊！亞麗斯，我在全夜中因為你的痛苦所受的煩惱，是不能以言語形容給你聽的。上天按照他所加於我們的負擔的分量，假以氣力，這是一定的。我的好孩子，你是被壓在每種負擔之下，心神的煩惱與身體的痛苦遂將這負擔加在一個可憐者的身上；然你向我說，你開始覺得輕鬆些；你的熱病是過了，你的虛弱和兩脅痛同時也減少了。凡擾亂亞麗斯幸福的每種病魔，甚至於只引起你一剎那間不安甯的每種病魔，我希望牠們都這樣亡去！我的親愛的，你不要害怕什麼東西！你應希望一切，這種感覺的安慰對於你的康健將發生良好的影響，並且使你得享一種青春的快樂……

伯恩斯致使女亞麗孫，柏格畢書 (Robert Burns an

das Dienstmädchen Ellison Begbie)

我的親愛的亞麗，我真正相信，人世間一種純潔的忠實的戀愛感情和道德與宗教信仰中純潔的忠實的原則恰恰一樣。我希望這一句話將表明我給你的一切信中那種非常的體裁無可疵議。所謂非常的，是指此等書信寫得很倉卒，老實說，我時常怕你把我當作一個熱心的教徒，和愛人談話恰和說教者談話一樣。我不知道這是怎樣的，因為在人世間雖沒有一樁事情使我得到像寫信給你這樣的快樂，然這種信也從沒有使我喜得如醉如痴，這種狀態是愛人中間常有的事。

我常常想——一種根深蒂固的愛情如果不是是一種道德，然這種愛情至少也和道德非常相近。每一念及我的亞麗，便使我的心中燃燒着，而我的胸中一切人類的感覺，以及每種豪俠的元素都歡欣鼓舞起來了。每一種怨恨和妒忌不純潔的發作都因此消滅了，否則我常有這樣的發作。

我於是張開一視同仁的兩臂去歡迎每一個人；我對於幸運者與之同歡樂，對

於不幸者則與之共憂。我的愛人，我時常以感謝的眼光望着命運的主宰，我希望他將給我以幸福，恰和他將你配給我一樣。我實願他准我達到所志所願，使你的生命康甯快樂……那醜態的卑劣漢可以對一個下等女子指天誓日地表示他的愛情，然在實際上他的同情專在此女的錢袋子上面；那奴隸的挑夫可以自由娶一個妻子，他跑到市場上去選擇一個強壯忠實的，恰和我們指一匹老馬所說的一樣：這個，訓練得適宜。我鄙視他們這種醜態的思想。

女性是生成據有人世間同樂的首位的，當我對於女性只具有如此一種糟糕的觀念時，我很忿怒地反對自己。可憐的惡魔呀！在這樣的觀念上我不欣羨你們的幸運！在我一方面我在親愛的女伴集會中尋求完全不同的歡樂。

一七八三年於洛荷里亞 (Lothia)。

列洛（格拉利塔）夫人致伯恩斯（息爾頑德）

書 [Mrs. Le Lore (Clarinda) an Robert Burns

(Sylvander)]

息爾頑德，當我想到你是我的親愛和最忠實的朋友時，我大爲歡喜。可是當你以愛人的意義來我處時，便使我覺得如芒刺在背。請你告訴我這是什麼緣故？必定是因想到我屬於另一個人。怎樣呀，另一個人的妻子麼？啊，艱苦的命運！我真是被鐵的鎖鍊子絆住了。當這一點使你受痛苦時，請你原諒我！你知道我向你說過，凡我所感覺的，必須老老實實說出來，還是緘默不言。前天晚上我倆對於每種人類的表現是快樂的。那在你的面前所定的『界限』也許是侵犯了——點，——真正是侵犯了，我雖不贊成，但也並不以爲不幸。我確信你的嗜好和你的意

志是在使格拉利塔得到快樂。凡使她永遠不能快樂的一切東西，你一經想及，卽表示厭惡，我相信你是說實話了。然我們必須防備達到危險的境界。唉，我的朋友，我們必須『幹並且祈禱』。然那些行善的鬼神保護有德者，使不致失足而陷於罪惡中，他們也會時常庇佑我們，引導我們走上正路！

【一七七七年】星期日晚八點鐘。

伯恩斯致列洛夫人書

我的格拉利塔！愛情與友誼和諧的調子沒有在那個時候保證一種愉快，像在湯姆生（Thomson）所謂『哲學憂鬱』（Philosophische Melancholie）的冥想時期中所有的一樣。那在幸福的陽光中遊玩的賤物以及在人世間繁榮中阿諛取容的敗類——他們不要輕蔑格拉利塔——他們如果要妄加輕蔑，當輕蔑息爾

頑德！然不幸者的家庭（無數的兄弟姊妹社會！）對於他們的心靈是需要一個安慰的地方；他們不爲世人所措意，且常受世人的惡評，在某種程度上，也許受自己的惡評，他們對於熱烈的愛情，溫存的安撫，相互的敬仰，與相互的信任是感覺到萬分需要的。

我在這種眼光中常常贊美宗教。我們所受的煩惱愈多，恐懼愈大，對於一個悲憫爲懷的上帝的觀念，一個至仁至慈的保護者的觀念彌覺可貴。

我的朋友，這種效力足以縮短漫漫的長夜，使我們早見天日。

二月二日星期四早晨。

卡爾興致克萊姆書（Die Karschin an Gleim）

我的最親愛的男友，我以完全不能忍耐的心情來找你；我穿過陰影蔽天的赤

楊道中，行經石像旁邊，仰觀三次，靜聽鶯鳴，再走過去；我遇着你，這種寶貴時間是何等短促。你爲什麼定要倉卒出走呢？我相信曾經發覺你走時帶有一種憎惡，或者是我弄錯了麼？你的眼中表現不快，是因爲我給予以歡嬉的緣故麼？我們的友誼中這一點小小的熱忱對於我是何等甜蜜，讓我抱此熱忱罷……唉，沒有一顆心兒像你的一樣敏捷地感覺到溫存體貼的言語。可是我的感覺敏捷的朋友，我幾時看見你呢？你想着，我們相見不能太早，也不要太遲……

*

*

*

*

我是你的體貼的女友。

一七六一年六月八日于柏林。

卡洛里，伏拉斯蘭致海德書 (Karoline Flachsland)

an Herder)

啊，慈愛甜蜜的青年，你幹什麼？你還思念我麼？你還愛我麼？啊，我問及此事，請原諒我！在你上次至美至善的信中，我是你的女郎，然我必須發問。有好些時候，我時常夢見你，這就是發問的原因；然這只是一夢，你是我的，唉，在我的心窩中，你永遠是我的！你這甜蜜的人兒，你沒有聽見什麼東西圍繞着你漂流着，現在月光明媚，我獨坐良久，我是在你的旁邊——你沒有聽見什麼，你對於我的思想無所見聞麼？我們的天使沒有向你說我是在你的旁邊麼？啊，同情心，同情心！牠不能向我們報告我們的愛情的思想麼？可是要此何用呢？你上次的書信對於我就是一切東西的保證。

我昨天已經將盧梭的小說『亞米爾』(Emil)讀完了。你可以想像，我最

中意索妃的歷史。最富於愛情的一對男女啊！啊，當愛情如此出現，如此欣享時，愛情的曙光是何等美麗！唉，我的亞米爾是超過一切亞米爾！這個時期對於我們爲什麼不如此快樂呢？我們的一切都被破壞了，被強制奪取去了。我們在剛才相見和結識的一刹那間，便被分離了。唉，我們遇着何等的一個世界，這是何等的一種再見啊？唉，可憐！只有分離似乎使我們快樂。唉，我們遇着何等的一個世界！我遇着何等的一個世界！——我的唯一的，永遠鍾愛的人，美麗的曙光不帶着雲霧，卽不能出現麼？盧梭和全世界當眞證實了，世間沒有長久的幸福麼？啊，我要投入你的懷抱中！你這上帝的天使呀，在你的旁邊如沒有幸福，唉！那全世界簡直無幸福可言了……慈愛的青年，我要在你的懷中尋找我的天堂；我的天堂在那裏，一定在你那裏，否則無論何處也沒有我的天堂了！

一七七一 年十月二十五日于達姆施達（Darmstadt）。

海德致其夫人卡洛里書

我最愛的生命，自從我沒有寫信給你，好像有一千年，自從我沒有收到你的信，好像有一萬年了；可是試看一看地圖，我們的前進是何等遠；我們要不是願意先去看脫尼（Teni）有名的瀑布，明天便安逸地在羅馬了，我們明天要向脫尼出發，後天趕往羅馬，如果天如人願，本週末，大約是星期六，想已安全達到了。一路來的旅館非常糟糕，無論在何處總找不到一塊乾淨地方可以寫信給你，其實寫信一事是我的心中每天所要求的……

*

*

*

*

祝你好；祝小孩們好。我即刻返羅馬，接到你們的一批信。願天保佑你們都快樂；願天保佑你們一切如意，並給我以歡樂的消息。啊，我的親愛的心肝和生

命，善自珍攝，並善爲撫視小孩子們。當我們歡悅並且富於愛情時，我們還有什麼缺憾啊？我們在人世間並不缺少什麼。尔這天更，我雅包尔，我是你的，永遠是你的……

【一七八八年】九月十七日于脫厄。

白斯達洛集致其未婚妻爾特黑斯書（Posta-

lozzi an seine Braut Anna Schulthess）

*

*

*

*

我的人兒，今天更熱，我的心靈也是如此！我看見好些天真爛漫的美麗的小孩子。我從他們中間選出一個抱在懷中。唉，你要是在旁邊，我當將他放在你的懷中！他是鄉村中最美麗的孩子。我們本來可以雙雙向之接吻，於是我們自己

也滿懷希望和歡樂了！現在竟只有我一個人和他接吻，但每次總是兩回，一回是代表你的。拉列頓（Larleton）城市中的小孩子沒有這樣美麗，安靜，康健，然我們的小孩子應當和這個小孩一樣美麗，強壯，康健。

拉列頓，我很安逸並愉快，你雖將我送走而沒有和我接吻，我也是快樂的。我的一顆心兒在我的胸中笑着；無論在何處，總是思念你的。

我的人兒，我今天坐在一根果實成熟的矮樹下；樹枝低垂，宛如一張靠背椅子。清風徐來，枝葉輕輕起舞，濃陰密布我的四週，不使受陽光的襲擊。我的旁邊還有一樹枝形成一張抱龍椅，恰在陰處，因微風的吹拂，倍覺清涼。我即想起，你應坐在該處，正對着我；我獨為你留着這個優美的座位。我在我的樹枝上讀你的信，徐徐舉首望見空枝，安得你坐在上面，彼此可以握手，可以接吻，可以為所欲為，不似在熱氣薰蒸的屋頂房中那樣怕羞的。思念及此，心神為之爽然。

你幹些什麼呢？無論怎樣，你一定想念我，並想念着有無數時間，我是孤獨生活而未會接過一次吻！拉列頓，想一想你的惡作劇！你必須不復害羞！這一回我已忍受了！但是有人敲門。教堂的祈禱完畢了！拉列頓，我怎樣度過這個時刻，你又怎樣度過這個時刻呢？

——我又有一刻工夫對你說話了！現在正是晚上；我開始數時刻——到天明早晨有多久呢？我不要告訴你，我是怎樣爲想望着明天，不能成寐，並屢屢起牀探望是否快到四點鐘了！我不要告訴你我是怎樣遷怒於夜半疲勞的更夫，怪他沒有催動晨光早些降臨——這些我都不需要告訴你。然你如果悔過，如果告訴我，你怎樣度過這些時刻，我當向你盡情一說。

拉列頓，願你安眠並夢想。

你所愛的白斯達洛集【一七六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于恆克（Houge）】。

萊色衛慈致索妃息列爾書 (Johann Arton Leise-

witz an Sophie Seyler)

我的好索妃！我畢竟不管一切事務，找着一點鐘來寫信給你。聖經上不是說過麼？『你應當工作六天，到第七天，即寫信給你的女郎。』我今天並且很暢快，這上半天自然是屬於你的，因為今晨是我許久以來所遇着的最好天氣之一。我於工作勞倦之時，真正不願在餘下的一刻鐘內寫一封無精打彩的信給你。這叫做——像一般神學家對於古代改教一事所說的一樣——將魔鬼遺棄的東西拿給可愛的上帝。星期日早晨我是愜意的，這是我們愛情的生日。我時常憶及從前穿出小林，經過屋旁，由花園左轉直達橘園；我時常憶及從前的戰慄和接吻！這是不可多得的時機！然這些時機是會再來的。不管現在是隆冬，每念及此，就恰和當

時一樣，春回大地了。——想到重逢我的幸運，心中最爲愉快；而你白天來的信和我夜間做的夢都沒有影子了，因爲我畢竟忘記了我和你是天各一方。我和你時常同在極樂地，我和你時常同坐在你房中的安樂椅上。——沒有在牀上。

當我想到幾點鐘以前在幻想中目光閃閃的眼睛，此刻真正掉下淚來，我忽然沮喪起來了。女郎啊，然你畢竟要知道，一種不幸如果有底止的，這便是一種很小的不幸。凡你要向我說的許多事，請你現在寫給我，不要等到面談。我們要開山通道，弄得清清楚楚，除享樂外，除將來外，不談他事。許久不相見，但相見之期不會久遠了，我心中甚爲歡喜。因此我們別離的第一幕即閉幕了。

*

*

*

*

漢優最美的女王索妃，我祝你好。你要確切相信，沒有一個親王愛他的王妃，沒有一個告化子愛他的告化婆，像我的女王索妃的奴隸萊色衛蕊一樣體貼。

一七七八年二月十五日星期日於布開施維格。

學巴特致其夫人書 (Schubart an seine Frau)

啊，你！

苗列 (Mente) 的女兒帶來的只有兩個字。

自從你分離的時刻起，我

只是半個人 (Halbmensch)——僅僅苟且度日。我從新發覺你的不可以言語形

容的價值，至為欣幸，至為珍視。自此以後，我的愛情有如怒潮，樹可拔，山可移，而我

不可不乘風破浪，衝到你的左右——你是第一個人！！

然現在又是荒村一般，我一無所有——長夜漫漫，空帷寂寂，愛情歸於烏有了。

我再見你的希望和稻草一樣，一經挫折，即形萎謝了。

然為愛情策源地的上帝會幫助我們，因為我們是從這策源地發出來的流水。

親愛的妻子——唉，我這樣稱呼你，欣喜無量——我在此對你公然宣布：

『我必須往司徒嘉德 (Sturzbach)；否則我在德國公衆之前不能踐言。』

那位公爵或因我的緣故而拘留我，並且——只要我在祖國之前表見得公正——用嚴刑懲罰我。天呀，人家對於我憔悴呻吟，要求自由，爲什麼充耳無聞呢？——如果毫無效果，我將即刻致書公爵，向之訴苦。

自你別離後，我總是生病。你和我的小孩們，經過九年之後，我才第一次看見，你使我震撼到死的程度了。我的腦筋中尙留着你們愛惜的足跡。我每日悲號，淚下如雨，當我想起耶蘇的名言，常覺慚愧，就是：

誰愛妻子兒女

勝於愛我，

卽不配跟我。

然我爲此文的火燄所灼，去掉牠，納納涼罷……

我甯有自由——但我身上的鎖鍊子似乎是和約彼脫 (Jupiter) 寶座第一個環相連的。

早安，午安，晚安，夜安——靜悄的睡覺，甜蜜的醒覺，永遠心平氣和，歡喜到活來死去，快樂的原人狀態，愛情的微笑，永遠和你結不解緣。

一七八五年七月于霍黑拉斯白格 (Holtenauer) 。

學巴特夫人致其夫君書

我從你的信中推出一種結論，就是你現在又是通身不耐煩，我的上帝，我們固然是人，我們還能怎樣，你時常失望，我不能責備你，可是請你說，我們即使痛苦到死，有什麼用處，我們不要這樣更增加憂患，惟有對上帝和我們自己深自懺悔；天呀，我請你提起勇氣，並且忍耐一點，上帝終久會幫助我們的。我請你也要原諒我，不要

一味苦苦地責罵，你知道這是我所不能堪的，這是我所視為比死還惱人的。我們必須這樣分離地生活，沒有一個人比我更受痛苦。但是請你說，我怎樣能夠改變命運，我又應當怎樣改變牠，我很願意聽從你的意見；此外，你以為我要對你盡責任，又要對我們的小孩子們盡責任，我的心分了，你這話是對的，當我的口中還有一點氣息的時候，我不能拋開這一着。我為你們的幸福計，總是盡力安排一切，我思索，祈禱，擔煩受惱，差不多累到死了，但是我做不到的事也無可如何……

一七八七年一月二七日于司徒嘉德。

布爾格致穆理書 (Bürger an Molly)

我在精神上是怎樣熱烈地擁抱你，這原非言語所能形容。這是我的一切生活精神的一種呼聲，當地時常潛伏着不動，便使我的身體和心靈感受疲勞困頓，我

覺得簡直非死不可。這種呼聲每一次短時間的停頓還會產生更兇猛的怒潮。我時常想要在最黑暗的最厲害的暴風雨夜中跳起來，跑到你那裏，躺在你的牀上，投入你的懷中，總說一句，縱身于歡樂海中——於是死去。啊，吾愛，啊，吾愛！你是一個何等的武勇神奇的人物，能這樣擒住我的身體與精神！看呀，你在這唯一人物將我束縛得如此堅固結實，我竟絲毫不能動彈。其他一切嗜好，無論怎樣和我的性情與本質打成一片，我可以除去不要，但我感覺到在上帝奇妙的創造物中你是我的最愛的最甜蜜的人物，——這種感覺是不能除去的，絕對不能除去的！我讓我的幻想飛到全世界去，飛到天上，飛到天上的天上去，讓牠查何處還有何事何物是值得想念的，是能和你匹敵的，但是有萬古長存的上帝作證，牠沒有發見一點東西，能使我像願你這甜蜜天人投入我的懷中一樣熱烈的。當我能夠因裸體赤足走遍世界荊棘場，懸岩地，和冰雪窟而獲得你，我現在一定這樣幹去，當我終至血流

滿地，能以生活力最後的一點火花投入你的懷中，從你的酥胸吸出新生命和快樂，那我相信，我是以最廉的代價獲得你。

【一七七九年十一月。

布爾格致亞麗斯，漢因書 (Birger an Elise Hahn)

一個活潑敏捷的熱心女郎已經因我的精神與心靈幾次的接觸，能夠使她的愛情燃燒着！她具有一個男子最勇敢的要求所能滿足的一切東西，卽如花似玉的美麗，心身的溫柔，性情的和藹與高貴，習慣的純良，地位的崇高，和財產的豐富。即使我因她具有這些優美之點而致迷魂奪魄，她變成我最熱烈的願望的目標，我却不能——也不可——將神聖的真理的表白壓下去，——不啊，我雖預先知道，我因此失去她，成爲終身不可名狀的遺恨，然我不可將這種表白壓下去。裁判官，立法者

和上帝是我的心中所敬畏的，我如果不願將一切精神上懲罰最殘酷的——輕蔑和憎惡我自己——加在我的身上，那麼，他們命令我，不管我有一切違抗的傾向，也必須服從。

親愛的女郎！我很願意你是可以娛我晚景的人；你是我在人世間長久想望而不可得，此刻才找到的一個人；我很願意做你的精神上，心靈上，意識上唯一的男子，並且做你在人世間視為最大的幸福的男子；然在一種熱忱引導我們作何種步驟之前，我的責任也一樣逼迫我首先要你，藉我這種忠實的表白，自己極嚴格地去考查你的一切傾向和要求，否則此等步驟是可以使我們陷於大不幸中的。因此我願意將我的內部和外部的事情一起描寫出來，你應當認識我比將來認識自己還要正確些。

首先關於我的精神和心志的東西，你可以真正相信，從我公開的著作中能將

兩者充分地認識出來，並且看見這些作品，會符合你的願望，使你完全滿意。然單是這些，也許會使你流於錯誤。我不涉絲毫成見，老實承認，在我的著作中可以找出好些東西，並不致沒辱一種高貴的精神和心志。你單是從這些東西中不能斷定我的心靈是完全高尚的。這就好比從好些美麗的花上去斷定開此花的樹是美麗和健全的一樣。一根蟲蛀的半朽的樹只要牠原來是良種，牠也還可以開些美麗的花。你和每個認識我的人從前對於我雖懷抱一些頂好的成見，然現在我恐怕你們要認我爲這樣的一根朽木。生活中的暴風疾雨已經將我的花，葉，枝幹，苦苦地摧殘了。當我的青春時代如果叨天之恩境遇優良，則依我的素質可以並且真正成爲另一種人了，啊，我現在不是這另一種人。我因受了許多無聊的煩惱的磨折，身體與心靈俱不安逸，以致常陷於一種憂鬱的心情和一種精神的萎靡不振中，這種狀態本來是加不到我身上來的。於是我的一切勇氣，一切自信都喪

失了，我自以為我是默頭默腦，心若死灰，毫無知識，總之，我自以為我是一個最沒有價值的笨伯。我以為每一個人只要看見我，暗中將說和這個人什麼事都不能着手！我自己也真正相信這一點。因此我總是憂愁苦惱，當一個人自己憂愁苦惱，對於人家自然不能表現為快意和活潑的。然我本來的傾向是在歡悅的方面多，在憂鬱的方面少；所以我要是保持住了我的神聖的穆理，亞多尼德（Adonide），那我必定得達到我晚年初次發見的自然大道。因為自獲得她和她的愛情後，我的腦袋的思想豐富了，我的心胸具有生氣和力量了，我覺得很顯著地復興起來了。我從前憂鬱的心情當時很少表現，我相信我心愛的妻子對於此毫不覺得煩惱。但自她棄世後，我當藉什麼去圖恢復心身呢？——現在只有愛情，只有非常的愛情也許對於我能起死回生。這種如此勇猛的愛情以為將一種久已敗壞的樂器重加修理，以彈新調，是值得勞神，然這是可能的麼？這種樂器此後一定補償牠所費

的氣力與費用麼？——唉，就身體和心靈的康健狀態講，我也只是一個平常人，恰和天下千百萬攘往熙來的人一樣！一種有理性的公衆怎能因我幾首好詩，就認我爲特別人物，此事實令我驚訝不置……

現在再把從前的生活史講一點。我曾經娶過兩姊妹做妻子。此事很特別，也很長，非此處所能盡述，我只說及我娶了姐姐而不愛她。當我和她站在神壇前面，我對於妹妹最熱烈的熱情即已在我的心中萌芽了，其實後者當時還是一個小孩子，年紀不過十四五歲。我感覺得這一點很清楚；但因爲我自己還不甚認識自己，便以爲我即刻可以打消這種思想，至多這不過是一種小熱病，隨卽要消滅的。我要是能夠約略窺見殘酷的將來，就在神壇的面前，在祈禱的面前，爲着責任心計，還可退轉來。我的熱病沒有消除，並且幾乎經過十年之久，愈加厲害了，愈加不能解脫了。我愛我所最愛的人，她也以同一比例來愛我。啊，我要是願意敘述這些

年中的困厄史以及愛情與責任心兩者間許多最殘酷的爭鬥，我一定可以寫一本書出來。倘若和我結婚的妻子是性行卑鄙，倘若她是不溫和，慷慨，那我一定早已物化，現在斷不會有人來寫這些東西。那世間法律本身的意志所不許可的事件，我們三個人相信從各方面補救起來，自己可予以許可。和我結婚的姐姐決定只在世人之前公然號稱我的妻子，而妹妹則祕密做我真正的妻子。這樣一來，大家的心中都比從前安靜些了；可是因此又另呈出一種最可怕最痛心的煩惱事件。一個美麗而且多才的男孩子就是那種默契的結果，這是我曾經共同撫育過的，本地方人大部分至今還不知道他，至少也是不知道他的某些事件。他是在距此二十哩的上撒克遜（Obersachsen）祕密出生的，即由我的姊妹養育。——至一七八四年我的第一個夫人因患她家庭所遺傳的癆瘵病而死。我於一七八五年公然正式和我心中最神聖的唯一愛人結婚，但好夢方酣，而她於生下最後的一個女孩

後，便因癆熱病，於一七八六年一月九日去世了。我取得她和喪失她，對於我發生什麼影響，我的歡樂詞與悲歌表現得很清楚。自從這個時候起，我即以思念的心情，單獨地悲慘地生活着。

站在亞麗斯前面這樣的一個人還能夠引動她嗎？我所講的是於我自己不利益的。一個人對於他的最重大的缺點既沒有故意緘默不言，同時他也可以得到允許，講他的好處。我對於愛我的和爲我所愛的妻子，不會使她度一種不幸的生活。她如爲我所愛，受我的照拂，從不會缺乏充分的享樂。因爲既經是我真心愛的，我即不會改變愛情，『享樂是愛情的墳墓』（Der Genuss sei das Grab der Liebe）這句評語雖很通行，然我所愛的妻子的充分享樂決不會使我飽滿而至於生厭。只有那不配使用這個神聖名詞的虛偽的愛情（Arteliebe）才會在結婚的牀上逐漸冷淡起來。真正的愛情，我的真正的愛情永遠是在新婚牀上那

樣激烈的。就是使我感覺十分不幸的妻子，於結合後不復爲我所愛，至少也不要害怕我對她有什麼卑鄙橫暴的待遇。我在從前對於我所不愛的妻子十年中沒有說過一句粗鄙苛刻的話，可以爲證。我對於心所最愛的愛人也許要猜疑她缺乏對我的愛情，而有所爭執。願上帝保佑我，不致獲得一個妻子，對於我的愛情而不充分以愛情相報答！這樣的事件我真正沒有遇着過；不過我以為在最壞的場合，這也是可能的。於是我便容易變成一個最難堪的人了。因爲我能發生一種大的妬忌心。我自然不和普通男子的方法一樣，去防備並偵察我的妻子的行動；我自然也不去限制她行動地域的自由；但是我的心一定暗中失望，我一定具一個陰靈一樣可怕的形態在她的面前移動着：

自從反覆考察這種自白以後，你的意思是否以爲，不管我所陳的如何，只要我的身體方面不爲你所憎惡，我仍能做你所心愛的人，請爾期誠布公，直截了當也將

這一點告訴我：我願意改變姓名，潛行來司徒嘉德看你，決不使我爲世人所知。我自己也必須首先看看你怎樣生活，你是否和我精神上久已戀愛的人真正相符。精神，心志，品性，生活方法，習慣，地位，名譽，和財產對於一種快樂的婚姻固爲重要成分。然這些不是唯一的。就全體講，我們是具有感覺的人，感覺的能力也自有其權力。我們的感覺必須找着一種相互的娛樂，這種娛樂不恰恰以青年和美麗爲標點，並且常是以一點不能以言語形容的東西爲標點，這一點東西既不能畫出來，也不能寫出來，但獨在內心中感覺得到的。這一點東西既不能予人，也不能取諸人。

在此等準備之後，我們親身會談的最初時刻將表現我們是否以一種最特別的結婚史去使公衆騰歡，使我們自己大大地歡樂。

亞麗斯，亞麗斯！我以一種真誠神聖的誓詞作結束。憑着萬古長存的上帝，憑着你自己的禍福，憑着一個男子；他照顧你的一切能夠比他照顧自己更爲忠實。

！的禍福，我確切告訴你：你如果覺得不能以充分的愛情投入我的懷中，請你不要
選我儘克夫。我向你發誓，關於你的方面，我也遵守同一約言。

我很歡樂地希望着，我們的結合如果實現，上帝將賜我們以無疆之福。

【一七九〇年二月于哥庭堅（Göttingen）】。

伏斯科洛致洛息安尼書（Ugo Foscolo an Ronci-
oni）

我的責任，我的名譽，特別是我的命運逼迫我出發。我也許將再回轉來。如
果我不因禍患或死亡而永遠隔離此神聖的地方，我願再回轉來，和你生息於同一
空氣之中，而我的遺骸也將安葬於你的出生地。我決定不復寫信，並不再見你。
然！不啊，我不願再見你！讓我寫完這幾行書，我的熱淚將紙都濕透了。如有回

時何地便於投遞，請將你的相片寄給我。你如果對於薄命人尚有一種憐憫之情，請勿吝惜這種恩愛，我的一切不幸與這種恩愛比量便不足輕重了。就是那位愛你的幸運青年對於此舉也不能反對。他將被愛，他會感激淚零。他可以看見我是何等的加倍不幸；他可以來望你，聽你說話，而他的淚和你的淚可以交流，你們的兩顆心兒可以並痛。可是我在憂心如焚，充滿可怕幻景的時候，竟疾世妒俗，我為一種普遍的不信任所惱；行將於憂悶孤寂的聲調中踏進墳墓，我要能夠支持一時，便只有日夜向着你的神聖的相片接吻；所以我因你的緣故，在遠的將來獲得力量與勇氣，我的生命還可以延長下去。我死時將對着你的相片作最後的一甌。你當接受我最後的嘆息聲，我將把你放在我的胸前，帶進墳墓中去。

我以為我自己的實際情形要堅強些，真是可嘆！為着上帝仁慈的緣故，請你不要拒絕我這種安慰！將你的相片送交尼可里尼（Nicolini）那位朋友

從不妨礙人家的：…… 祝你好，再會，我不能再寫了。 代我向細可（Gecco）接吻。
當我寫此信給你的時候，我和一個小孩子一樣哭着臉。 再會，時常念我！ 我愛
你，我將永遠愛你，我將永遠快樂。

再會！

你愛的幽哥。 一七九九年。

利施頓柏格致其夫人馬加列書（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 an seine Frau Maria）

最親愛的寶貝！ 活人的寡婦（S. rohwiwa）呀，你現在怎麼樣？ 那小的孩
子幹些什麼？ 我要說那是大的孩子，因為還有一個半歲的小鬼在，他活潑潑地發
育起來了，這是我一刻也不懷疑的。 他昨天的容顏很好，乳媽曾經向我指示他的

兩隻眼睛。一隻是第一號，美麗而富於光彩，和太陽一樣，另一隻是第二號，純白而屹然不動，和滿月一樣。

至於我的康健怎麼樣呢？我只要能夠想像這是春天，也還過得去，但我簡直是不能這樣想。將我的皮衣服和皮手套送給我，我將看一看，我的康健情形也許因此好一點。

可是注意聽着，關於我的蓋被發生一點事故。我相信哈特曼甫 Hartmann（rin）已經將內中的羽毛取出，放進些凝灰石（Duckstein）。因為全歐洲沒有鳥生長這樣的羽毛。我早晨把一隻腿從被中抽出來，還沒有什麼難處，我抱住火爐，於是去抽另一隻腿，但第一隻腿頓成爲惡魔了。不啊！我的肉中親愛的肉呀，這張床對於一對結婚的夫婦是好足了，但對於像我這樣單獨的一個人就未免太難堪了。晚間我必須替喬治（George）蓋好被，於是我很被擁擠，我的兩隻腿通常是

比我早入睡半點鐘。

*

*

*

*

一七九二年四月十六日于哥庭堅。

卡爾蒲致系勒書 (Charlotte von Kalb an Schiller)

我昨天收到你的可愛的優美的信。我不知道是應當對你——還是對你的堅忍，更加歡喜。兩者本來就是一體。我們的愛情是屬於我們心靈的本質中的——只有破壞這種心靈才能夠破壞牠——永遠不變是牠的目的！相信我們的希望是不死的。

你向世界十分謙虛地要求一點東西，世界對你還不是那樣一回事，這是我從自己的經驗中學來的，我也曾經受過騙！我已經從這種幻境中回過頭來了。——

直到現在我對於世界真正很少關係，我生活着，別人活來死去，不措意於我的生存。可是現在我知道，一種高度的精神於不知不覺之間，支配一大羣民衆，是何等迅速——我差不多可以說——是何等專制；而金錢與名位尤使此舉容易辦到！如果是值得勞神，我一定也要出現於舞台之上——可是彼處和此處一樣，是值得勞神的。

*

*

*

*

【一七八五年】五月十三日于曼海姆（Mannheim）。

系勒致洛特，連格菲爾德書（Schiller an Lotte

von Lengefeld）

—

我沒有你在，獨自生活着，這是第一天。昨天我還看見你的屋子，還和你在一

種空氣之中共同呼吸。我在你家所享的一切美麗而富於心靈的夜晚，要讓其消滅下去，這是我所不能想像的；我不復像今年夏季一樣，拋開我的書本子，停止晚間工作，來和你共度生活，這也是我所不能想像的。否，否，我不能，並且也不可，想及你我遠隔雲泥之事。此處的一切對於我都是生疏的；要發生存事的興趣，必須將心注在事上，但我的一顆心早存在你的身上。我在此處表現為一種破碎的生存；我相信我前此的交遊有些將復活，但恐怕我的最愉快的時刻還在回憶今年夏天甜美的夢，和籌畫下屆相集的計策。我恐怕是這樣；因為憂鬱之心總是夾雜在這種感覺中，一個人如果不能在現狀中生活着，他是不能快樂的。我會努力用詭辯去減輕我們別離之苦，但是無濟於事，我覺得在我的生存上要受一種損失。我千萬次祝你好，請你接受我的全部心靈。我的一切都會生機勃勃。那種回憶我也不要苦苦地留戀。

昨天我時常回首探望你，或者你的車子跟着就來了，——但是當我經過爾伏特（Erfurt）的路途以後，我知道你不復能跟着來了，我的心是何等難過。我很想再覓着你的車子啦。

一七八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于威馬（Weimar）。

二

最親愛的洛特！卡洛里對於我自己不敢承認的事件，已在你的精神中發見出來了，並且已從你的心中回答我了，這是真的麼，我可以希望有此舉麼？啊，我對於這種祕密是何等困難，當我們彼此認識，我應祕而不宣！當我們仍是一起同住的時候，我屢次提起我的全部勇氣，走到你旁邊，想向你揭穿內幕——但我這種勇氣總是旋即逃走了。我相信在我的志願中發見自私自利，恐怕我的心目中只懸有自己的幸福，這樣一想，又把我嚇轉來了。你對我向來有密切關係，倘若我對你不

能繼續這種關係，那我的痛苦要使你受惱，我們交情中美麗的和諧因我的自白而破壞，而我曾經獲得你的純潔的姊妹般的友誼也要喪失了。然又有些時候，我希望活跳起來了，我們所能有的幸福似乎高高在上地超過我的一切顧慮了，而我甚至於認為對於這種幸福犧牲其他一切東西是高尚的。你沒有我，是能夠快樂的，——可是你有了我也不會不快樂。這是很顯著地感覺到的——我於是在這種基礎上建築我的許多希望。你可以眷顧另一個人，但沒有人能像我愛你一樣純潔，一樣體貼。沒有人能像我看你的幸福那樣神聖，那樣始終如一地神聖。我最親愛的朋友，我的全部的生存，我的一切，都獻給你，當我努力求進步時，這是為着要更能配得你住，是為着要使你更快樂。心靈的優越是友誼與愛情一種美麗的和不能破裂的紐帶。我們的友誼與愛情是不會破裂的，是和我們據以為基礎的感情一樣永遠不變的。

凡勉強壓在你的心頭上的東西，現在請你一律忘記，只要讓你的感覺說話。卡洛里對我所希望的事，請你予以允可。你是否願做我的愛人，我的快樂是否不致使你犧牲，這些都要請你告訴我。啊，確切告訴我，只要用一個字就夠了。我倆的心久已相近了。那一向站在我們中間的唯一外物，你也要將其去掉，於是沒有東西來阻擾我們心靈的自由交接。

最親愛的洛特，我祝你好！我很願在一個安靜的時間，向你陳述我心中的一切感情，在這長久的時期中這種唯一熱烈的願望是存在我的心靈中的，至于那些感情曾經使我快樂，又使我不快樂。還有多少話我要向你說呢？

把對我的煩惱永遠丟開，你用不着遲延。我將我生命的一切歡樂交在你的手中。唉，我在你的模樣中——不是在別種形態中——思念你，為時已久。我的最親愛的，我祝你愉快！

【一七八九年】八月三日【于萊比錫】。

系勒致洛特和卡洛里書

又過了一天，我和你們更近了。現在時間是走得怎樣慢，當我和你們在一起，他又跑得何等快啊！同時我惟願我們共同抱怨年華易逝的時期快些出現！

啊，我的親愛的卡洛里！我的親愛的洛特！自從你們的形影跟着我的生命的每一步驟後，我四週的一切東西現在是何等的改觀了。你們的愛情和一個光輝之球一樣圍繞着我，像一種美麗的花粉一樣播滿我的全部性靈。我方散步回來，在自然界自由自在的大圈中和在我的寂寞的房間內，我所生息呼吸的總是同一的空氣，而最美麗的山水景緻只是那萬古如斯的形態一種更美麗的反映。我對于這一點從來沒有領略過如此之多的，我們的心靈宰制全部創造物是何等自由

——然這種創造物很少是能自身呈獻出來的，一切的一切都要由心靈去領略，自然只有假手于我們獻給牠的東西來使我們感動，使我們爽心悅目。自然之美（Anmut）只是牠的觀察者心靈中固有之美的反應，映出我們自己的模形，使我們驚訝不置的鏡子，我們即很慷慨地去撫摩牠。自然現象永遠一式一樣，永遠模仿牠自身，誰又能堪此呢？只有借助于人，自然變成多樣多式的，因為我們翻新，牠也新了。太陽常在我頭上沒落，我的幻想常假牠以言語和心靈，但是我從沒有和現在一樣，在太陽中看出我的愛情。自然既是卓絕的單純，旋又森羅萬象，無所不備，這是值得我羨慕的。一個始終如一的唯一的火球懸在我們的頭上，千百萬人看牠表現千百萬種不同的樣子，同一人看牠也表現千百種不同的樣子。牠可以寧靜着，因為人的精神代替牠運動了——于是我們四週的一切東西都在死一般的寧靜中，除掉我們的心靈外，沒有何物是活着的。

自然這種同一，這種一式一樣的恆久對於我們又是何等有利益。當內外的激動使我們長久顛沛流離的時候，當我們喪失自主的時候，我們發見自然還是始終如一，我們是在自然之中。當我們在生活中奔走逃亡的時候，我們將每一種享樂的志願，將浮生中的每種形態放在自然的忠實的手中，當我們回來再向牠要求的時候，牠將我們所信托的東西好好交回給我們。我們必須將過去的歡樂很經濟地列入我們的財產之中，而不能將這種如過眼雲烟的寶貝交給這位萬古不變的朋友保管着，這是何等不幸。我們的全人格都是受牠之賜；因為牠明天如果在我們的面前發生變化，那麼，我們再找着我們的自我也是徒勞無功了。

可是任我的夢想將我迷着，因為我還能告訴你們以更好的事情。憶及你們復使我想到一切；想到一切，復使我憶及你們。唉，我從來未能和現在這樣自由這樣勇敢地在思想界中橫衝直撞，因為我的心靈具有一種特質，不致再陷入自取滅

亡的危險中。我知道再找着我的地方，恰在何處。

我的心靈現在常專注在將來的場面上；我們的生活業已開始，像現在一樣，而我作書也許是如此；但我知道你們在我的房中，卡洛里，你是在奏琴，洛特坐在你的旁邊作事，我從對着我懸掛的鏡中看見你們兩人。我將鋼筆放下，向你們活跳的心證明我獲得你們，世間沒有東西能使我從你們分離出來。我醒着，在意識中看見你們，明天再看見你們，于是又微微睡覺了。享樂只是由希望打消的，甜蜜的希望只是由實現打消的，而我們黃金一般的生活由天生成的這一對東西負着，便箭也似的飛過去了！

九月十日星期四晚上。

洛特致系勒書

我的親愛的，我有許多話要向你說，也從不會因此賸不出時間來。我們的信你現在當已考量過，我急欲和你談談。那種計畫我們恰也想到，你既寫出來了，使我十分歡喜。這是一種很顯著的同情。啊，我們的確是永不分離的，我們的心靈時常息息相通！

我的心愛的，你對於我的英勇的決斷所說的話，使我至為感動。你相信此舉能算作一種犧牲麼？啊，我對你懷抱如此深切的愛情，我有何物不能給你！我們當很美滿地度日。我絕不怕我對於失去婦女們的交接而有所惋惜。這種交接未嘗使我歡樂，我如不定要和她們同處，實所心願。她們中間的最大部分是很可憐，很褊狹，很愁苦，並很小器的，和她們接近，使我感受壓迫。至於我因無聊，想見她們，也是決不會有的事。因為我可以做事，並且還有些東西是可以學習的。——卡洛里如果不能即刻和我們同住，只要她高興，她可以每天來，只需八點鐘；柏爾衛慈

(Baldwin) 在起初幾年一定會友善些，當她恢復了康健，心身更加調和些，她便可以很舒適地度日……

十一月三十日晨。

系勒致洛特，連格菲爾德夫人書

仁慈的夫人，自一年多以來，我時常和自己爭論，我對於現在不復能制止的心事，是否應當很勇敢地向你自行承認。最可敬的女友，凡你的善良的心中曾替我說的話，現在請一起表現出來；我自己必須回憶你的每一個字——我會相信看出其中對我的善意，——以便此刻提起勇氣和希望。有好些時候是我的心中永不會忘記的，就是你竟不覺得我在你的家中是一個外人，似乎將我一起算在你的小孩子們中間。你當時在無意之中所說的話，你的心中一時的感動所給你的表現，是怎

樣深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上，我除掉稱爲你的兒子外，久已不存他念。你將那些表示替我變成充分快樂的真理，這是你力能做到的。

我將我生命的全部幸福交給你的手中。我愛小洛特——唉！我的口中時常這樣承認，這是你所熟知的。自從我到你家中的第一日起，小洛特可愛的形影不復離開我了。她的高貴而美麗的心兒，我已洞知了。在許多歡樂的時刻中，她以溫存體貼的心靈示我，面面俱到。在靜悄的奧妙的交接中——這是你自己常常可以作証見的——我的生命中最耐久的維繫物緊緊地纏繞着。只有小洛特能夠使我快樂，這種自信與日俱增。我也許當排斥這種印象，因爲小洛特是否能屬於我，我還沒有很大的把握。我曾經探試過，我曾經定下一種勉強的計畫，致引起我許多煩惱；然逃避自己最大的幸福，對着心之呼聲去爭持，這是不可能的。凡能夠壓倒我的希望的一切東西，在這長年中——這種熱烈的情緒正在我心中宣戰——我已考

察過，思量過，但我的心不予贊成。小洛特如果能因我的永久的愛情而快樂，最可敬的人，我如果能使你相信這一點，那麼，世間便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對於我的生活最高的幸福加以打擊了。我除掉慈母對女兒的幸福所表示的體貼的憂慮以外，別無所恐懼，如果愛情能夠使她快樂，她將因我而歡欣鼓舞。這就是我在小洛特的心中証驗出來的。

最親愛的母親——啊，請讓我對你用這個名稱，因為此名稱表現我心中的感情，和我對你的希望——你願將你所具有的最寶貴的東西信託在我的愛情上面麼？你願意由你的允許使我的志願——如果這志願也是你的女兒的，如果我倆聯合作此請求——實現麼？那我的感謝你，不止是像我普通感謝一個人的樣子。你對於你的孩子們的幸運是會感覺快樂的。我們的感謝是熱烈的，我們要使你的生活優美豐裕，並且對於你的愛情的惠予報以愛情。

你的意見如何？直到你對於我的志願決定時爲止，我不致再有所陳述。只
要你的心靈中沒有抵觸我的幸福的東西存在，外部便不會有什麼阻礙的。我期
望你對於我的全部幸福的決斷，是何等迫切，何等不自在！可是愛情會做你的引
導者，因此我懷着快樂的希望。我永遠是你的，永遠對你具有最誠實的敬畏與愛
情。

一七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于葉那 (Jena)。

穆查特致康斯坦測，韋柏書 (Mozart an Konstan-

ze Weber)

—

最可愛的最好的女友！這樣一個名稱，你將允許我加給你麼？我不復能做

你的朋友，你也不會再做我的朋友，然你不會十分恨我麼？你雖不願再和我結交，然我的朋友，你却不能禁止我爲你的好處設想一切，這是我已經成爲習慣的。你今天對我所說的話，請再加以考量。你已經三次拒絕我的求婚，（不注意我的一切請求，）並且當面向我說，你不願再和我有所交接。我對於失去心中所愛的對象不像你那樣毫不措意，我不能這樣急劇倉忙，毫無思慮，並不講道理地接受你的拒絕。到了這個地步，我還是萬分愛你。因此我再要求你對於這全部不幸事件的原因仔細考慮一下……

一七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于維也納。

二

……最親愛的妻子，我應當已經能夠接到你的一封信！我要是將我對於你的可愛的相片所有的舉動告訴你，你一定要大笑不止。例如當我將相片從套中抽出

來的時候，我卽說道：「祝你好，上帝，斯坦測！——祝你好，上帝，乖乖——小傢伙——當我將相片再放在套中的時候，我徐徐插入，口中總是說哪——哪——哪——哪！但說時是用着重式，這是此含義甚多的字所要求的，最後急說道：「夜安，好老鼠，好好睡罷！」——現在我相信無聊的東西（至少對於世人是如此的）已經寫完了；可是此事對於愛成一團的我們決不是無聊。——今天是我和你分離的第六天，上帝呀，我好像度過一年了。——你讀我的信一定很費神，因為我寫得快，又寫得不好。——再會，親愛的，唯一的——車子已備好了。——祝你好，永遠愛我，恰和我永遠愛你一樣！我以最體貼的心腸，向你接吻千百萬次，我永遠是你的溫存體貼可愛的丈夫。

一七八九年四月十三日晨七點鐘于居列斯登（Dresden）。

蘭康（卽後來的巴立伯爵夫人）致多瓦爾君書

[Marianne Lancon (die sp. tere Gräfin du Bar-
ry) an Herrn Duval]

我的親愛的朋友，我已經向你說過，現在再說一次：我的心中非常愛你。你固然也向我說過同樣的話，但在你的方面只是一時興到之言：在第一次享樂之後，你一定就不復思念我了。我開始認識世人。我願意將心中所想的告訴你，請注意一下：

我不願再做商店事務員，但想自身獲得一點自由自主，因此想找一個人能夠維持我的生活。我如果不愛你，我一定努力掙取你的金錢；一定向你說，你應當布置一個場面，替我租一間房子，買些家具；你既向我說過，你並非富有，那你即可取我做妻子。既不要你多費房租，也不要你多費酒席等項。唯一的費用就是我的生

計的維持和首飾，每月給我一百利賦 (Livre)，一切開支都夠了。我倆可以這樣快樂地度日，你再也不會抱怨被拒絕了。你如果愛我，請採納這種提議；你如果不愛我，那讓我們各尋各自的幸福去。日安，我很熱烈地擁抱你。

一七六一年四月六日。

法王路易十五致巴立伯爵夫人書 (König Lud-

wig XV an Gräfin du Barry)

你今晚即來，不要等到明天。我要向你說一點事，那是會使你歡喜的。日安，你要相信我是愛你的。

【一七六九年五月。】

巴立伯爵夫人致布立薩公爵書 (Gräfin du Par-
ry an den Herzog de Brissac)

我心中懷有一種死一般的恐懼。你的心地純潔，自可處之泰然，然這一點不足以使我不參加你的事件，我和你相距甚遠，不知道你的情形怎樣，你自己也許不知道你將怎樣。我派遣某某去打聽消息。我爲什麼不能在你的旁邊呢？我一定要安慰你。我相信，國會中如果還受理性與正義的支配，你用不着恐怖。自從你服務宮廷以來，你的舉止純潔，人家不能加你以何種罪名。

【一七八九年。】（按接信者正在羈押中。）

布立薩公爵致巴立伯爵夫人書

所。
今天早晨收到久爲我所心愛的人可愛的信。你將爲我最後的思想集中之
我發生嗟嘆；我爲什麼不和你同住在荒野之中呢？

市中至今還安靜。

密拉博致索妃，穆尼書 (Mirabeau an Sophie von

Mounier)

—

啊，我的女友，我已經收到了你的信，你的寶貴的信；我的乾枯的嘴唇向着信上
接吻，已有幾千次，同時我的心靈也在上面徘徊着。親愛的索妃，你所寫的一切東
西是何等自然，是何等動人；你怎樣識得你的體貼的朋友心中的途徑……我的唯
一的愛人，你的信形成我的全部快樂，然牠却又是悲慘的。我所要說的事你懂

待。我深知你除悲慘外不會有別種樣子；可是你——雖不是對於我的感情——對於我的思想似乎很不自在。……你是我的一切，是我的好友！我對於你的愛情，你的恆久不變，你的性情的體貼，和你的溫存的照顧，永遠不能夠懷疑，你不知道麼？我羨慕你，我也一樣敬畏你，你不知道麼？唉，我如果懷疑我的索妃，我能夠生存麼？親愛的朋友，我的信中如有些轉折使你覺得意義含糊，這只是因我怕偶有絲毫不小心的地方可以使你拋開此信；獲得你的消息是一種快樂，但我想到你也許不甚稱意，這樣一來，此快樂中又夾着毒質了……

你將我的小迦布利爾索妃 (Gabriel-Sophie) 的好消息告訴我，你是何等可愛！唉，我的朋友，她是我的心神的孩子，也一樣是我的血肉的孩子。……啊，我的朋友，自從你讓另一個你——這也是另一個我——出生以後，我的體貼心發展幾百倍了！愚蠢的婦人，向我說，她像我……我有點害怕。可是不然，我不害怕；我確實和道，她像

你完全像你。倘若我和亞多尼斯(Adonis)一樣漂亮，我也願意她只是像你……

*

*

*

*

一七七八年三月二十日。(按此信自獄中發出。)

二

致我的索妃。啊，我的親愛的索妃，一種永遠分手的時機來到了！愛情的幻想久已使我們盲目不見；可是自然不喪失牠的權力。痛苦的毒質已經徐徐地將你的朋友敗壞了；他會死了……啊，我的生存中不幸的半個人，誰將減輕你所受的可怕的打擊呢，你這種打擊比我行將在幾點鐘內所受的要可怕到一百倍！我丟開你，這是一種很痛苦的痛苦；但這種痛苦會和我的生命一齊終止。我這一顆心此時還受你的支配，但頃刻間無論在憂愁的面前也好，在愛情的面前也好，牠將不復感動了；可是你哭你的迎布利爾，爲日方長……啊，索妃，我是怎樣替你悲慘；我的

命運不是殘存在你之後，我固不像你一樣不幸啊。

可是你以為和我分手了麼？否，索妃，否，你的愛情送給我的可愛的孩子生存着。她的生存就是減輕我的損失，在可能的限度內，也是給你一種補償。她還只有你；只有你是她的母親，只有你是她的父親，你必須對她保持我倆心中的愛情。索妃，有多少義務是留待你來履行的，你於履行此等義務之後，將獲得好些安慰！

親愛的索妃，我的最愛的人，我心中的可意見，好好防備你自己，不要因失望的發作去侵犯愛情與自然。——在你的溫存體貼的熱情高漲之際，你常是向我發誓，我死之後，你決不苟且偷生……啊，我的心愛的，你當時做了母親麼？否，你沒有做母親；你現在如果相信為這種傲慢而可罰的誓言所拘束，那你一定也是一個可憐的愛人，和一個可罰的母親。

我所崇拜的索妃，凡我的女兒可以承繼的一切權利，我都囑咐給她；我將你的

照顧和體貼讓給她；當我對於我的愛人的勇氣及其聽從我最後熱烈的請求發生懷疑時，我一定是滿懷失望而死，因為生下一個女孩子而我不能有所盡力，因此缺點使母女都犧牲了。啊，索妃，一種如此體貼，純潔，和忠實的熱情在我死之時成爲重大悔恨和良心譴責的泉源你願意麼？我的愛人，活着罷；予以這種體貼的證據罷；你生存在世，好使我的女孩投入你的懷中，你好告訴她，她的父親本來是可以如何愛她的啊……

——我還要說什麼呢？我剛才確切勸你抵抗不幸之事，此刻又來擾亂你的心靈麼？我對於自己的情緒不信任，並且永遠終止於此了。啊，你要不斷地想念他，他臨死時口中還要念着你的名字，他以最體貼最忠實的愛情送給你，他對你的感情，在一生無一刻是不忠實的，甚至於在觀念上也沒有犯此毛病；他從你的體貼和——如果他可以說——感謝上要求你爲你的女兒——這也是他的女兒——的緣

故而生存着。

【一七七八年年底。】

索妃，穆尼致密拉博書

啊，我的好朋友，因你有轉圜的希望，你便又予我以生命了；這種希望確是很有根據，因為這是以列洛（Le Noir）君的善意為基礎的；我知道你不容易奉承自己，你不像我一樣，在同日之中看見你的希望的發生與消滅；因此我對這種希望具有最大的信仰心。啊，我的朋友，你將恢復自由，我們當再相見，這是真的麼？願其如此，我且已經享受我的四分之三的自由了。但我常是看見這種自由相距甚遠，恐怕惡生之心終久會佔勝利。我看見你在上次的信中對死是怎樣呼號，我看見死神在我們再行聚首之前，是怎樣輕輕地將我們分離了……
迦布利爾，翻閱至此，我

早已淚下如雨。一切的一切都在信中，你在由提博爾（Tribull）和我談話的託詞之下，向我說出好些悲慘的事情。我相信你確認我們不會再相見了；我，愈將信往下讀去，愈覺得每行都含有這種意思。唉，我自言自語道，迦布利爾時常向我說，他沒有不替我吃苦的，而今他喪失勇氣了！他不復能忍受痛苦；他現在似乎認橫死是最好的；有一次我要再活兩點鐘，我在失望的震動中向他叫道：「迦布利爾，怎麼樣，死去了，看不見你！」這種日子他已忘記了。當時他順從了！我的朋友向來，沒有改變過態度。他對於愛情未曾吝惜過任何種犧牲！他現在還能如此麼？對呀，他將爲我和我女兒的緣故而生存；我將以此爲禱，他是不會拒絕我的；因爲他從來沒有拒絕過我。我今天要向你哀求這唯一的恩典；然你已經允許我了。我的朋友，我們會再相見，我相信這一點，因爲是你告訴我的；凡你確切向我說的，我有什麼不相信！我們將再同享快樂的日子。我有一次向你說的話，你一定還記得，

就是：『我如果必須死去，那在我將我的朋友抱在我的懷中，按在我的心頭上之前，不當死去。唉，願在他的旁邊留一點鐘，於是死去！』——現在我仍舊是這樣說；可是現在我們必須共同生活着；因為我們要担负更重大的責任；我們必須爲我們的小孩的緣故而生存，她是我們的掌上珠，她是我們萬分珍愛的。

我的朋友，我一日知道你具有勇氣，我一日即不喪失勇氣；可是我矚見你沒有勇氣了，我如何保持得住我的勇氣呢？我在你的面前雖似乎很沮喪，然在世人耳目之前並非如此，有有些人是願意我更甚於此的。自得你的勸告後，我力求避免談及你，因爲一談及你，便引起我的心事，只是使痛苦增加了。可是垂頭喪氣麼！不，我覺得我並不垂頭喪氣；我的愛情和我的愛人是我的全部光榮。凡犧牲一切的人如相信他未曾盡過一點力，那他一定更犧牲一千倍。對呀，我和盧梭的黑露絲（Heloise）一同說：（可是在我讀此書之前，我已經說過並寫出過）與其使你

一刻懷疑我的愛情，毋寧使全世界知道我的愛情。我們的憂患已經使我們的結合和情感加倍發展了。啊，我們共同度過的日子是何等快樂而短促！我們的豐富感情如果使我們感受更多的痛苦，然牠給予一種結合的魔力，便使我們的勇氣增加了。我們是最不幸的人，我們將變成最幸運的人；然我們的愛情是用不着試驗的……

一七七八年十二月十日。

羅蘭夫人致博佐書 (Frau Roland an Léonard

Buzot)

我讀你的來信常是至再至三！我將牠緊按在心頭，並向牠的全身接吻。我不希望再有信了。我會從科列 (Chole) 夫人處打聽你的消息，沒有結果，又有！

次致書亞夫南 (Eyreux) 的列脫立 (Le Tellier) 君，想藉此使你獲得我的消息，可是郵政的聯絡又中斷了。

我不願直接寫信給你，因為你的大名足以使信被扣留，並且還可以使你受累。我是昂然自得地來到此間，願左袒一般擁護自由的人，並對於他們懷有好些希望。當我聽得下了二十二人的逮捕令時，我即叫道：『我的祖國滅亡了！』我在確實知道你逃走一事以前，抱着最痛苦的恐懼心，而對你發出的逮捕令更使我從新害怕。他們因你具有勇氣，才出此惡劣手段；自我知道你在卡爾頑多 (Calvados) 以後，我又歸於安靜了。我的朋友，在你的高貴的努力中繼續進行罷。布洛托斯 (Brutus) 在菲力辟 (Philippi) 的戰爭中心中疑惑起來，以為當時拯救羅馬是太早了。當一個共和主義者一息尚存，當他還有自由，還有勇氣，他必須並且可以勉為有用之人。法蘭西的南部是你的藏身地，並且將為一般有主義的人的避難所。

你的眼光必須注在該處，你的脚步必須走入該處。你必須住在該處，以便對你的同志服務，對你的美德加以砥礪。

我自己知道靜待正義的回復，或是成爲專制政治最後暴行的犧牲品，我的例子是不會沒有用處的。我如果對於何事有所恐懼，那就只是怕你爲着我的緣故，毫無思慮地空費氣力。

我的朋友！你如果拯救我們的祖國，那也就是爲我的幸福而努力。當我知道你對於祖國的服務是有結果時，我死且瞑目。舉凡死，痛苦，和憂患，我視若無物，因爲我是從此中生長出來的。你不要擔心，我活到最後的時刻，一點也不會陷於無聊的激昂的紛擾中……

不要擔心啊！我們不求對得住彼此所發生的感情，如此便不致於覺得不幸了。我的朋友，祝你好，我的最愛的，祝你好！

一七九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按此信自獄中發出。）

德斯蒙林致其夫人盧息爾書（Camille Desmoulins）

l'ins an seine Frau Lucile）

我的信的附本，你也許沒有收到。

酣睡已經把我的憂愁驅走了。當一個人一經睡覺，他沒有身羈囹圄的感覺，他是自由的。上天對於我發了慈悲心。在一瞬之前我猶於夢中見着你，我接連地擁抱你們，擁抱荷拉慈（Horaz）和達洛（Daronne）。我們的小孩子喪失一只眼睛，我看見他的面上纏有一根繃帶。我在痛苦的面前驚醒了。我發見自己的身上是鎖鍊子鎖着。天亮了。我的洛洛特（Lolotte）我不復見着你了，不能聽見你說話了，因為你和你的母親本來是向我說話，而荷拉慈不知有愛傷之情，一聲

聲喚『爸爸，爸爸！』啊，可怕的東西剝奪我聽此等話的快感了，剝奪我看看你的快感了，並剝奪我取樂的快感了。這樣在夢中和你相聚是我的唯一的野心，也是我的唯一的計策。現在此路既是不通，我於是提起神來，以爲至少可以和你在中談話。我將窗戶打開，而我的寂寞之感，以及這分離我的可怕的鐵欄柵忽襲擊我的思想，將我所有的心靈力都破壞了。我不禁涕泗滂沱，咨嗟太息，並且從我的墳墓中叫道：『盧息爾，盧息爾，我親愛的盧息爾，你在何處？你的頭從前靠着你的可憐的洛易（Low），你的頭此刻何在？你的兩臂從前抱着我，使貼近你，你的兩臂此刻何在？你的頸，你的腳，你的嘴又何在？』啊，昨天，昨天是何等的一種別離！在我們別離的每一瞬息中，我覺得我的心靈是怎樣離開我而送到你的身上。卽致命的打擊也不復能將此心靈從其肉體分離出來。昨天我有一個時刻痛苦到萬分，當我看見你的母親在園中的時候，我覺得我的心是怎樣破碎了。一種自然

的動作使我看見鐵欄柵卽雙膝跪下，表示反抗。我將雙手合攏來，好像是向她——我知道她是不斷地向你嗟嘆的——求得同情。昨天我在她的手帕和她所放下的面帕上看出她的痛苦，因為她看見我被逮捕，她是不能忍受的。當她再來的時候，讓她靠近你一點，我可以更清晰地看你們，我相信這沒有什麼危險……

我在我的小屋中發見一個罅隙。我將耳朵接在上面聽去，覺得有一種嘆息聲。我大膽說了幾句話，聽見一個受害的病人的聲音。他問我的姓名，我卽以實相告。「我的天呀！」他這樣叫了一聲之後，跌到自己的鋪上去了。他接着又說：「我是德格拉笛（Fabre d'Églantine）。可是你也在此麼？」反革命是達到頂點了麼？我們不敢多交談，一則免引起心中的憤恨，在無形中奪去我們很小的一點安慰，二則免使人聽見，將我們分離，嚴加看管。愛人，你不懂得什麼叫做居於黑暗中，什麼叫做不識事情的緣由，什麼叫做不加審問，什麼叫做沒有一張半頁

的報看。這就是生而死，或者就是在棺材裏面活着。有人說，自問無罪，心神是安逸的，勇氣是充足的。啊，我的親愛的盧息爾，倘若人是上帝，這種說法即係真理。

在這個時刻，革命裁判所的委員們來問我是否陰謀反抗共和國。這是何等可笑啊！最純潔的共和主義怎能加以誣蔑呢。我看到自己要遭遇什麼命運。我的親愛的盧息爾，我的洛洛特，我的好洛易，祝你好，並向我的父親請安！寫封信給他罷。你在我的身上看見人類野蠻和忘恩的一個例子。你看，我的恐懼是有根據的，我的預言每次都是對的。可是我的生命最後的一刻也沒有污辱你。我是一個賢妻的丈夫，我是一個好丈夫，是一個好兒子，並且還是一個好父親。我的兄弟們爲共和國而死，我現在也要跟着他們去了。我確信一切道義的，自由的和真理的朋友對於我表示敬意與同情。我死時爲三十四歲，然五年以來我穿過革命中許多羊腸鳥道，絕壁懸崖，而仍然獨存，這寧非怪事。我安安靜靜高枕在我的

無數著作上，至於此等作品是對於沒有受過聖香斯特（St. James）的斧頭的同胞表示人類的博愛，表示使他們自由和快樂的志願。我眼見幾乎一切人都醉心於權力，一切人都和息拉柯斯（Syracus）的帝安尼斯（Dionys）同聲說道：『專制政治是一種美麗的恩物。』無人安慰的寡婦，只有你當稍稱意，因為你的不幸的卡密爾（Camille）的墓碑銘是更榮耀些，那是卡托（Cato）和布洛托斯的墓碑銘，是謀殺專制者的墓碑銘。我的親愛的盧息爾，我生成是個詩人，並且生成是個不幸人的保護者。在四年以前一個生下十個小孩的母親找不到律師，我替她辯護，一連好幾夜。有一次我的父親一件大訴訟已經失敗了，我突然出現於現今要殺害我的陪審官這同一案前，使審判官驚訝不置。我那情至理順的言詞知道怎樣去打動他們，而我父親曾經敗訴的案件又由我贏轉來了。我就是這樣的一個策士。我從未做過其他的陰謀家。我是生成來使你快樂的，生成來為我倆，以及你

的母親，我的父親，和幾個親信朋友，創造一個乾坤的。我所做的夢是聖辟爾（St. Pierre）之夢。我夢想一個共和國，——這是一切人所抱的偶像——我不能想到人類竟如此無道，如此殘酷。因我的著作中對於同志們有些戲謔的話，遂不念及我許多的勞績，我實不解。我因這種戲謔並因對於不幸的丹頓（Danton）有一種友誼，而被犧牲，這是無容隱諱的。我這樣繼丹頓和菲方白（Phépeaux）而死，謝謝我的兇手。我的同志們，我的朋友們，以及『山嶽黨』（Der Bergs）全黨（除少數人外）從前鼓舞我，慶祝我，向我接吻，向我握手，現在畏葸不前，聽我們陷入苦境中。那些向我說許多道理的人，甚至於那些排斥我的報紙的人，無有能真正認我為陰謀家的。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既已無人擁護，我們只好以最後的共和主義者的資格而死，倘若沒有斷頭台，我們應和卡托一樣引劍自裁呀。

【一七九四年四月一日】晨五點鐘。

哥德致禪恩科蒲夫書 (Goethe an Käthchen Schön-

Kopf)

我的最親愛的女友，你仍舊是這樣活潑這樣惡作劇，你的信中含有好些可愛的刻薄的東西，你十分巧妙地從不對的方面指出好的事體，十分無情地取笑一個愁悶人，十分不憐憫地嘲弄一個訴苦者；密拉 (Mina) 的鄉人還能有別樣的寫法麼？

你的回信來得這樣快，誠出意料之外，令我感謝不置，此後在你快樂之時，請一念遠人，有暇時還要寫信給我；你的活潑無論是怎樣輕浮，你的談諧無論是怎樣刻薄，我一見即快樂極了。

*

*

*

*

一七六八年十一月一日于佛耶克佛 (Frankfurt)。

斯台夫人致哥德書 (Frau von Stein an Goethe)

我對於世界已不聞不問了，現在重感得興味，實因你的緣故重感得興味。我的良心自加譴責；我覺得我對於自己和對於你是在預備着痛苦。在半年以前我預備死去，但現在不復作此想了。

一七七六年二月底。

哥德致斯台夫人書

一

你的形影對於我的心發生一種奇異的效能。我說不出是怎樣一回事！我

人好，但又十分悲慘。昨天一點東西也沒有寫作。
雄偉的巖石上，也作不出什麼，於是信手寫給你道：

我坐在衛瑟列本 (Wieschen)

唉，你對我，我對你，

情形究竟怎樣！

否，否，其實

我也用不着懷疑了。

唉，當你在時，

我想不要愛你，

但當你遠離時，

我覺得非常愛你。

*

*

*

*

一七七六年八月八日于伊爾曼蘭 (Ilmanau)。

二

親愛的洛特，不久我就會再來到你的旁邊，因為我的生存不復支持，我明白覺得沒有你即忍受不住了……

親愛的洛特，你是我自己生存中的半個人，到現在我才明明白白看出來：我不是單獨整個的人，也不是獨立的人。我的一切弱點要靠你匡正，我的軟弱的方面要靠你保護，我的罅隙要靠你補綴。我現在和你天各一方，我的情形便奇怪到萬分了。在一方面我武裝起來，非常堅固，在另一方面便和一個蛋一樣，因為我忘記配上武裝，是急需你的保護的。我完全隸屬於你，這使我何等歡喜啊。我希望即刻再見着你。

我愛你的一切，而你的一切使我更愛你。

你在確荷柏格 (Kochberg) 處理家政的熱心，斯台已經很快樂地告訴我了，因此使我愈加傾向你，並且請你讓我看看你內部寶貴的活動的心靈。洛特，無論何事物能使你發生興味，但你愛我要超過一切事物之上！

一七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于埃孫拉哈 (Ersnach)。

三

我的最好的，你的愛人遠去他邦，你不要憂愁煩惱；他將使你恢復原狀，較前更好並且更快樂。我的日記寫至衛列笛 (Venedig) 為止，我望日記快些好好寄來，從衛列笛到此間還有一些特點，而『伊菲根尼』 (Iphigénie) 應在其內；我要從此處着手繼續作日記，但却又不行。在遊歷中儘力之所能及，倉卒收集些材料，每日總有一點，就是思索和評判，也是急急忙忙的……

*

*

*

*

羅馬是一種特別而複雜的對象，非短時間所能看得清楚的；要正確觀察，須有三年工夫。提施擺（Tischbein）在此處住得很久，我在短時期中似乎獲得一點東西，這是由于他的指示，否則我是不會通曉，不會領略的；然我預先即覺得我離去羅馬後，還願轉來。可是此處最偉大的東西和我首先感覺到的東西是：凡具有眼光而經意觀察此地的人必定領略一種堅實（Solidität）的觀念，這種觀念在他的心目中必定從沒有一點活現的。這一點至少對於我是如此，因為我對於世間一切事物從沒有像在此處一樣估計得如此正確。將來和你談論此等事，會有何等樂趣啊。

現在我很想接到你一封信，並將時常寫信給你……

*

*

*

*

一七八六年十一月七日子羅馬。

四

至今還沒有接到你的信，好像你是故意不肯執筆，然我也只好忍受，我暗中想道：我可有過例子在前，我可教過她勿執筆寫信，但我教人來害自己的事，這不是第一次了。

*

*

*

*

一七八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五

你的信畢竟來了，謝謝你！信中含着痛苦，讓我暫時忘記一下。我的愛人！我的愛人！我卑躬屈節地要求你，要使我容易回轉到你的面前，不致永遠漂泊在遠方。我有對你不起的地方，請你慷慨大度地原諒我，並給我一些安慰。你的生活怎樣，你的康健怎樣，你愛我怎樣，請常常告訴我，並多多告訴我。在下次信中關於

我的旅行計畫，我將報告你，我所決定的是什麼，並望上天使牠成功。只是請你不要視我爲和你分離了，我對於你所失的東西，我對於我在此處的關係所失的東西，世間無物能夠補償。惟願我具有大力量很勇敢地忍受一切拂逆之事……請代向斯台和亞斯特 (Ernst) 問好，並謝謝佛利村 (Fritzen) 的致書垂問，他應時常寫信給我，他所要求的東西，我已着手替他徵集，他當獲得此物，並且比他所要求的爲多。

你患病，並且還是因我的過失而患病，使我心中非常憂慮，我簡直向你說不出來。請原諒我，我和自己作殊死戰，真沒有言語能形容我心中的經過。這一個勛斗使我和自己一致了。我的愛人呀！我的愛人呀！

一七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哥德致瓦爾皮斯書 (Goethe an Christiane Vul-

pius)

我已經寫過許多小信件給你，不知道何時得次第達到你的手中。要將書頁編起號碼，實令人討厭，然我現正開始做這種工作。你又聽見說我很康健，你知道我是誠心愛你的。惟願你此刻在我的旁邊！到處有寬牀大被，你不應當和常在家中所表現的一樣，抱怨自己。唉！我的小愛人！除掉相聚一處外，世間再也沒有更好的事。當我們再相聚時，我們總要這樣說。請思索一下！我們很靠近卡潘 (Champagne) 竟尋不出一杯好酒。關於那婦女計畫，只要我的小愛人經營廚房和地下室，就會有進步的。

請你做一個好的家庭庫藏司，替我預備一個雅緻的住宅。小心照顧你的嬰

兒，用愛情營養我的心身。

請用愛情營養我的心身呀！我的思想有時免不了妬忌，我以為你也許更愛另一個，因為我看見許多男子比我漂亮些，可愛些。你務必不找這些男子，你務必認我為最好的，因為我愛你到發狂了，除你以外，我一無所愛。我對你常作些混雜的夢，然我們總是互相愛的。但願長久如此！

我已經向我的母親訂了兩套墊被和羽毛枕及其他好的東西。你只要將我們的小屋子弄得齊齊整整的，其他的屋子當已料理好了。在巴黎什麼東西都有，在佛郎克佛僅有一個第二等的猶太零售鋪。今天送去一小籃，內裝有酒類，又送去一包糖果。家用的東西常有送去的。你只要以愛情營養我，做一個忠實的孩子，其他一切是易辦的。我如果沒有擒住你的心，其他一切於我有什麼用處？現在我已擒住了你的心，我要好好地保持牠。因此我是你的。代我向你的小孩接

吻，向邁耶（Meyern）問好，並且愛我勿衰。

一七九二年九月十日于爾登（Varden）。

拿破崙致爵色順博哈列書（Napoleon an Josephine Peutharnais）

—

我所崇拜的女友，我剛才收到你的信。此信使我滿心歡悅，你將你的康健狀況報告我，如此費神，我是千謝萬謝。你今天將更好些，因為我確信你已康健了。我方勸你騎馬馳騁原野；此舉對於你的康健一定大有效驗。

自從作別以來，我總是愁眉不展。只有在你的面前我才快樂。我不斷地想念你的接吻，你的眼淚，和你的熱烈的妬忌心，並世無雙的爵色順的魔力總是從新

燃燒着我的心中和意識中飛騰萬丈的情火。我究竟何時能拋開一切煩惱，事業，將我的全部時間和你共同度過呢？我何時能夠不做別的事，專門來愛你，專門想念這種幸福，並且向你說明，向你証實呢？我將我的馬送給你，並希望你能夠即刻跟我來。

在好些時候以前，我相信我愛你，但自從我再見着你以後，我愛你更加一千倍。我自認識你以來，崇拜你的程度，與日俱增；這就足以證明布魯依（La Bruyères）一見面即發生愛情那個原則是何等荒謬。一切事物在自然中自有其軌道，並且自有其不同的升漲度。唉！請你讓我至少也看一看你的一些缺點！惟願你沒有這樣美，沒有這樣豔，沒有這樣體貼，沒有這樣賢淑。惟願你永不要妬忌，永不要哭。你的眼淚使我喪失一切理性，使我激昂起來了。不講別的，僅就一種思想一種觀念而論，牠們如果不是屬於你的，如果不是和你有關係的，我即沒有力量具有此思

想此觀念，你要相信這一點。

你好好休養一下。快些恢復原狀。速來我這裏，庶幾在我們死去之前，我們至少可以說：我們是快樂了許多天！

【一七九六年七月十七日】晚九時于麻密羅洛（Marmirolo）。

二

我的親愛的朋友，我寫給你的信很多；但你寫給我的信很少。你不懷善意，你是可恨，頂可恨，你又輕浮。欺騙一個可憐的丈夫，欺騙一個體貼的情人，是不忠實！因為他遠處他方，他應當喪失他的權利，受工作，奮鬥和煩惱的壓迫而倒台麼？他如沒有他的爵色順，沒有她的愛情的保證，在世間上還有何物使他介懷啊？他還要幹什麼啊？

我們昨天打了一個血肉橫飛的仗；敵人損兵折將，却不在少數，他們是大敗而

特敗。我們將他們的曼丘亞 (Mantua) 前城奪取來了。

我所崇拜的爵色順，祝你好；在此等夜間有一夜開門竟嗷然發聲，好像是在一個妬忌者的面前一樣，我要投入你的懷中。給你一千次親密的接吻。

一七九六年九月十七日于維羅拉 (Verona)。

三

我已經接到你的信了，你對於我所說婦女的壞處，似乎很不以為然，其實我最恨陰謀詭計的婦女，我習于和善良，溫存，並寬恕的婦女相往還；此等婦女是我所愛的。她們如果使我敗壞了，那不是我的過錯，但是你的過錯。此外，你將看見我對於一個表現溫柔而和善的婦人，也是很和善的，此人即哈慈費爾德 (Hatzfeld) 夫人。當我將她的丈夫的信給她看的時候，她具一種深深的感情，歉獻不置，這是很自然的，她說：『唉，對呀，這是他的手筆！』當她讀此信時，她的聲調印入我的心

靈中她使我憂愁起來了。我向她說：『夫人，現在將此信投入火中；我當不復有力量懲罰你的丈夫了。』她將信燒掉，似乎是很快樂的樣子，她的丈夫自此時起也是完全安靜的；然兩點鐘以後，他是喪失了。你看，我愛善良的，誠實的，溫和的婦女；然我所愛的也只是這些和你相等的女人。

我的朋友，祝你好；我是康強的。

一八〇六年十一月六日。

四

我接到了你的信。你以為那些太太們應當和我有一種默契，你對於她們所說的事，我實不懂。我只愛我的善良的，執拗的，撒嬌的小爵色順，凡她所做的一切事都含有一點迷人心竅的東西在內；因為除掉她妬忌的時候，她總是活潑無比的；然在妬忌時，她是一個真正的惡魔。可是讓我們再講那些太太們！我如果和她

們中間的一人有什麼往來，那我確切告訴你，她至少必須和美麗的玫瑰花芽一樣。現在你所講的太太們中有這樣的人麼？

我希望，除掉會與我同餐的人外，你萬不要和其他人等共食；這種標準也可應用于你的交際上，萬不要在馬爾墨桑宮（Malmison）接待使臣和外人。

你如果不如此做去，你一定使我很不高興。總之，凡我不認識的人以及我在家時不會到你那裏來的人，不要大招待。

我的朋友，祝你好！

我完全是你的。

一八〇七年五月十日。

五

我的女友，普魯士王后昨天在我這裏用膳。我要防備她，因為她想使我對她

的夫君再允許一些條件；我待她優禮有加，然我保持我的政策。當可能的時候，我一定告訴你一些零星事件，只是不能很詳盡的。當你接到此信時，對普俄兩國的和約或已簽字，而希浪尼穆斯（Hieronimus）爲威斯特華倫（Westfalen）王一事（人口三百萬）也許已被承認了。此等消息只是報告你的，不要公布出來。我的朋友，祝你好；我愛你，並願意知道你的一切。

一八〇七年七月七日。

爵色順皇后致拿破崙書

你還沒有忘記我，真是千謝萬謝。我的兒子剛才將你的書信帶給我。我是用何等熱忱來讀此信，並且費去許多時候；因爲其中的每一個字都耗費了我的眼淚，但這些眼淚是很甜蜜的。我重新找着我的心了，從此永不會再失掉的；此心保

持着我的感情，而感情就是生命自身，感情是只能和生命相終始的。

我十九日的信倘若使你不歡，我當失望；內中的一切說話我不能完全記憶，但我知道牠具有何等痛苦的感情；從此不復得到你的消息，這是一種苦楚。

我離馬爾墨桑宮時曾寫了一信給你。唉，自那時起我本來是可以時常寫信給你的！但是我感覺到你不肯執筆的原因，相信寫信未免是多事。但你的信對於我是一種鎮痛劑。願你快樂，願你獲得如分的快樂；這是我的心窩中的話。你也曾經給我快樂過，那是我十分敏捷地感覺到的；世間沒有一種東西對於我能和你的念舊的表現具有同等價值。

我的朋友，祝你好，我很體貼地感謝你，恰和我將永遠愛你一樣。

【一八七〇年四月于拿瓦拉 (Navarra) 〇】（按此信寫于離婚之後。）

拿破崙致馬麗·瓦列斯卡伯爵夫人書 (Napoleon

an Gräfin Marie Walewska)

—

人的一生命中有些時候，因地位太高，千鈞的擔子便加在他的肩上。現在我感覺到這一點非常痛苦。一顆充滿愛情的心兒對你是五體投地般傾倒的，牠在高度麻木的狀態中要制止牠最熱烈的願望，牠怎能夠覺得滿意呢？啊！你如果願意：只有你可以將分離我們的障礙物除去。我的朋友多羅(Doro)將助一臂之力，可以減輕你的勞務。

啊！你來！你來！你的一切志願是當實現的。你對於我的可憐的心如果具有同情，你的祖國當更爲我所珍視！

【一八〇七年一月于華沙（Warschau）】

一

馬麗，我的甜蜜的馬麗，我的最初的思想是屬於你！我的第一種願望是再和你相見。你會再來，這不是真的麼？你已經以此許我了。如果不然，那麼會飛到你那裏去。我將於午刻見你。那位朋友是這樣說。我懇切地要求你接待此鳥；牠當爲我們的感情秘密的傳達者。既已避去世人耳目，我們又可互相了解。當我的手放在我的心時，你於是就知道這完全是對你的舉動，你將你的花冠戴在頭上，作爲回答。我的豔麗的馬麗，你要愛我，惟願你的手永不離開那花冠！

【一八〇七年一月于華沙】

拿破崙致馬麗，路易斯公爵夫人書（Napoleon an

Erzherzogin Marie Luise)

仁愛的姊妹，我請求你由婚姻結合攏來，竟得到允許，這是你的父王陛下重視我的一種很寶貴的証據。至于你自己允許這種結合，使我充滿了最誠懇的歡樂，並且使我的全部生命將臻優美之境，這是我知道珍視，以至于無涯的。我我不能忍耐的心理，期望簽訂這種結合的時刻快些來到。我的最高的努力是在婚姻中使你快樂。就這一方面講，我的身體既和你的堅固地結合在一塊，所以我的志願便愈加真誠了。我已經請我的全權專使紐卡脫爾（Neuchâtel）親王將我的相片送給你，請你視此相片為我心中對你一往情深的表現。

【一八一〇年二月于拉博依（Rambouillet）。】

拿破崙致馬麗·路易斯皇后書

夫人和親愛的朋友，我已接到你的來信，你在信中說，當你還在牀上時，你已接見那位大臣。我希望當你睡在牀上時，不要在任何情形與口實之下接見任何人。此等舉動只有超過三十歲的太太們才是可行的。

一八一三年六月七日于海蘭（Hainan）。

邦拿帕特致列卡密夫人書（Lucian Bonaparte an

Madame Récamier）

約里達（Julietta）羅密阿（Romeo）寫信給你；你如果不願意讀此信，是你比你的父母更爲可怕，因爲他們的老爭端畢竟也和解了。這種可怕的爭鬧的確是

不會再出現的。

在幾天以前，我還只知道你的聲名，我在寺院和宴會中，有時看見你，我曉得你是最美的；千萬人異口同聲反覆讚揚你的榮譽，可是這種聲譽，這種魔力，起初襲擊我而沒有使我入迷……你的專制的和平（Friede Ihrer Tyrannei）爲什麼使我降服了？和平嗎？現在牠只統治了我們的火爐，但在我的心中牠是紛亂的……

自此以後，我再見着你。愛情似乎是向我微微地笑着……我和你獨坐在一條圓形橋上，我說話，我相信聽見一種嘆息聲從你的胸中發出……

啊，約里達，沒有愛情的生命只是一種長久的眠睡。最美麗的婦女也必定有所感覺。那將爲你的心腹朋友的人真是三生有幸的！

一七九九年七月二十七日于維列笛格（Venedig）。

史特爾夫人致康斯坦特書 (Madame de Staël an

Benjamin Constant)

親愛的朋友！當你頭上的天使我從墳坑中爬起來的時候，你徂爲我慶幸。自我的父親死後，我不復能忍受你的……我將跟着這個爲你所愛的，和可欽佩的人而去，以一顆赤心在該處等待你，這一顆心兒是會爲上帝所原宥的，因爲此心已經有多量愛情了。你對於我的小孩子們操心！在你當給他們看的一封信中，我叫他們愛你，因爲你是他們的母親十分心愛的人。唉，『愛』這個字是我們的命運，這是指來世的！我父親的創造主是一個仁者。我的朋友，你向他祈禱，死者和生者間的關連是由他成立的。你知道，佛卡爾特 (Foucault) 君在馬托立路 (Rue de Mehurin) 替拉沙 (Nassau) 夫人所買的一所房子，於我們同意之後，即屬於

我們兩人，其所附的條件是租金應歸你，你去世之後，資本應歸我的女兒。你如果要將房子出賣，所得的金錢必須妥爲存放，然在你生時利息仍舊歸你。親愛的邊耶明，祝你好，我希望，當我死了，你至少會接近我。唉，我沒有使我的父親瞑目於九泉之下，你能使我瞑目麼？

一八〇四年八月十日。

康斯坦特致列卡密夫人書 (Benjamin Constant
an Madame Recamier)

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麼？ 這一天晚上是什麼？

這一天晚上自我看來是從早晨五點鐘開始的！ 明天，那就是今天。 謝謝上帝，昨天已是過去了。 我將於九點鐘來看你，人家會向我說，你不在家。

我將於十點至一點之間再來；我又會聽見說你不在家麼？

凡我將受的痛苦，我預先嘗着。我賭個東道，你不會相信我這一點。因為你不認識我。我具有一個神秘之點。這一點如果沒有被觸動，我的心靈即伏着不動。這一點如果被攻擊，於是一切都決定了。也許還有些時候。

我固然只想念你，但我也許起而相鬥。兩天以來，除你外我一無所見。全部的過去，你的全部的魔力，為我向來所敬畏，現在都攢集在我的心內了。當我寫此信給你時，我真正幾乎不能呼吸了……

今天晚上！我的上帝呀，你如果不是一個最冷淡的婦女，你為甚還要使我受痛苦！戀愛就叫做受痛苦（*Lieben heisst leiden*）。戀愛也是生活，自許多時候以來，我未曾生活着。

再說一次，今天晚上！或者我從來沒有這樣活潑地生活過！

一八四四年九月三日。

奈爾遜致其夫人書 (Lord Nelson an seine Frau)

我的親愛的范妮 (Fanny)，我的一切事業倘若用公文宣布出來，那在全部戰爭中，不會有兩個星期白白過去而沒有我的報告……

人家雖妬忌我，但不能奪去我所得的信任；就是法國人也敬仰我；法國駐薦洛亞 (Genoa) 的公使對於要求發還好些被奪去的軍用品的通牒，給我一個答覆內中說：『先生，你的國家和我的一樣，生成是向一切民族來表示高貴精神和勇敢的例子的。』我還要述及另一故事，此舉不會引起我的虛榮；然你於此會得着樂趣。有一個人寄一封信給我，封面只寫：『薦洛亞，荷納提阿，奈爾遜。』問他怎樣能夠這樣寫法，他在一個大羣衆中回答道：『先生，在全世界中只有一個唯一的奈爾遜』

呀！那信即刻就交到了。薦洛亞人的全部商業由我截斷了，然他們愛我敬我，官民都是如此。如果有人怕他的船被扣留，他來要求我說話；我即給他一張券，或是說：『好，』他便滿意了。在全部意大利人都知道我。無論在何國，我的名字再也不會被忘記的。這就是我的國家公文……

你問，我幾時回家？我相信，我們和西班牙或是開始成立一種體面的和約，或是開始宣戰，牠可以將我們的艦隊逐出地中海，——誰又知道，當我開船時，不是回來，只剩下半個先令。幾天以前，格拉蘭斯公爵（Herzog von Clarence）致書給我，表示永久不變的友誼。

敬對我的父親致最體貼的愛，你的最忠實的丈夫荷納提阿·奈爾遜。

一七九六年八月二日于利活洛（Livorno）。

奈爾遜致漢密爾頓夫人書 (Nelson an Lady

Hamilton)

我的最親愛最被愛的亞馬 (Emma) 最親愛的心腹朋友！我已經獲得表徵，敵人的聯合艦隊要開出海灣。此時風很小，我希望明天才遇着牠們。惟願上帝使我在戰爭中獲到勝利，不致枉費氣力；無論如何，我總要留神，使我的名字對於爲我愛若生命的你和荷納提恩 (Horatio) 永遠是寶貴的，我在戰前所寫最後的信，如果要達到你的手中，我希望上帝仍使我生存，以便我於戰後寫完此信。願上天對於你替奈爾遜和布浪特 (Bronte) 的祈禱，予以垂佑！

十月二十日早晨我們靠近海峽之口，然風還沒有十分轉向西吹，使聯合艦隊得圍着居拉化爾加 (Trafalgar) 的沙岸航行。我們估計牠們的數目約四十艘

有帆的戰艦，依我的意見，內有裝礮七十四門以上的戰艦（*Linienfische*）三十四艘，有二座礮台的戰艦（*Fregatte*）六艘。內中一部分今朝早晨由卡笛克思（*Ka-pi*）燈塔照耀出來了，但風吹得甚寒冷，天氣又不好，我相信牠們在夜晚之前將駛進海灣。惟願萬能的上帝予我們以勝利，使我們有媾和的可能！

一八〇五年十月十九日午後于維克多利號（*Victoria*）船上，距卡笛克思十六哩。

【此信未寫完的信于居拉化爾加戰後發見于奈爾遜的書桌上。】

普魯士王后路易斯致威廉第二書（*Königin Lu-
ise von Preussen an Friedrich Wilhelm III.*）

你在頃刻之間寫一封這樣詳盡的信給我，必定把你的腦漿都絞盡了，我于此也明白認識你對於我的友誼是既深且摯了。我因為你的緣故，因為那件好事及

其目前結果的緣故，竟陷于一種不能以言語形容的狀況中。在你的信中有些節段直成瘋癲狀態，那種彼此相訪的不可捉摸的熱忱，我認爲是可以有的，但三位加冕的君主聚於提爾細特（Tierce）一事我實不懂牠的意義，也永不會懂得，我相信你將此事寫給我看，直是愚弄我。這是一樁不可能的事！

然我替你仔細『思量』的一點，是將你的一切力量用在這全部事件上，凡可以破壞你的獨立的事，即不用進行。此次不幸事件至少要給我們一種大教訓，我們『對於這種犧牲必須知道避免』，犧牲土地和犧牲自由比較一下，便不算一回事。拿破崙是可以將你的土地的半數奪去的，然你只要將隸屬於你的東西完全保守着，可以從事改革，替臣民謀幸福，並且實行聯邦政策，這是人世間的榮譽召你來擔任的，也是你的傾向使你向這一途走的。你如果不要走到奴隸境界的第一步，你如果不願取笑於全世界，那無論如何，不能夠犧牲哈登堡（Hardenberg）。

有兩種方法可以保持此地，望你不要疏忽；第一種方法是亞歷山大（Alexander）王對於敵人證明何者爲妥善，他因爲信念與友誼的緣故，是要替你進他的全部忠告；第二種方法是，親愛的朋友，當你一經準備好了，你自己很好說話。我站在你的地位上會向拿破崙說，他會好好看出，你對於他的要求很少能夠允許的，因爲一經允許，就無異將你的最好的臣民奪取去了；這好像你要求法國達列蘭（Talleyrand）的離職一樣，達氏對於他很盡職，但爲你所怨恨，不爲你所信任，因此他自己也看見你們完全是兩方對舞着。我特再追切要求你將你的一切精力運用在這事件上。我再申述一遍：犧牲土地和犧牲自由，犧牲高貴的行動比較，總說一句，和犧牲獨立的權力比較，算得什麼一回事啊？你將很不好地很可憐地屈服在拿破崙之下，而爲世界所訕笑。

大家不是想望一種普遍的和平麼？大家不是想能夠單獨拯救我們維持現

狀態？只有北歐洲的完全聯合，大家才能夠脫離奴隸的境遇，打破已經鑄成的命運。你時常對北德意志所表現的思想，現在必須爲北歐洲所採納。『全體爲個體，個體爲全體。』我對於這種提爾細特的聚會，很不信任：

我的親愛的朋友，再會，我離開你到何處去徘徊着。我們再見時情形怎樣呢？我恐怕比別離時更爲不幸，因爲我看見沒有何事比我的朋友更可憂慮，他的心中除掉愁苦，失望與死以外，別無他物。再會，願上帝賜你的福，願他保証我替你祈求的恩惠。祈禱使你強固起來，凡不離開上帝的人，上帝是不離開他的。你要抱有不屈不撓的精神，不當一味讓步，否則將有損于你的獨立。俄皇必定幫助你。保持哈登堡。再會，一千次再會啊！願上帝保佑你，恰和你的女友所心願的一樣。

一八〇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克萊斯特致威爾黑明·截格書 (Heinrich von

Kleist an Wilhelmine von Zenge)

—

威爾黑明，我對於將來結婚的幸福所允許的東西，現在報告給你聽。從前我不敢爲此，可是現在——啊，上帝呀！此舉使我何等歡樂！我將擇定你做我的配偶，你現在是能夠使我快樂的——這是我的意識中替你所具的大理想。這種企圖是偉大的，其目的也是如此。凡爲我的未來狀況，留下來的每一個鐘頭，我都用在這種事業上。此事對於我的生命將予以新的吸引力，並且引導我倆迅速經過站在我們面前的試驗時期。我希望在五年之內，這種工作將告成功。我不怕已經擇定的配偶不在人世，將於天上去找她。我將於五年之內在人世間找着她，並且

用我的人世間的兩臂去擁抱她。

我對於百合花並不要求牠當和柚樹一樣在空中高張枝幹，對於斑鳩並不要求牠和鷹一樣執行一定的任務。我不要在細麻布上彫像，在大理石上繪畫。

我認識在我面前的材料，並且知道牠的用途。這是一種含有純金的礦石，除掉將金屬從石塊分離以外，別無他法。聲音，重量，和火中鍛鍊不受損傷諸點，這是牠從自然得來的，愛情的太陽將予牠以燦爛的光彩和鏗鏘的音調，我於冶金術的鍛鍊後，除掉在牠的光耀的玻璃平面所給予的光輝中取煖外，別無所事。

我自己覺得這種假借的言詞比起那使我勃勃有生氣的感覺，實在是乾燥無味。——啊，我如果能向你報告我心內燃燒着的烈火中一道光線！你如果領略那會由你構成一個完人的思想是怎樣鼓舞我的每一種生活力，怎樣發動我的每一種能力！你幾乎不會相信我了，但我常是一連幾點鐘，在窗戶中望着，在十個教堂

中走着，並且從各方面對這個城市觀察一遍，除掉一個唯一的相片以外，我在該處一無所見——威爾黑明，那相片就是你，在你的腳下有兩個小孩，在你的懷中還有第三個小孩，我聽見你怎樣教最小的說話，怎樣教第二個感覺，怎樣教大的思想，怎樣使一個的執拗變成有恆，怎樣使另一個的驕傲變成磊落，怎樣使第三個的怕羞變成謙遜，怎樣使他們大家的好奇心變成求知的渴念，怎樣用實例——沒有多說空話——去教他們以善行，怎樣將你自己的模樣指示給他們看，什麼是道德，道德是如何可愛。

威爾黑明，我找不到言語將此等感覺表現出來，這還奇怪麼？

啊，你要將下列一種思想當作一個金剛石的盾，放在胸前，就是：我是生成爲一個慈母的！其他每一種思想，其他每一種志願在這種堅不可摧的甲冑前都要迴避。如果不是這樣，世界那能獻給你一個目的而不是可鄙的啊？除掉培養高貴

的人以外，世界上沒有東西能夠予你以一種價值。你的神聖的努力應在這一方向！這就是世界能夠感謝你的唯一的所在。世界使你三十年來沒有用處，她必須自覺慚愧，然你不要離開了她！

凡生活中一切卑鄙的目的應加以蔑視！上述唯一的目的會把你提高起來，超過一切之上。你將在此中發見你的真正的幸福，至于其他一切都只能予你以暫時的享樂。這種唯一的目的將使你替自己取得敬仰，其他一切只能引起你的虛榮心；你一經達到目的，你將回顧少年時代而自覺滿意，不致和你的千萬不幸的同性一樣，在寂寞痛苦的時刻，因期望已往曇花一現的快樂而痛哭流淚。

親愛的威爾黑明，我並不要你停止修飾，停止參加遊樂會，停止跳舞；但我願意你的心靈中含有一種思想，就是除掉我們對着鏡子或在跳舞場中相視而笑以外，世間還有更高等的娛樂。

求內部的美麗這種感情，以及寂靜時意識的鏡子對我們所起的反映這種想像，都是使我們熱烈要求幸福的享樂。這種思想要陪着你到鏡子面前，陪着你在交際場，陪着你在跳舞廳。你對於時髦稍微犧牲一點，時髦要求青年女子這樣的犧牲並不是完全不對的，你從事修飾，要問一問鏡子，這種工作你是否達到目的？可是這一切你當快些弄完，以便即刻回到你的最高的目的上去。你降臨跳舞場，——可是當你從一種享樂轉來的時候，應當歡悅，至於這種享樂只有兩腳有分，此外如心與理解力完全沒有牠們生命的共鳴在內，而意識也立即完全消失了。你歡天喜地到交際場去，但你總要找出內中更好的和更高貴的東西，使你能夠得到一點益處——這是一生中不可一時一刻疏忽的。只要你懂得使事物發展，每一分鐘每一個人，每一種對象，都能給你一種有用的教訓——然下一次從這種對象可獲得更多的教訓。

讓我倆這樣手攜手地去達到我們的目的，每個首先達到他最近的目的，然後去達到我倆共同努力的最後目的。你的最近目的是培養你自己成一個母親，我的最近目的是培養我成一個國民，我們共同努力並互相保證的更遠的目的是愛情的幸福。

威爾黑明，我的未婚妻，我的未來的妻子，我的未來的孩子的母親，祝你夜安！

一八〇〇年十月十日于于慈堡（Wurzburg）。

二

親愛的威爾黑明，當新年的時候，我接到你最後的一封信，你以很大的誠意來打動我，叫我回到祖國，又以很體貼的態度，令我回憶你的父親的家中，回憶你的體弱，不能跟我往瑞士，你於是在末尾說道：『當你讀過這些之後，你願怎樣，即怎樣做！』我現在已經真正決定卜居此地，並且在我這一方面前已發出一批請求和

說明的信件，所以在一封新的信中也不要希望有更好的結果；我以為那些話既已表現得很明白，你自己用不着期望更多的攻擊，所以我免去此舉，不向你用書面說明不幸之事，可是據你最後的來信，我這種說明又成爲必要的了。

我大概永不回祖國了。你們女子多半不懂得德文中 *Heimweh* (野心) 這個字。只有在一個唯一的場合我才回國，就是我會經很愚蠢地以種種誇的步驟，激怒了一班人，我現在能符合這一班人的希望，我才回來。此事是可能的，但是不會出現的。總之，我如果不能很光榮地在祖國出現，我即永不在祖國出現。這是決定了的，因爲我的心靈的特質本來如此。

我擬在瑞士購買一種小產業，潘衛慈 (*Pannwitz*) 已經將我的全部財產的餘數寄給我，可是在我接收此項金錢八日之前，一種可惡的民衆暴動忽然使我喪失此財產了。你不願跟我住在瑞士，我現在開始視此爲一種幸運，我移居亞爾

(Aar) 一個島中一所寂寞的小房子內，無論願意與否，我現在必須從事文字工作，藉以餬口。

我如果還有幸運，這種文字工作得遷延下去，我的小小財產就全在於此，然在一年之內，我也許陷入赤貧的境遇中。我除掉和你共同擔負的煩惱外，本來還有其他憂慮，完全爲你所不知道的，我正在這種狀態中，而你的信來了，于是又引動我想起你，想起從前的幸福，于今却陷于黑暗悲慘之中了。

親愛的女郎，不要再寫信給我！我除掉抱着速死的志願外，別無他念了！

一八〇二年五月二十日于亞爾島的托恩 (Thun)。

克萊斯特致佛格爾書 (Kleist an Adolfine Hen-

riette Vogel)

我的小葉特 (Vertelien) 我的心肝，我的愛人，我的小斑鳩，我的生命，我的可愛的，甜蜜的生命，我的生命之光，我的一切，我的財產，我的宅第，農場，草原，和葡萄園，啊，我的生命的太陽，月和星，天和地，我的過去與未來，我的未婚妻，我的女郎，我的親愛的女友，我的最內層的，我的心血，我的腸胃，我的脖子，啊，最親愛的，我怎樣稱呼你呢？我的金童，我的珍珠，我的寶石，我的君主，我的女王，我的皇后。你，我的心中珍愛的愛人，我的最高的和至貴的，我的一切的一切，我的妻子，我的婚典，我的孩子們的洗禮，我的悲劇，我的千秋後的光榮。唉，你是我的更好的二我，是我的道德，我的功績，我的希望，我的罪過的赦免，我的未來與幸福，啊，小天女呀，我的天之驕子，我的辯護士，我的護衛的天使，我的天神，我是何等愛你啊！

一八一〇年秋節祭後 (Nach Michaelis) 于柏林。

普魯士路易斐笛南親王致泡靈衛色爾書 (Prinz

Louis Ferdinand von Preussen an Pauline

Wiesel)

親愛的泡靈，你收到我起初兩封信如此遲緩，是因我要將一首小詞和曾經允許給你的竹鷄送給你，故將信一起交驛馬車帶走。——讀了你的兩封信，使我很覺得快樂——惟願此等信是用更大的信任心寫就的，使我不致看出你對我的愛情還沒有完全滿足我的美滿的希望，我對你的愛情沒有完全醫好你的可愛的心，也沒有和我所希望的一樣，使你心中一切美麗的東西警醒而活潑起來。泡靈，這一切是會出現的，我們彼此相愛，將更安詳，將更快樂。我們必須完全互相信任，並且會完全互相信任——因為我永遠是你的，只有你能將我從你分離出來，但你必須時常

是坦白的，完全是坦白的。我的唯一的，我在上次信中向你說過，我愛你，我愛你的
一切，我因崇拜你，所以你的每種憤怒的流露，你的每種憤怒的表現，在形態上雖有
時令人莫明其妙，然牠是我所寶貴的，因為牠向我表示你的愛情，而此愛情是我的
最高的快樂，是我的唯一的幸福！只是此等情景，或所謂苦惱，使我對於你有點心
驚膽怯！還有一層，牠們將我心中一切美麗偉大的感情都嚇退了，影響所及，也將
你心中一切美麗偉大的感情嚇退了！此外真正的壞處還在你不將心中所苦惱
的事向我和盤托出，反從不相干的事出發，去發洩你的怒氣，於是愈鬧愈不快，因為
這種忿怒的發作，從不會使你的心地開展，心氣和平的。泡靈，親愛的泡靈，相信我
罷，相信我的無限的愛情罷！我想我們的質料是備具了，比在萊比錫時還要快樂
些——然必須加以改善。

當我收到了你的信，你的可愛的，神聖的信時，我滿懷着優美的神聖的愛情。

泡靈，如果我的信會是這樣感動了你，啊，你的確已經十倍地報酬我了——你的信還在我身邊——牠永不會離開我。你永遠如此愛我，我即快樂了！——你要知道我怎么生活麼？我的生活是簡單的，就平常人的意思講，是瑣屑的——這很難描寫——我于早晨七點鐘或是步行出外，或是騎馬出外——我不去視察園藝，即去打獵——一直到晚上九點鐘，還在原野沼澤中打竹鷄等類——回家後即就寢，疲倦極了，就高臥在牀上，也不到羅加慈（Rochin）那裏去，只是從不會不向泡靈致親愛仰慕之意至白數十次的！無一夜不有神聖的，怡情的觀念在我的胸中警醒着，只有我的泡靈給予此等觀念以一切魔力，她是此等觀念唯一的目標。六天以前我已寫信去請假，一經允許，我即往柏林，我的親愛的天神般的女友，異日——我于五日前已上奏君主——我到你那裏，和你握手談心。

維德爾致菲力濱·格立斯海書 (Albert von We-
dell an Philippine von Griesheim)

親愛的唯一的小菲力濱！我的卓絕的人兒，每日的遊歷把我們羈住了，我未能早日寫信給你，你也許要發脾氣，但是我們現在達到了目的地，我馬上履行我的約言；所以你對於此項遲延的書信，不要作出你前在公爵夫人處向我所說的那樣的結論。我現在不能和你親身交接，才真正感覺到對你是何等好啊；我無時無刻不思念你，此次遊歷雖令人十分爽心悅目，然每當歡樂之際，輒念及我們長久的分離，反使我苦惱起來。幾天之內，我們將往D城，於是轉赴巴黎。

你的一捲頭髮，我總不使他離開身邊，你的戒指我永遠帶在手上；最親愛的，我每當輕浮之際，觀此惠物，卽憶及你的臨別贈言，牠們竟成爲我的驅邪符了！我

回來後會告訴你許多故事，然我要免去親自陳述一切。——關於我們旅行的事，你可以從卡爾（Karl）得到詳細情形。——我們如另到一處地方，我即再寫信給你，可是我也必定寫得很清楚，使每個人都能夠翻閱。那位親王因為對亞爾（Al）姑娘的愛情，整天向我訴苦。——唉，我也有許多苦要訴啊！每一點鐘我總在想念你，我時常自問道，她現在幹什麼？她現在一定在某處某處麼？我特別喜歡回憶星期三日；我前在這一天看見你對我真好啊！這是我的唯一的志願，我力求不辜負牠。我現在送你一個簡單的戒指，請你當作如此愛你的亞爾伯的禮物收着；當我回來的時候，我希望能送你一點精美的東西；至于此次的小品送給你，不過是聊以將意，使你于念及我並回憶你的約言時，作為一種紀念品罷了。善良的女郎，你所知道的那篇祈禱文，我是每天虔誠誦讀的，我對上天替你致同一虔誠的志願。當可能的時候，請即寫信給我，但當完全隨你的意思為轉移，不必拘執。信面寫交

佛郎克佛我住的「英國宅第」我必須時時刻刻將此信拋棄，因為親王常是突然而來，他嚴禁我們向寬田（Cöthen）發信。親愛的小菲力濱，我的信寫得如此之壞，且完全沒有體裁，我想你一定能加以原諒，可是那四面的喧聲……【未完】

一八〇九年二月三日于佛郎克佛。

寬列爾致約哈拉，秘德曼書（Theodor Körner an

Johanna Bielermann）

最親愛的小哈！你昨天告訴我，說人家對於我在你家往來，紛紛議論你的可敬的母親雖不以爲意，然你殊不歡悅，因爲輿論對於一個女郎實有重大影響。我相信我的舉動永不會惹起是非，你也對我說過，你敬重我，我是值得你敬重的。——你如果相信我的訪問你是有礙衆人的耳目，親愛的小哈，你如果願意破壞我們美

麗的友誼關係——這種關係使我的心中非常歡樂，——那我也願意犧牲我的幸福的夢想，並努力去壓制一種感情，這種感情是可以成爲我的生命中禍患的。我們男子很少懂得，或永不懂得，一個人怎能夠因爲要合時宜去犧牲他的歡樂和安逸，時宜對於我們必須常是適可而止，不得有所侵犯，這是一種強健心靈的表現。我本來可以相信我具有更多的力量，但我也公然承認，我是軟弱的，我是從心的深處感動了。最親愛的女郎，你不要用一隻冰冷的手拋開我的命運，你至少要想一想，我在每一個時候寧願犧牲我自己的幸福，並且消滅向來對你表現真誠傾向的人的歡樂，是否即爲你的幸福所在，——你不要使我失望，不要奪去我對於婦女品性的信仰罷！

我很知道，在我的現今狀況之下，不能向你作真正結合的要求，所以我對於我的光明正大之舉而有這樣的犧牲。約哈拉，你現在要決定怎樣去支配你的體貼

的感情和你的美麗心靈的言語，我總是始終敬你愛你的。請以我的名義向你的可敬的母親，謝謝她始終不渝的友誼，請你也不要完全忘記了我！直至死為止，我總是你的

寬列爾 一八一〇年四月三日【于佛萊堡（Freiburg）】

布羽竭致其夫人書（Bücher an seine Frau）

—

親愛的小馬（Mädchen）！我昨天不能夠寫信。當時我很疲倦，但我的朋

友克萊斯圖（Gneisenau）已經寫信給你，說我很康健。我于十六日在萊比錫

前面末克（Möckern）村又和敵人打一仗，捉得俘虜四千名，大炮四十五尊。至

十九、二十日我們打了一個最大的仗，這是地球上前此所未有的：計有六十萬人被

此血肉相搏。我于下午兩點鐘以猛烈的攻擊取得萊比錫。撒克遜王和法國許多將軍都被擒。波蘭潘尼亞托夫斯基（Poniatowski）親王溺死了。我們並獲得大炮一百七十尊，俘虜四萬人。拿破崙業將他自己救起了，但他還沒有打出重圍。我的騎兵此刻又俘敵二千人。敵人全軍覆滅了。俄國皇帝在萊比錫公共市場上向我行接吻禮，並稱我為德意志的解放者。奧國皇帝也極力稱讚我，我的君王感謝我竟至滴下眼淚來了。君主既不復有勳章可以給我，特授我一把飾有金剛鑽的金劍，這是很有價值的。我此刻離佛利截（Friedrich）僅有十哩，現在一切都不復受拘束，你可以向佛利截通信，並且你們願意到何處，即可停留在何處。我向你們提出萊比錫。這是一處適意的地方，有人要炮燬此城，我却禁止投擲炸彈，因此拯救了萊比錫，你們如果來，將受人民的優待。你怎樣決定，即寫信告訴我。我將替你找一個好地方。我現統率軍隊由圖臨根（Thuringen）往威斯特華

倫，我的軍隊不久當到敏斯脫（Münster） 願上帝保佑你！我終身是你的。

一八一三年十月二十日于留村（Lunzen）。

二

親愛的夫人！大仗打過了。我昨日和拿破崙皇帝碰在一起。當步兵大隊開始戰鬥時，俄皇和我們的君主都來了。兩位君王將一切事件都委託我，他們自己作爲觀戰者。我于中午一點鐘向敵人取攻勢。此次仗火延至夜間，直到十點鐘我才驅逐拿破崙皇帝，使之離開他的一切陣地。六十尊大炮和三千名以上的俘虜都落入我的手中。死亡的數目也很大，因爲戰爭的劇烈達到最高度了。你可以想一想，兩位君王是怎樣感謝我。亞歷山大緊緊地握着我的手說道：『布羽竭，你今天把皇冠在你的一切勝利上穩定起來了，人們將祝你的福！』我疲倦到發暈了，于是一連睡五點鐘沒有醒過。今天早晨我必須再向敵人進攻，完全加以

驅逐。此刻拿氏向巴黎退走。我們步行追敵。他現在是否仍爲法國皇帝，尙難決定。他倘若仍保持着皇冠，那他必須視此爲我們君主手中的贈品。

我的四周的情況都很順利。牠們未曾受損傷，頗令人驚訝。你可以確切希望即刻有一種和平出現，我渴望再見着你。請將這種大談判告訴我的許多熟人和善良的布列斯蘭人（Breislauer）。我的手發顫，我不能再寫了。但我很康健，我終身是你的最忠實、最誠實愛你的。

布列竭。一八一四年二月二日于布立列（Brienne）。

達爾馬致泡靈，邦拉帕特公爵夫人書（Talma an

Prinzessin Pauline Bonaparte）

唉，我的女友，你的信帶給我多少痛苦啊！然你肯勞神寫信給我，我十分感動

而且十分感謝。好幾個月以來，我沒有從阜蘭德（Ferland）接到關於你的消息，至于你自己，已有三個月之久沒有給我片紙隻字，我對於你的康健非常掛念，親愛的朋友，我眼見我的恐懼不完全是沒有用的。這許多憂患還不足，你的如此體貼而良善的心靈也必須受如此悲慘的痛苦。我的朋友，你信中的每一個字把我的心破碎了。啊，我的朋友，倘若你知道自此以後我是受了何等的煩惱，我對於你的狀況和你的憂愁是受了怎樣的痛苦！

我的朋友，當我想到和你所受的一切困苦時我幾乎不能將我回後在此處所忍受的一切都告訴你！有些報紙用橫暴無比的言詞攻擊我，牠們視此為一種享樂。自一個多月以來，我對於這種暴民申申之詈只是逆來順受，置之不理。可是我現在已不復能抑制我的忿怒，並且已經對於牠們內中的一個公然採取攻勢。我必須寫許多書信，將其發表，並對於敵方的攻擊再予以答覆。巴黎對於這一切

可鄙的追逐尙發生響應。幸而公衆總是大批地來領略我的每一種意見，並且表現對我的同情，對我的怯懦敵人的輕蔑，他們慷慨激昂，幾乎達到騷動的程度了。我的朋友，公衆雖有此俠義的表示，然這一切事使我在巴黎的生活不能愜意了。全歐洲公衆的注意和善意如果不能保護我安居於一種職業內，使不受這種詬言和報紙的毀謗，我即不願，也不能再置身於此職業中。凡不住在巴黎的人即不能明白這一切詬言的行爲。我的朋友，你是我的唯一的避難所；我逃入你的溫存體貼的心懷中，以便脫離這業已不能忍受的狀況。照現在的情形講，要假定我能夠保持我的年俸，未免是一種幻想。倘若年俸被取消，一想起下年的債務，我便陷入大困難中了。頃有一個朋友獻給我一種機會，不僅能彌補這種損失，並且可以建立我的獨立的基礎。這是一種大規模參加政府特許向英商品輸出的事業。我的朋友正請求此項特許狀，這是要由商務大臣西（Saunders）伯爵給予的；他的請

求在其他方面雖將得到援助，然要能達到更大的成就，尙必須加以推進。我想你對於我這種很重要的職務不會不加以援手。特請你寫信給商務大臣少西伯爵，替哈夫（Le Havre）商人馬格利（Margerie）君說一句話，你只鄭重聲明你對於他的請求的成功具有特別的快感。你這封信或是寄給我轉交馬格利君再呈商務大臣，或是由你直接交去，均請你按照情形決定。可是我的朋友啊，請你急辦，不可失去時機，因為那邊的手續已經完備，即刻將送去求批示。我的朋友，你此刻雅不欲爲別人的事惹起麻煩，而我偏以此爲請，未免令人不快；可是親愛的體貼的朋友啊，你對於我已經表示如許好處，爲我所感激不盡，我此刻不向你請求，還有何人可靠呢？

唉，我的朋友，願這個新年使你的心氣和平，使你的痛苦減少！

我的朋友，我在我們悲慘的別離時所允許的東西，未曾忘記！唉，泡靈，你因同

情心對我流出眼淚的日子是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的！祝你好，我的朋友，祝你好，你是我的一切志願的對象，我愛你直至最後的一口氣為止。親愛的體貼的朋友，我希望獲得你的回信，你尤當將你的康健狀況告訴我！你如不願執筆，讓阜蘭德替你代寫好了！

【一八二二年。】

萊斯達特公爵致索妃公主書 (Der Herzog von Reichstadt an Erzhzogin Sophie)

你會向我說：愛情對於你只是一種野心的口實。我對於這些話經過長久的思索，並且在我的一切心竅中受過嚴密的檢查。我將我的一切恐懼認真考驗之後，覺得不能拋棄我的諸希望，我不存絲毫成見，將自己審察過，對呀，不存絲毫成見！

(我覺得這是可能的) 好,這種審查的結果是,我赤裸裸地愛你,我沒有受何種統制一切的感情的蒙蔽;總說一句:我確信我是爲愛你的緣故愛你。

*

*

*

*

當太陽的光線對於一切創造物平均注射的時候,此等光線使牠們發育,使牠們結實;可是當前者掠過一個玻璃盃的凹面時,便聯合形成一個焦點,毀滅一切。當我的一切傾向得走入其自然軌道時,則愛情對於我的作用,其力必定甚微;可是愛情現在已經將我的生存中一切力量一起擒住了,使我的生存呈出完全孤立的狀態。啊,你的心中不要不自在起來! 我的熱情中暴躁的力已經由一種宗教般的敬意軟化了。對於我父親的愛,對於朋友的友誼,甚至於愛國心,已經使青年的愛情清淡了。一種感情是一切完善行動的泉源,你怎樣能夠指爲弱點呢?

有一樁唯一的事件是要訴諸你的同情的! 你永不要嘲笑我的妬忌心! 我

確信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愛你，因為沒有一個人像我一樣了解你，並且也只有你能夠了解我。我知道你要履行義務，這些義務是受我的敬仰的。我知道你對於每個人都很和善，這是你的權利。但你的心如果和另一個人的心結了不解緣，這便是我所不能忍受的。這並不是出于自私自利，這是一種完全冠冕堂皇的感情；因為我們兩個人構成一個人格；我們的結合即使不是筆寫紙載的，也便愈加神聖了。你為何願意在這些平常人物的面前一顯身手呢？你的錢財為何要虛擲于無用之地呢？你願意吸引多惱（Durga）河的水去灌溉一丘稻田麼？

凡最美麗的對象因某些接觸，只是徒受損失；一朵名花要在一個少婦的胸前，或在祭壇上，甚至于在墳墓上才顯出美麗。因為思想之爲物只有經過牠的相似或相反的東西的比較才能完善的——一朵玫瑰花放在一塊糕餅上，這成什麼樣子呢？

路易斯·拉斯特致合爾德靈書 (Luise Nast an

Friedrich Hölderlin)

啊，親愛的佛利慈！我坐下，將你的全部書信幾乎都擺在我的面前，這是我的唯一的享樂，我一切如意，能獨坐房中，非常愉快，現在已經是夜間十二點鐘，我翻閱你的信毫無倦容，啊，這原來是我的最愛，的讀本。你的可愛的信的確引起我許多煩惱，使我不能成寐，然此項信件對於我非常親切，雖將世界上一切珠寶給我，也不能易去此信；啊，我獲得你，這是何等的幸運，佛利慈，還要等到復活節 (Ostern) 還有這許久不能看見你，還有這許多時候要離開我的生命一般的人兒。然一想起你是我的，你永久是我的，親愛的佛利慈，這不是真的麼？就是長年的分離也不會使你對我冷淡起來，啊，不會，佛利慈，你在最後一次訪我時，所說的親愛甜蜜的話，我至

今猶記着，我至今猶將其藏在我的心的深處，此等歡樂，你當尙能記憶，我有時非常有幸，能夠于夢寐中見之，啊，上次我作了一個甜蜜的夢，這是一個萬金不易的夢，你站在人家去寺院的路頭上，你現在還要知道此事，唉，在過去的時候，我時常看見你，你伸出兩臂，急欲擁抱我，天在頭上，那是何等的一種情形，你帶着黑僧帽，一切都和從前一樣，唉，這是一個夢，快樂的時期過去了，沉默的痛苦代之而起，這一切爲什麼變成訴苦的資料呢？我的佛利慈仍舊是我的，他對我仍舊是忠實的，啊，他還是我的，也沒有東西能使我和他分離，沒有何種不幸，沒有何種命運能夠做到這一着，我也別無奢望，只要你和一棟草屋，草屋是不好的，——啊，牠是我的王國，啊，只要同你在一起，即使遇着遍地荆棘的路也和散了玫瑰花一樣。啊，上帝，親愛的父親，別離的年限在你的手中也將過完，並且也過得快，愛情的年限是無窮的，我的友誼對於這種永遠忠實的不解緣也不復能有所增加了。我的海列利克（Heirerike），那可

愛的女郎真正在此處，她似乎是很快樂，我們對於你已經談論得很多，並且常是憶及在里安柏格（Leonberg）快樂的時期，我對那個好女郎的愛，千謝萬謝，她會真正快樂，她只替我們服務。親愛的佛利茲，你只管多寫信給我，我對於下次的郵件日期已是滿心歡悅，啊，時日已久，我不能從我的佛利茲收到一封信，祝你好，祝你安睡，現在是夜深了。

我的姊妹囑爲問好。

【一七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于麻爾布耶（Maulbronn）。】

合爾德靈致路易斯拉斯特書

親愛的心靈！這是你的一封信。惟願你得親眼看見，我對於你的不能以言語形容的甜蜜的和令人快樂的愛情這樣新的表徵，是怎樣喜極而啼，是怎樣深深

地感覺到的一切，是怎樣重見我的日子如此光明而安靜地飛跑了。啊，女郎！
在別離中，你的愛情對於你的少年郎仍是一種快樂，這樣渴想你仍是一樁大樂事
——因為每一個時刻都向我說，你也一樣渴想我，這幾年對於你也恰和對於我一樣
長久的。親愛的，到復活節不是還有十一個星期麼？還只有十一個星期，真正
可笑，但我們仍要這樣安慰自己——於是——啊，路易斯！路易斯！於是。我投入你的懷
中所期望的一切幸福，竟無以名之——文字仍不過是文字，何嘗能傳出我的心思，所
以這種期望怎樣鼓舞我的心思，我留待你去領略。——你還記着我們上次相訪時
親愛的話麼？那些話深入了你的心靈中麼？啊，路易斯！那些話是我寂寞時念念
不忘的思想，是我對你祝福時唯一的事業。

卓絕的親愛的女郎，啊，你的夢想怎樣？我為何這樣快樂呢？我的充滿狂喜
的心倘若能夠注入你的心中，我當快樂多少倍。我每想及下面一樁事，心神輒為

之爽然，就是，我常是怎樣忍耐，而心中又充滿了渴念，我在那塊小地方等待，直到看見親愛的人在窗子上爲止，於是一種思想又怎樣使我喜不自勝，就是在全部愛情世界中你除掉你的合爾德靈外，從不將你的慧眼望着別人，你的胸中只有個我——路易斯！路易斯！我看見你從你的家中走到十字路上，你的美麗的儀態萬方的步驟，你的向我注射的可愛的眼睛，總之，你的一切至今仍活現於我的心目中，你等待那快樂時刻的心理也完全在你的臉上表現出來了！在靜悄中在微光中我們覺得是怎樣天翻地覆！——那和善的海列利克真正是在你的旁邊麼？惟願她對於我們所表示的一切友誼，將在她的新景況中一千倍地酬答她。她將用她那光明溫暖的心靈使她自己和她的配偶快樂無比。你還憶及在里安柏格快樂的時期——你還想念那愉快的頃刻麼？想念那最熱烈最甜蜜的頃刻麼？啊，路易斯！在何處地方的好人家中，這樣親近你，再不可能麼？我不配再享這樣快樂麼？——然再尋

永久快樂的地方——可是親愛的心靈，你也將如此走去！我在里安柏格度過的口子是太美了，我不得時常再夢得到此等境遇，啊，只是那別離呀！牠引起我的全部心靈一種如此甜蜜的默想的憂愁，並且一路陪着我，依依不捨。追我望見魚庭根（Nürtingen）的山嶽，並逐漸看不到里安柏格前面的森林時——於是我的最痛苦的眼淚突眶而出——我在好多時候，必須停止進行，佇立以泣。至于我的旅行中其餘的部分又是辛酸痛苦，和以前一樣。謹向你的姊妹致敬禮……

親愛的女郎，祝你安眠！請和從前一樣愛我。我永遠是

你的合爾德靈。

笛阿提馬致合爾德靈書（Diotima an Holderlin）

……一個人要說的話愈多，他便愈說不出來……做夢我總是可以的，然做夢是

自殺，自殺是怯懦。愛情的關係在圍繞我們的實在世界中不僅是在精神方面，即感覺（非肉慾）也在其範圍之內；我們如果使愛情完全離開了實際方面，僅僅在精神上感覺得到，我們如果不復能予愛情以營養和希望，則愛情終久將變成夢幻，或是在我們的面前消滅下去，愛情即使仍舊存在，但我們不復知道牠了，牠對於我們的心所起的好的作用也一定停止了。我覺得我們的愛情很神聖，我不能夠欺騙你。

最高度的愛情的狂熱在世界上永不會找到牠的滿足之點，我覺得求滿足是愚行；彼此同死就是滿足。人們對於根本不注意的東西讓其生存，這是容易的，只是那為他們所妬忌的東西，他們是可加以妨礙的。

*

*

*

*

一七九九年九月于佛耶克佛。

達哈勒致洪保爾德書 (Karoline von Dacherö-)

den an Wilhelm von Humboldt)

啊，我的親愛的，親愛的人兒，你給我何等的一個早晨啊！我的心靈陷於十分遲鈍昏迷之中，我雖力求自拔，力求持一種快樂的人生觀，均屬徒勞無功——我本不想寫信給你，本不想將我心中的一切痛苦告訴你。唉，我的心頭壓着萬鈞之重的東西，我覺得十分乾燥無味，我的全部生存是十分支離破碎。你的可憐的小孩沒有減輕痛苦的眼淚去加以安慰。這樣愁悶地過了三天，唉，我不慣獨處，更加倍愁悶了，在三夜中的痛苦我沒有聲張出來。今天你的信來了。我對牠哭着臉，滴下多少眼淚——啊，此等眼淚解除我心靈中沉悶的痛苦是何等有效。我現在感覺和你息息相通，感覺你的愛情的活現，這樣予我以一種新生命的熱望。啊，讓我哭着，

讓我受這種重來的眼淚的庇佑，讓那最難以言語形容的憂鬱嘗一嘗甜蜜的歡樂，這種歡樂是支持我的飄搖的生命的，目標雖是如此接近，我却失望，不去找牠，而黃金般希望的光輝在黑暗的夜中消失了，我既缺之每一種活潑的勇氣，便覺得十分沮喪灰心，而我的更好的生命也潛行喪失了。親愛的人兒，讓我對於這些愁悶的日子緘口不言罷，——多謝你重予我以甜蜜的生命，這是你的千般憐愛的愛情中一種禮物，牠將引起我的生存中最好的力量來保持我對你的密切關係。啊，只有對於人生最美麗最完善的花才配遞給你；當我在我的生存中最光明的時刻，懷有將此等花帶給你的希望時，這是由於你那難以言喻的生存觀給予我以一種快樂的鼓勵所致的：我的心靈復飛騰起來了。我好像是聽見你對我說：「放舒展些，放強健些，我的愛人，」我好像又看見你的眼睛——這是你睜在我懷中時我所常見的——超出一切塵物之上，高高地舉起去窺測美的主宰。啊，甜蜜的愛人，每一種

回憶呈現於我的心中是何等神聖呀！

一七九一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五晚上。

霞洛特，卡爾蒲致約恩，保羅書 (Charlotte von Kalb
an Jean Paul)

—

「我的嘴唇會吻着你的心的傷痕。安靜些，親愛的心靈！」自昨天十點鐘以來，我除這樣想外，別無所思。

「安逸而不失望！」在永久的真理中，在我的幸福中，我願意這樣。你只管考驗自己一下，你對於我的愛情是什麼。這種愛情對於你的心是否不可缺少的，這種愛情是否無窮盡的。至於我，只聽得到我的愛情。即為一個有威權者所毀

滅，比較最高的光榮，享樂和豐富要高尚得多，因為這些東西是世間能夠給予的。啊，取我回去，我好就死，因為遠離了你，我既不能生，又不能死。

神聖的上帝，請賜予你的不朽者以一切幸福，這是你的創造物所沒有的，這也是他們所未會正確認識的！請將我的心交給他，將我的歡樂交給他！只要讓我在他的旁邊，我能見着他的面！讓我對他受痛苦，讓我對他流淚！

二

當我獨自在大街上驅車前進的時候，我的思想專注在幾個人的身上。我想保羅佔三分之二的時間，其餘三分之一的時間就用在思想我的心靈中其他的認識者。我覺得具有一種十分自由，安逸，並充滿愛情和思想的心靈，我自己竟從我的無意志無希望的生存中深深感動了。唉，不，我還有希望，因為你仍舊愛我，除掉你的形影相依外，我還缺之什麼最高的幸福啊！沒有愛情的形影相依是無意

義的。沒有愛情，彼此是不能聽從，不能了解的。愛情是光線，沒有這種光線，無人能認識一種心靈。一個人本來和我們接近，並且曾經向我們的心說過：你是我的，但他此時出現於我們的面前，甚形冷淡，世間沒有何事較此更為痛苦的。『我們不識和不相愛的時期已過去了，——現在是我們相識相愛的天長地久的時期了。』這是出自你的手筆，最美麗的幾行書，我至今猶保存着。當我近來重讀你的書信時，這些話予我以很大的勇氣，你本來也可發誓，『我不愛霞洛特』——我却要發誓，他還是愛我。我們將離開那使我們不能認識不能相愛的世界。你將把你心中所愛的人召集攏來，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的愛情將表現為溫柔，和悅，真切，活潑，忠實，並知道感恩圖報。你將不復錯認識我，而我的心靈所要求的一切東西也都在這一種聲調中的……

你時常給我很深的痛苦！像你這樣的詩人傳記家，這就是說，獨有你這一類

人對於人類的觀察，訓練，描寫，和創作，是深一層的。可是一種堅固而不可破滅的。親愛的心情的真實狀況，他們却捉摸不到。我差不多相信，他們對於人的特質中，心靈中，和他們的理想相符的東西，他們是注意的。他們對於人類心情和幻想的產物是妬忌的。真實狀況不能灌注到他們的靈感中，他們是過於驕傲，又過於沮喪。啊，人的心是何等一種驕傲而沮喪的東西！我的心中並不沮喪，可是牠必定沉悶麻木，因為此心，此愛情在世界上只有使精神達到更高的觀念，我的精神將使我的生命陷於困頓和愁苦的境界中。我的親愛的，我此刻不告訴你，我常是怎樣受痛苦，常是怎樣支離破碎，所以我必須將我的心從你的威權之下轉移過來，（當你不要再此心時，）牠是長久嘗過愛情死亡的滋味的。因為這種威權總是重新在你的面前警醒起來，唉，在你的書中簡直也是如此，我必須和聖布魯（St. Preux）異口同聲地說：大家願你逃避一下，惡魔是在你的心中。我很知道，你對此不任其

答，請你對於我的抱怨加以原諒。——你對此是不任答的。——我的心知道這一點，因此牠仍是向着你的！——我將來幸而在你的旁邊休息着，我要告訴你許多事體，於是愁苦的眼淚，和歡樂的眼淚將交流起來，於是互相接吻，作爲我們過去痛苦最後的標誌，並且作爲不會有同樣的訴苦再來壓倒這種永久愛情的佐証！

十八日：我常是想起我前在葉那所宣佈的計畫。我相信並且希望這種計畫當能成功。那處地方在德國中是最令人滿意的，有優良的生活品，美麗的村莊，很近的市場，完善的郵政，許多靠近的城市有好些書店，而寺院中又有豐富的藏書，富足的居民和和悅的人們。城市生活和鄉村生活在那裏可以聯合起來，並且因爲家政的設施豐裕的緣故，可以招待賓客。

我們替我們的家庭如果能夠準備一個避難所，必須脫離監督法院的工作，我們怎樣取得一種年俸，使我們的晚年得專注於文藝，逸樂和朋友的酬唱呢？你必

定很覺得我是同醉生夢死一樣了。我這樣想，是因為你愛這樣；我也愛這樣，可是我的心只要愛情與安逸；因此我除掉你以外，別無心願的人了。

男子對於形形色色的世界的意見，差不多只是由他的妻子處得來的，他相信實際情形殆不多於他的妻子能夠向他指示的。我對於這種經驗尙來沒有遇着相反的例子。凡男子的精神超過這種狀況所表現的一切東西，便是屬於理想的，屬於無用的，屬於墮落的。我看見許多普通人的頭腦觀察女性的品級比那最清醒最偉大的頭腦要寬廣得多。我知道沒有一樁事比我們的大多數文化宣傳家以及詩人——如威蘭德 (Wieland) 和佛爾克 (Falk) 等——對於婦女的描寫更爲輕浮的。

有些人固然是嘲笑婦女們卑躬屈節的和妄費時間的生活，但他們不相信，對於見識，純潔，事物的合度與正確評價的實際動作是只能因一種真正的精神文化

構成的。

【一七九九年六月十六日星期日于卡爾菲斯特 (Kalshstein) 〇】

卡洛里利施脫致其夫君約恩保羅書 (Karoline

Richter an ihren Mann Jean Paul)

你自班柏格 (Bamberg) 所發的信，我們於星期四日收到了，你將你旅行的狀況告訴我們，使我們安心，感謝之至，因為我本來是很為你擔心的。你的旅行愈去愈遠，我的思想也一步一步地跟着你跑，我於是又從新不自在起來了……

遠離是愛情的墳墓——相聚是愛情的養料。對於遠人的一種渴望大半是由於幻想，不是出自心窩中。我甚至於覺得你的真正的分離久已不像那怕分離一樣震撼我了。當我願意你冷淡——我能夠生活——甚至於喜歡你冷淡時，你可以用

冷淡的態度對我。那致命的感覺昨天第一次又來襲擊我。自八九個月以來，這常是我的生死爭鬥的預兆。這只是一個夢的結果，這個夢將我投諸海登爾堡（Heidelberg）的街上，並且將索妮保羅（Sophie Faustus）的形相指給我看：你去後到今天恰為六天，自我看來，是無限的久長。當我想起一個新月的早晨開始了，而我在這夏季最美麗的一部分時期中全不能見着你，我實不能堪此。你是否在某些時刻中想到你所看見並享樂的東西，願你的夫人和小孩子們也能共同參加。就是在旅行車中你也會不知不覺地這樣感覺到，否則我們對於你便不算一回事了。然你在明天或幾天之內來一封信，容易使我的心從新安靜，並覺得慚愧。請趕快一點，否則悽慘的懷疑可以再支配這顆生病而且可憐的心，並且毀滅你在別離時所表現的愛情的保證。獨有這種信賴增加了我的氣力，並且予以我一種快樂，這是我自己不能了解的。我向你作別，跪在你的精神的相貌前面，並且

在想像中，感覺到你那獨爲我所最愛的心胸充滿福澤的熱忱。我如果不能更充
充滿你所願意的一切歡樂，希望上帝賜你的福。祝你好，祝你好！

一八八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於羅洛特 (Baruth)。

約恩，保羅致其夫人卡洛里書

一

你的最後的一封信雖尚有許多錯誤，然却又使我稍微歡樂一些了。這種錯
誤不是由外部來的，但只是由你來的，好像我前在佛郎克佛起初的悲慘是由你來
的一樣。現在我的享樂已經如意一點，因為我又可以算定有一個美滿的時候，這
是我每於達到後享受得到的。可惜你要認我的忍受痛苦的鎮靜爲冷淡，其實
這種鎮靜只是我的自制和愛情的結果，有時也因為要避免激烈的解釋，這是我在

愛情之中幾乎不需要的。——你只不要說狠心話；一封信之後要等再發第二封，爲時太久。——親愛的心靈，歡歡喜喜地度日，和從前一樣歡迎我，並且運用我所帶來的愛情與歡樂歡迎我……

【一八一八年六月于海登爾堡。】

二

我的親愛的卡洛里，你看我是怎樣不惜用最精美的紙和我的一點時候，從昨天到今天寫信給你。昨天晚上亞色蘭插（Aceranza）公爵夫人（即約翰那——Johanna）和那位母親及我在女兒們中飲酒作樂，極爲親愛，末尾並祝你的康健。多洛提亞（Dorothea）我總是這樣省略地稱呼那位母親，已經允許在擺洛特住一夜，並來訪問你。我現在因爲此間一切緣故，願領她的盛情。昨天晚上在吃茶點（九點鐘）之前，特舉行瞎牛遊戲（Blinderka），自少年女郎，各位伯爵夫人，各

位公爵夫人起至許多正經人物，如學倫堡（Schulenburg）伯爵，和那駭笨高大的希恩克（Schink）止，都一律參加。我既得到遊戲中所用的手巾，即提出一種新法令，就是每一個男子捉到一個女子，必須向之接吻，這種法令除我以外，沒有人遵守。我捉了許多。末了，我抓住了公爵夫人的母親自身。當手巾從眼睛上取下的時候，我自然沒有什麼動作，只是行一個最恭敬的鞠躬禮，可是她向我的額上接吻，作為報酬。我願普天下的男子們永不要有污穢我此額之舉。當她後來回憶她所行的接吻禮時，我便很客氣地對她說：這是賜給一個窮家小戶的一顆金剛石，這窮家小戶却不知道當怎樣去安置此寶物……

一八一九年九月四日於勒濱高（Lobjau）。

卡洛里，施列格爾致協靈書（Karoline Schlegel an

Schelling)

—

我已經騰告上天，在這一次郵件送出之前，替我開光，啓發我的優美的思想，上天也聽從我了。我如果要將我所經過的一切事件都寫給你看，那一定和你的著作一樣，十分令人感動和憂悶，我必須避免這一點，僅予你以上帝的和平，我的一顆心也融化在這種和平之中，充滿穩固的希望，我將把我的心報告給你聽。我愛你非常真切——當我能夠以種種很長的紀述去反對你的紀述，並且以一批生氣勃勃的理論去對抗你的錯誤的意見時，那也不過是一種言論的練習——夠了，我允許我的朋友，我願意生存，並且要威脅他，他如果在不當的時候尋死，我是要生存的。你是愛我的，你心中所懷抱的憂患的劇烈當要挾着憤恨，更爾受欺騙，可比更茂支誰

惟願我今天晚上能來到你的旁邊，和你相親相愛地握手談心。太陽與青天

今天來勾引我，使我無力抵抗，使我思念我的朋友；到了最後，我只是願意天氣變得
很壞，並且一直延到春季，于是一切都方便，而大家又知道不能外出。我站在一個

耶蘇新教幼婦院的門前，這是耶路撒列（Jerusalem）的女兒多密拉（Domina）

駐在之所。然此處的景緻還有可觀，在一切窗戶的前面植有草本，如木犀草，向日

葵等類，以供賞玩，尤爲可愛的，就是清香撲鼻，令人心曠神怡。甜蜜的朋友，你的信

作了我今夜的安神劑。昨天接到此信，已經很遲；我半帶着痛苦，將其中的一切愛

情都吸收乾淨了。我昨天送給你的東西，你現在如果很強暴地取去——唉，你還將

怎樣照顧我呢。然此事却一點也不強暴——我起初本所有畏懼，但一切事情都恰

如其分，我的決切的心靈從初時起就是完全獨立的。我們時常從根本上考慮過，

我們應當如此，你寫信給我，也以此爲然。你只管相信，凡我不能完全做你的女友

的場合，我決不加入。

我不願離開我的朋友，

他也不想拋棄我。

我今天已經把這個簡單的愛情曲子念了一千遍。朋友這個名詞和我所指的比較，只是一句普通話，親愛的，我把你當做一個驕兒一樣緊壓在我的心頭，我又把你當做一個丈夫加以尊敬。你知道，我二者兼行，有時必須對你嚴加責備。我的親愛的爵色夫（Joseph），我是否將享有再見着你的歡樂？真正還有更甚於此的，我可以向你說，我們此時雖仍舊是天各一方，然我的歡樂已先期而至，我對於這個別離時期無所恐懼；我自己確有把握，因為我知道我所要的是什麼。

我將歡天喜地見着你，

啊，願你也這樣迎取我！

願上帝引導你到一顆心的面前，以便此心向你表示牠的忠誠，但是一個更忠誠的——否，你不能够找着牠，因此我以為你從狂風暴雨中去拯救牠，也是可行的。在牠神氣沮喪之際，追牠回來——牠在回來的時候，是希望愛情的，是要留戀在你的旁邊的。你試說一說，我不是長久愛你麼，當我抵抗你的時候——因為我別無他法——我不仍舊是愛你麼？

*

*

*

*

一八〇一年三月於布爾施維格。

卡洛里致其夫君威爾黑姆，施列格爾書 (Karinne

an ihren Mann August Wilhelm Schlegel)

……我現在要向你說的話，只是，我永不能否認協靈為我的朋友，可是也沒有超

過我們互相了解的一種界限。這是我的生命中第一種唯一的誓願，我是要保持此誓願的，因為我把他當做我的孩子的兄弟，已經印入我的心靈中了。

因此我們的中間一種不忠實的祕密便去掉了，一切的一切都另具一種形態，起初我們自己覺得是如此，現在這種保證達到相識的人們中去了。因此我相信我可以往葉那了……

一八〇一年三月六日於布爾施維格。

多洛提亞致其夫君佛利德利芝施列格爾書 (Do-

rothea an ihren Mann Friedrich Schlegel)

……最親愛的，我是何等渴望接到你的信啊！我確切知道，在兩個星期之內我不能希望你有來信，因為你住在維也納的起初幾天當然很忙，無暇執筆，也許你今

天才寫信給我；可是當郵差再度經過時，我覺得我必定忍耐不住了……

我們此處有哥德的『浮士德』(Faust)一書，我也已經翻閱過了。內中確有許多新奇的東西，然全書不復像第一部分一樣連貫一氣，只是一些零綢碎錦……可是我在這部『浮士德』中明白看出哥德並不像大家在他的中年時代著作中所想像的一樣，他是十分快樂的。書中雖表現有外表上的歡樂，然內中正含有辛酸苦楚的味兒；你不覺得如此麼？

一八〇八年約翰洗禮人之日 (am Tage Johannes des Taufens) 於窩恩 (Köln)。

索妃，密羅致格理門，布蘭達洛書 (Sophie Mercan
an Clemens Brentano)

格理門，我要做你的妻子——並且馬上就要實行。這是自然所命令的，一直到

於今我總以爲此事是不可能的，然我現在不復懷疑了。我的康健，你的青春，我現今的病狀——你不關懷麼？因爲從未見有什麼表現——我不知道爲什麼要勞我向你說，然我不復能安緘默了。——你要是在我的旁邊，我向你接一個吻之後，將說給你聽，然這一枝筆却不敢將諸神的決定寫出來。最祕密的奇事是，諸神在世界上所作所爲的永不發露出來，也永不能夠隱藏起來——所以你現在當給予我以忠告！試想一想痛苦，快樂，生命，死亡雜聚於一個人的身上，試想一想你已成爲幽怨的歌唱者了——你現在猜測到麼？

倘若你是回轉到你從前的殘忍上去了，那我就堅決地決定做一個賊，帶着你的財產逃往我已經擇定的地方，你是永不會再找着我的，可是你的信既已像一條黃金之花的鍊子一樣，連接得很巧妙，將我圍住了，並且不斷地拖着我接近你，所以我願將你的財產歸還，並小心爲之保管。我的心現在是十分自由自在，十分輕快，

十分勇敢，我幾乎不知道我是否具有一顆心——並且，人事務和書信把我的頭都弄昏了。這一個星期有許多人來訪——我如果只有一個人來訪，只有一樁事做，並且絕不要再寫許多信，那我是何等快樂！——我因為你的緣故，又發生爭執。世上沒有一個人不讚美你的才能，不畏懼你的性格，這是很特別的。——只有我對於你的性格無所畏懼；我獨自一個人很勇敢地對抗全世界，這使我喜不自勝。我將和你同享幸福，這是我所知道的；我是否將長久這樣，那我就知道了，可是我管將來幹什麼呢？——在我行將受痛苦之前，我不能夠死麼？死在你的懷中，由你痛哭流淚，這必定是很愜意的——可是生存在世間，和你共享黃金光輝的歡樂，那就更好了，我確切向你保證，我具有信仰，勇氣和定見，知道你不会使我陷於不幸之中。

我現在的意見是，我在旅行中就和你結婚。你到埃森拉哈（Eisenach）來會我，我在威馬將我於結婚時必需的一切東西辦好，你在埃森拉哈將你的應用物

品也辦好，我們於是同往第一個村莊的牧師處，以便在他的教堂中由他証婚。或者你願在瓦特堡（Wartburg）舉行結婚禮？——請你對於此事作一種完全確定的答覆，並且趁下一次的郵便寄來。你現在已經接到我兩封信，我還沒有見着你的回信；此次是第三封信。——我向你陳述理由，要求即刻做你的妻子，不知是否因此開罪于你，現在還是一種祕密；這可以說是自然而然的，但我不十分懂得男子機智的巧妙處，藉以探悉此事。

*

日月如梭般地飛過，

即刻將最親愛的人兒送給我；

憂愁痛苦的時期已經消滅，

只留下明媚的燈光，映着心心相對。

啊！不要讓我死去，這委實是不可能！

最親愛的他已經和我相見！

金色輝煌的美服配着他的身段，

有若天上神仙來解決人間的結合。

*

我已經收到了你的金子，內中三分之一我將即刻再帶回給你，至於你的信爲我所寶貴，那就遠過你的金子了。我期望你來信的渴念，總是繼續增高，這是很奇怪的。我在盼望書信的時候，簡直很不自在；我伏在窗戶上，朝亞斯布蘭拉德

(Espanade) 望去，已經看見所希望的郵差的衣服，自我看來，這種衣服比一切虹的顏色還要美麗些。於是我聽見他那熟習的腳步聲，卽應聲而出，竟鍾愛於這

個人，然他本也不討厭，他爲我的友誼所惑，總是半戀半愛狡猾地望着我，從不省免這一舉。——當我離開威馬時，我當哭臉麼？——你錯到什麼樣子了！

*

我離開此地，心胸開展。

尋着愛情，啊，甜蜜如同春煖！

少年時夢裏依稀，卽爲此像，

等待多時——於今才達到心兒的希望。

*

我想及葉那只能具一種憂鬱的感情，倘若愛情沒有籠罩着我，那因我的出現，我一定給予這個可憐的小城市——我的朋友，不要加以嘲笑——以新的生命，新的安慰。

——一個人堅強的志意，一個人的信仰對於別人有何等強大的影響，這是很奇異的；自從我具有這種歡樂這種保證以來，我和大家一樣，看見那完全和我對抗的意見，不知不覺地變成我的意見了。唉！你知道當你說，你覺得快樂時，我的心是怎樣狂喜！我爲你的幸福而祈禱，而爭鬥，是怎樣熱烈，我固甘心情願以我的幸福和生命——決非說謊——去換取你的幸福！我對你的關係是完全純潔而美滿的關係，這是人世間所僅有的。——我不復能繼續寫下去，我十分不能忍耐，不能滿足了。請你將關於旅行及其他一切事項，確切決定寫信告訴我。書籍，使女的牀以及其他物件，我應當寫明送交何地何人。可是一切都要確定，並且要趕快。

我的將來，我的主人，我的財產，祝你夜安！

【一八〇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於威馬。】

格理門·布蘭達洛致索妃·密羅書

親愛的夫人！我今天接到你的信，如同親自看見你一樣，我在地下向天上要
求的東西是一個孩子。這種消息襲擊我十分奇突，我竟不能思想，不能感覺，當一
個神靈站在我的旁邊時，情形必定也是如此。……剛才來的郵差就要出發，我只剩
着幾分鐘，因此僅以下列各事告你：我最後一次信對你確切指定了輸送物品之處，
現在等待你出發的通告，我應到埃森拉哈接你，還是應到黑慈費爾德（Herzfeld）
接你，並且在那一天，什麼時刻，我用我的馬車在何處相候；關於婚典的東西，凡我所
需要的，我當一律辦好，然據我所知，在別處地方舉行結婚，似乎要發生許多困難，不
如在我的朋友斑格（Beng）的村中容易辦理，我們並且可以提早一些；這一切都
是要待商酌的，當我們一經相會，你對於地點與時期的問題，必須予以我明白的答

覆。

祝我的孩子的福，我比我應享受的快樂還要快樂些，你的心中念念不忘我，便使我比應有的快樂更加快樂起來了。

一八〇三年十一月三日【于馬爾堡（Marburg）】

訓肯斯台伯爵致拉黑爾書（Graf Karl von Fin-
ckenstein an Rahel）

遠離對於一對親愛而善感的男女是何等可恨，我現在知道了。他們的心中均有所思，而此所思比他們在世上的一切生命還重要，因此在他們中間書信的往來，爲什麼成爲他們形影相依的可憐的代替品，我現在也知道了；一方是怎樣用不同的聲調寫信，而另一方又是怎樣用完全相反的態度去收信與回信；這另一方對於

某一樁事，本來是應當歡忻鼓舞的，却又怎樣容易使他感受痛苦了，這些我現在也知道了。我確實相信，倘若我坐在你的面前，將手抱着你，倘若我的眼睛能夠對你表現我的心事，那我已經將這一切幻想的計畫向你和盤托出了，並且還有許多更癡狂的舉動對於我的幻想是可以允許的，你本來于此中可以找到歡樂，本來會呼我爲小孩，向我接吻，以容納我的話，因爲你必定以此爲我的愛情的一種証據，不致像現在一樣懷疑我的愛情，並且相信我在世界上在自然中專摸捉些感情，打動我對你的慈悲心，因爲我的心中對你未嘗含有愛情啦。啊，倘若你和我同在一處，那你在我的信中所發見的一切事件，一定覺得這是何等自然，何等正當，我是何等不固執己見，我此刻對你是充滿了愁悶的渴念，因爲我也許和你有長久的離別，我前在你的豐富高貴的精神好影響之下，在你的愛情的快感之中——這是再也沒有的——所享受的充滿自由，生趣與幸福的時刻，也許長久不會再遇着，除掉醜惡的政治

生活外，我的前面沒有看見別的東西，這是我在此處必須度的一種生活，凡我不認識的人和不能愛我的人，我必須與之往來，不愛我的人怎能和我往來呢；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豈不當想望一個避難所，使我的更好的自身逃出這種生活的污泥中！我覺得是如此——我豈不當視每一個陰鬱的橡樹森林，每一個山嶺，每一個舊城堡為避難所，我豈不當想怎樣叫你來，同在該處過快樂的日子，即使在此等山中在此等林中不十分美滿，我豈不當想我怎樣能和你共享這美麗自然的無盡藏，因為我一個人是不能獨享的；你當然知道我一且和心愛的人分離了，我的生活只是半個人的生活……

我近來與一大羣人——內中有好些太太，如克萊斯特夫人，耶確俾（Jacob）夫人，和勒奔（Loben）伯爵夫人都是——居于亞柏斯台堡（Ebersteinburg），這是山嶺中的一個城堡，此雖屬古城，尚可寄居，且住的人不少；此城堡位于最美的松林的

高山上，具有絕好的風景；俯首下視，則一寬廣而富麗的山谷橫亘其前，中有城市，鄉村與工廠，而澄清與湍急的穆爾格河（Murgeluss）從山谷的一端流到他端，仰視諸山，有柏林，有松林，有懸崖絕壁，有青草牧場，新景疊出，美不勝收，在諸山的邊界上，超過山谷，更有拉斯達特（Rastatt）的平原，有萊因河（Rhein）的河流，有亞爾薩斯（Elsass）直接佛格息山脈（Vogesische Gebirge），而此山脈則以一道秀麗地平線封鎖觀者的眼界；除掉此處外，再也沒有更優美的地方了，然我自從認識此地後，我常于不知不覺之間將眼睛閉着，或是走入不見天日的陰慘的松林中，我的心中萬念俱寂，只是思念你，思念不已，繼之以泣，並且常是如此，你還以為我不愛你；唉，你倘若能夠看見我在此處是怎樣疎散，怎樣絕少往來，你倘若能夠看一看我的內心，那你一定不復懷疑我的愛情了。你如果向我說，你願意我不要利用每種使我接近你的機會，你願意我讓這種遠離你的可恨的短促生命死去，于你無所禱

苦，那我當遵命而行。啊，我的上帝，你要是知道我現在仍是怎樣高興去一切，回到你的旁邊，求個安心立命之所，那你不復能懷抱這樣可恨可怕的疑忌……

我很想即刻接到你的一封信，以便知道你在這個夏季以及將來的冬季想幹些什麼。我很誠懇地祝你好。格列里（Genelli）說他于下次郵件到時當接到我一封信。

永遠是你的卡爾。

我的親愛的，我再說一次，放安靜些，確實我是愛你的。

*

*

*

一七九八年五月三十日于拉斯達特。

拉黑爾致訓肯斯台書

惟願永久的正義允許我，依照我的心靈所深切感覺的真理，明白說出來！有一次我對於自己所認為正當的事，已有一種極大的犧牲，凡人類能夠犧牲的也不過如此。只有我能夠評判這種犧牲，我願一個上帝站在我一邊，他也能夠加以評判。人類彼此是不相知的。我的犧牲沒有成功：命運自身似乎是不喜歡犧牲，牠拒絕犧牲；我本已經鼓起了勇氣，可以犧牲的，但命運完全把我從這種境界驅逐回來了。這樁事我再也不做了：只有對於你是可敬畏最神聖的事，我才誓以此相許，和我曾經鄭重允許的一樣。一個人因敬仰最神聖的而自殺，只有第一次是為神所讚許的；可是到了第二次這決不是一種神的呼聲！我決不再這樣做！——我不能夠否認我的生存，這是真的，但我已經否認一次，這也是真的！當天堂和地獄，世人和你自己與我對抗時，我不會再做首先和你分離的人。我不會再有所舉動，我願忍受一切。這封信就是最後的一次行動，你的眼睛能夠看見我的東西，或你的意

識能夠感覺我的東西，這也是最後的一次。這是一種提議。牠將理性，智慧和道德都說出來了。至于我的心，我自己沒有測度出來；此心沉寂起來了，當一種較高的利益開口說話時，我不能追蹤我的心跡。我以卡洛里的幸福向你發誓，你當強毅而忠實！

你向我說過，柏格（Berg）姑娘很愛你。因此她必定大有希望。她年紀既輕，又生得漂亮，人既可愛，又擁有巨大的家產；一切優點集于她的一身；她的幸福就是你的幸福，這種幸福是兩家所滿足的。我對於人家能夠給予名義的東西，無所反對；我自安緘歎。你在你的心靈深處如果覺得具有和她結合的思想，志願，計畫，只管表現出來，並馬上將其見諸實行。此外，你還要為我的緣故做這一樁事。因此我向你作最後一次的要求。在二，三年中我也許是屈辱而憔悴。于是——我自認為一個被命運睡棄的人，而不復措意于我自己了——這是人們總可以做到

的。于是——我歸于鳥有了。考驗你自己一下，你當具有勇氣，不要將雙腳站在兩岸上，只管走過去。我不復能為你效勞了。我只能做一次。現在還有時候，還來得及。你在居列洛（Drehow）住一二天，一切都安排好了。你不要以此為一種威嚇。你是認識我的心靈的！我的上帝遞給我的聖餐杯，我願空一杯；只是我再不拿此杯了。我已看見你的心靈深處，你的每一句話深深地沉入我的心靈中，你的心中每一次輕微的跳動，我是知道牠的意義的。你于九月一日的夜間說，『誰會想到此事啊！』你念及我們認識的開始，覺得因這種認識把你固結起來了：你現在不如此。當你具有勇氣，要這樣做，那你儘可自由。——我寫在這全篇信中並沒有哭過；你不當從我這裏聽到一滴淚，一句話，一種消息。我現在向你說話，是像她的親愛人的親戚一樣；我將照顧我自己。你的女朋友沒有說話。我要警告你，不要盡你的力之所能及，使我不快樂。在二、三、四年中不要這樣做。你要強

毅而無所畏懼！你要懂得我每一句話。我也沒有再多的話向你說！啊！你要懂得我的話！我不知道從我的心靈中發出第二種思想，第二種代替物。這是最後的一次，然這不算是不好的。你當具有勇氣！我不向你問好！我不向上帝求恩，全沒有什麼。我的心靈中沒有祈禱。只是完全如死灰槁木一般。

一七九九年九月四日于柏林。

約恩·保羅致拉黑爾書 (Jean Paul an Rahel)

飛人 (Geflügelte) 呀！在每一種意義上可以這樣稱呼你；還有幾個月的冬天，你本來可以一敘你的游歷的雙翅。我在你的女友處讀過你幾封信——她是很配獲得你這樣的信的——心中所感的興趣，簡直非筆墨所能形容。你對待生命大有詩意，而生命對待你也是如此。你將詩的藝術中高尙的自由帶到實際生活

方面，要想使詩中的美再現于實際中——可是詩中的悲愁苦惱轉入生活中就是真正的憂愁苦惱。——魔鬼在藝術女神苗司（Muse）的面前是美麗的，可是命運神

（Die Parze）只住在我們之中，而魔鬼却常在我們之外，並且沒有溫和之光。

你雜處人民中間，你了解他們當較他們了解你容易，祝你歡樂。

請你寫信給我，但非最長的信我殊不歡迎。

一八〇〇年十一月六日于柏林。

拉黑爾致恩塞書（Rahel an Varnhagen von Ense）

哼，你向我勾魂奪魄做愛人！我現在應當首先回答這個問題……你的確不用敦勸，我必須首先予以答覆。『本來是我頂喜歡的一件事，經你這樣構成，這樣提出，我現在倒大大地不喜歡了。』我的親愛的少年，我的正式的寵人，上面這幾

句話是你寫給我的！我所長年隱瞞的心事；或更確切地說，我找不着言詞來描寫找不着地方來表現的心事，你替我吐露出來了，你真是一個匠心獨具的藝術家……然使我喜不自勝的，並不是這一點。否，足慰我心的事却是那種對此難于發見的真理的大歡樂！每種這樣的發見，每句這樣的話，以及這種才能使你對我忠實不渝；使你對我表現保證出來了。試看我的全部的心！我是完全自私自利的；我志忑不甯，因為你已有一次離開我了；因為分離是可能的！當昨天你的可愛的信中向我傾吐許多讚揚的話時，我終久自問道，我為什麼不更謙遜點呢，為什麼不慚愧呢？我對於此問題無所感覺；只覺得滿意；我歡喜起來了。否！因為我們在表面上現已一次分離了；因為這種分離是可能的，因為我的心和此心的愛情還未能達到你的身上，因為此心還未將牠所集合的生命的元素據為己有；難道你必定溺愛我！養花室中的熱氣所發育出來的花木，比較偉大的太陽所照臨滋長的——這是

太陽所歡悅的——必定是未到期先成熟，必定是雜亂無章，必定是暗淡不鮮，在冬天中常是似乎氣盛一點的。親愛的，親愛的呀！十分親愛的人呀！說我們是分離了，殊屬謬誤。我們不知道我們是怎樣堅固結合了：這種結合是何等偉大；牠從我們的每一句話中衝鋒前進；牠從每一時刻的別離中發達出來；牠很受痛苦地從我們的內部抬起頭來。這可以向你說：雖用無量財寶購取此物，也不算貴！只有你的痛苦能夠止住我的痛苦；你如果愛我，也只有我的痛苦能夠止住你的痛苦。我們當互相勸勉，安安靜靜地生活着！自從你去後，我只有有一種公平無私的思想；那城市是過于殘破；只是一個令人窒息欲死的空場；我不免發生畏懼之心——最大部分是對于街巷——于是我從我的赤膽忠心中首先叫道：『否，好在至少他是走了，不致遇着這種怕死人的景况和印象！』這是唯一的一次。我的心靈的愛人，事情是要求我倆即刻去做的……

一八〇八年十月三十日星期日午前十點鐘。

恩塞致拉黑爾書

我的親愛的，甜蜜的唯一的拉黑爾！我的身體受了傷，可是我的心安然無恙，念你甚切！我對於此次仗火已拋棄一切希望，因為我只看見和平，在打仗之前我已經感覺我具有渴望你的熱情，已經因你的遠處他方而流下眼淚來，因此我只是想着那別離，此外一無所思。無論現在怎樣，你要知道，我是你的朋友，是你的親密的朋友，我畢竟沒有發見一種詞令，一種光榮，一種名譽，一種固有的驕麗對於我比生息于你的太陽中，你的稱許中和你的情感中，還更美麗，還更有生趣！我希望我的狀況有進步。唯一的拉黑爾！祝你好，我永遠是你的！——我的親愛的，上面一點東西是我于七月八日寫就的；今天是二十二日，我的病好得多了，我不復疼痛，不復

發熱，傷處也日見痊癒，醫治有很好的希望。我現住在醫院中，看護既很週到，而環境尤使我滿意。可是我們生活于這種孤立的狀態中，使我非常感受壓迫；此處固然有法國人，就是對維也納的聯絡也沒有斷絕，然郵政的交通却想望不到，現在處在像集斯脫村（Zistersdorf）這樣小鄉鎮中；因此我高興中臨時寫就的這幾行書，不知道何時才得達到你的手中。我對博野克（Brig）想過四、五次；我恰和他一樣被槍擊中了，可是我被擊雖較高些，然幸而槍彈只穿過一隻腿，外科醫生雖以為腿骨受了傷，但尚未証實。自許多天以來，我完全新鮮活潑，並且總是想要跳起來，向着我從窗戶中望見的樹中走去，吸取自由新鮮的空氣；可是這樣做還需要一個長時期！我毫無衰敗的樣子，我的食量既佳，每日且飲酒一瓶。然我起初很受苦，就是來到醫院的第一天也是這樣，當時被繃帶綁着，第一次嘗到很甜蜜的軟弱無力！當時我還是發熱。現在似乎好了，然差不多每晚夢見我出外！此處天

氣甚佳，日麗風和，草木暢茂，但日間不能出遊，常至失望。我起初本住在民房中，當天之後移入醫院時，我躺在搬牀上，新鮮自由的空氣掠我而過，蔚藍色的天高高在上，而夕陽的無限好表現在大地之上，我相信自己飄飄欲仙，已上天去了。我看見每一朵花，每一片葉，每一種太陽的照耀，使我想念你比較平常長久的想念要更加厲害，我看見你站在自然之中，于是我以最深切的熱情，願你的銳利的眼光和純潔豁達的胸懷得到自然界充分的享樂……

你致根慈（Gentz）的一封信還在我這裏，這是你的手寫的唯一的东西！我已經讀過無數遍，你的話好像一種新生命的沐浴，使人于讀後覺得異常爽快，我很想望得到你的手書，竟不能如願，未免使我失望！你寫給我的信已送往區濱根（Tibingen），倘若我接到了你的信，那我的情形必定另是一個樣子。那我必定像在一個清涼的樹林中一樣，其中景緻絕佳，有飛泉，有懸巖，有草原，可以任櫻桃的

廣布，可以聽麋鹿的遨遊！我現在覺得完全只靠那一封信安慰着，那好像一個嫩綠的樹枝可以使頭腦清涼！我的身旁沒有紙，沒有信，沒有書，毫無所有。因此使我度日如年，殊無聊賴。這幾天我在格納墨（Cramer）一部糟糕的書中看見哥德的幾首詩作為題句（Motto）：親愛的拉黑爾！這詩是怎樣感動我，我幾乎要哭起來，恰和別後重逢的情景一樣！我這裏要是有哥德的著作一卷，那就好了！否則能夠在甜蜜的回想中細心咀嚼每一個字，每一種表詞，使取之不盡的食品從這寶貴的石牆中發出來，也就好了！可惜我能夠背誦的詩實在很少；但我所知道的，常是靜悄悄地默誦牠……

一八〇九年八月四日于集斯脫村的醫院。

斐笛南·萊蒙德致唐妮·瓦格列書（Ferdinand Rai）

mund an Toni Wagner)

親愛的，善良的唐妮！當我們已經彼此允許過，我總要請你首先寫信，因為你的愛情與忠實的保證引起我心靈中的希望，給予我以安慰，于是我的回答便愈加安逸些，對於你也愈加愜意些，好像我在痛苦的悲慘中——當我已經擁抱了你，我的全部生存便溶解在這種悲慘中了——必定寫信給你一樣。你是絕對唯一的一個女郎，我只能從你的胸中感覺到真正的愛情，當我使你離開我的懷中時，可憐我所覺到的空虛，竟痛徹我的全部心靈；唉，自然將一種可咀咒的力量給予一個人，使他得感到這樣的感情，他是何等不幸啊……

唐妮——唐妮——不要欺騙你的斐笛南，你所喪失的東西，也許永不會再找着。
詔媚對於最清潔的心也是一種毒藥，這和托泛拿（Aqua Tofana）的毒藥一樣。

功效遲緩，但因此更使人靠得住要死。我也許是自己欺自己，但我相信自許久以來，你不復能和從前一樣，完全免除喜人稱譽的虛榮，我如果說得不對，請你加以原諒，可是愛人是用放大的鏡子去視察一切的。我們現在拋開這一點不講。我必須告訴你，我覺得人不大好，因為自十天以來，便患失眠症，每夜到兩點鐘即醒，即不復成眠；據醫生說，這是起源於一種心病，他除掉叫我謝絕交游外，不知道給予其他忠告，這樣離羣獨處去治病，我是永不會懂得的，並且也不能醫治我的病。你不要認我以此事相告，是要使你不安，我知道你不會相信這一點，並且從你的斐笛爾的愛情上講，你也決不會具有這種意見。當我這樣一人獨處，回索我的生平中一切幸與不幸之事，想起我們的愛情天真爛漫的開場，並念及我現今的不幸出現于我的心靈的眼前，我向何處去避開我對自己的報仇呢。我這樣悲傷，你不要生氣，你要在我對你的愛情中去尋找我的痛苦。祝你好，並且還要思念你的

斐笛爾。一八三五年。

格利爾帕截致佛煖利芝書 (Grillparzer an Ka-

tharina Fröhlich)

一

親愛的孩子！你就我的信上所書的日期地址看，便知道我已經是在歸途的旅行中，但現在距離也納仍然很遠，我起初所決定的回家日期因此不能不延遲了。我于明天清早往魚恩堡 (Nürnberg) 星期六日當可達到，並且在最短的時期內將往敏興 (München) 遊歷，無論如何，我在兩星期之內不能和你們見面。

昨天為我的生日，我的時間一部分花在坐郵便馬車上，一部分花在坐普通書信的公共車上，到了夜間畢竟要經過努多爾城 (Nudolstadt) 和科博格 (Ko-

burg) 中間圖靈格 (Thüringer) 森林最黑暗陰慘的地方。自有世界以來，從沒有人受過這樣的播蕩，並且還是在最黑暗的夜晚，又有暴風雨來相侵襲。你試想我在這六匹馬拖着的馬車上是一個孤客，馬車雖不要命地往前衝去，但因路上起伏不平與爛泥滿途，走得仍是很慢……

我回來遲緩的主要原因本來不是這樣壞的。我在全部旅行中發見許多友愛與友誼，因此到處所停留的時間比我心願停留的時間要長些，而最愜意的回憶時往來于胸中。這種例子在威馬尤表現得特別清楚。哥德老人是一個可愛的，他的鄰居自許多年以來是怎樣記不起曾經見過他了。我在他的家內會餐一次，這他第二次來邀請，我竟因別處有約，不能應命了。他請一個畫師在家，凡他所心喜的人都由畫師圖其形像，我也享有同樣的光榮。可惜我感謝他的一切好處而至于疲倦不堪了，因為我每次見着他，即深為感動，幾乎不能自持，要用全力去遏

止我的眼淚。有一次，老人攜着我的手共往餐室，他以誠懇的態度，緊握着我的手，令我坐在他的旁邊，我心中大為感動，雖力求自制，畢竟也滴下眼淚來了。他對於我的影響，一半是和父親一樣，一半是和君王一樣的。

在威馬的人們對於我竟是如醉如癡一樣。我總是要和城中最著名的人物相酬酢，沒有一刻閒着，那位大公爵邀我去，我和他盤桓一點半鐘。當我離開此處之日，他們在打靶廳設宴替我薦行，哥德的兒子霍墨爾（Hummel）也在座，總之，半城的人都出席了。宴後他們用音樂送我上車，並且高聲向我祝福。霍墨爾夫婦因為我的緣故，表現完全快樂的樣子。

至于某些朋友的信，我只收到一封；我想有些信是遺失了。我自己因手指受傷，寫信還是困難，然我的手指也已經好了一大半。我現在必須擱筆了。再會！

格利爾帕截。

再者，此信至多只能給完全信任的朋友看，我不願意我所寫的事件表現好，像是出于虛榮與驕傲的。

一八二六年十月五日於科博格。

二

親愛的卡笛 (Kathi) 我接到了你的信，心中甚為歡悅。書中固然未嘗表現許多令人滿意的地方，但誰又能夠說是滿意呢？大家對於生存與不感受痛苦，如果不視為真正的好處，（這自然是些好處，）那麼，人的一生活得得不到多少安慰與舒服了。你不願住在梅蘭 (Maland)，我却喜歡該處。倘若我們能夠互相易地而居，那我倆當各有所裨益了。至于我，聽一聽意大利文的說話，以及環境迫我用外國文接談，這便是我的一種享樂。搜尋語句，洵足舒暢胸懷，然在寫德文時，缺乏談話的興趣，殊無物足為補償。

我的生活現在比從前更爲單調，天氣既很壞，不便于出外散步，人們又使我困倦，就是戲院也覺得討厭。要做事又是著名地不大高興，並且缺乏做事的技能。于是除掉讀書外別無事做，我的眼睛一天壞似一天，然不管眼睛的反抗，我每晚總是勤勉地讀書，直至睡魔來襲，才宣告停止。這樣的生存我有時完全不能忍受，但我在上面說過，對於生存與不感受痛苦，卽視爲積極的好處，我是屬於這種人之列，所以我終于服從這種思想。我近來時常患牙痛，這種不感受痛苦的話固然很不容易實現，但我頗能自制。我對於這一口牙齒起初雖是完全發狂地手忙腳亂，不知所措，但現在已呈一種家常的關係，好像一個母親時時刻刻照顧她的孩子們一樣。我撫育牠，服事牠，安慰牠，當我最後放牠安睡的時候，我便快樂起來了。我從前的睡房中有一線風吹遍我的全身，今特移居不通風的內室，晚上我有時具有一種快樂的感情，夜間因得安睡。——只有上帝知道啊！每個人如果願意快樂，他

便能夠快樂！可是我不像其他大多數人一樣快樂，因為有一種不可否認的感覺向我說，我還沒有享受快樂，不過正在求快樂。這種感覺總是反復地襲擊我……

兩頁信紙寫完了，還只是講我自己的事；可是我滿懷着虛榮，相信這是你最感興趣的地方。

新聞一點也沒有。再會！

一八三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於維也納。

梅特涅公爵致利文公爵夫人書 (First Letter)

nich an Fürstin Lieven)

這是我寄往倫敦給你的第一封信。你不會首先接到此信，因為當你在巴黎寄居時，我還要寫信給你；可是當你達到我們將來相會的地點後，此信當使憶及你

的朋友。

我的親愛的，任何人如像我一樣地感覺，他對於一切幽靈都是可接近的。我寫給你的信不願送往巴黎，但願送往倫敦，你了解這一點麼？我將那件信托的東西送給你，將我的一切書信翻閱一遍，當我翻閱時，不覺哭起來了。你對於我所行使的力量，是何等的一種力量啊？你這樣快所獲得的權力，是何等的一種權力啊？你相信我是容易制服的麼？我對於在我的眼前發生和滋長的東西，會受其欺蒙麼？你如果相信這一點，那便是一種錯誤。

十月二十二日我們在N.君的家中第一次聚談。我看見你當日對於事物所表示的注意力，迥非其他婦女所能及，其萬一，許久以來，一切人對於婦女的評判雖加以讚揚，然在我的眼光中她們本是很平常的。二十六日我們對於一樁極不關緊要的事第一次具有共同的意見。你記得我願意你做我的遊伴麼？你將我自

己的車上坐位奪去了；對於一個人怎樣能夠這樣容易不客氣，我不大高興。我們彼此交談；我因你的和善與樸實，很喜歡你。二十七日我見着你已經是很快樂了。我於是向你提議，改用你的馬車，使我可以和你相伴。我徐徐相信有些人讚美你爲可愛的婦女，他們是對的；我在這一日覺得我們的距離較從前短些了：

二十八日我以鄭重的儀式第一次訪問你：當我回家之後，我覺得你和我如舊相識一樣。我對於當時在你房中的兩位男子交頭接耳那種簡慢的樣子，並不抱怨；反覺得他們坐在一張大圓桌面前是很好。二十九日我沒有看見你。

三十日我覺得前一日是冷淡而且枯燥無味！

我不知道你何日到我的住所來訪我——我的親愛的，你發狂熱了，你是我的自身！你不要問我自那個時候起心中所感覺的是什麼——你倘若不知道這一點，你倘若不首先感覺這一點，那你便不算我的！我的親愛的，你這裏得着一個月的

忠實報告！如果距離與時間不毀滅你現在所感覺的以及你在一個長時期將要感覺到的東西，那麼，上述的一個短促期間就是決定我的命運的，我相信就是決定你的命運的。

……你如果要知道我的意見，我願意告訴你：

我在一個短時期內對於我愛逾生命的你，已經知道的很多。你具有充足的精神！你具有**一切善良的，強毅的，超羣出衆的婦女們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要求怎樣形成生活的一種感覺！**

你覺得自己有一種缺陷，應加以彌補。你的配偶是善良的，是有體面的；只是他並非他夫人的命運的主宰。你完全是屬於我的，這是幸福的第一種根基，我從來沒有像在你的旁邊這樣安適的。

我的親愛的，我被視為見愛，覺得幾乎很有困難之處，我是你的，其確切不易的

程度，恰和我是我自己的一樣。這種感覺是不受絲毫疑慮擾亂的；至於相反的面我的意識中簡直沒有一點念頭。我的善良的多洛提亞，你必定具有一種真誠的魔力，還沒有為我所遇着；你必須永遠比任何人更加愛我，你懂得麼？

現在既沒有東西能夠搖動我對於這個最重要之點安寧的心理，你便不要相信我對於這樣短的分離有所恐懼。我再向你說一遍，我確切是你的。我知道你具有我自己的感覺甚多，因此任何人要在你的心中佔絲毫地位，簡直是不可能的。現在只是時間問題麼？任何人再也不會像我一樣是你的朋友。你將來能夠感覺到一切東西不復是你對我所保證的。像我們這樣的關係，一生也不過是一次罷了。同樣的關係不為情勢所許，這是常有的事，雙方不能相遇，無從構成這種關係，這更是常有的事。我的朋友，像我們這樣互相隸屬，已經不是尋常的事了！我必須使你時常留在我的心目之中。啊，你！我要關心，使你不忘記我。你不

要怕在我一方面能夠發生這樣的事；我對於自己的事我毫不在意，但對於我們的事，便力加維護，並且從此時起，我覺得自己強健起來了。你當養成一種習慣，每日寫片紙隻字給我，並且還要多於片紙隻字啊！今天的朋友比較昨天的朋友要難於忘記一點；我願意做你今天的朋友，做你今天和一切時間的朋友。

你願意和我閒談麼？問一問你自己：我在何種狀況之下，在最不同的聯繫之中向你所說的一切東西：你如果運用自己的思想，你是會知道的。我的親愛的，你看，我對於你沒有真正的信任麼？你如果和我疏遠，那你會和你自己疏遠，我能夠給你的証據不能比我對你所說這樣的確切話還更重大。

這封信是紛亂無章的，也許是太紛亂無章了；我的心情在信中傾吐出來，留下顯著的痕跡。你將看見我總是和現在一樣：我的思想就是（並且當然永遠是）我目前感覺的質樸的表現。你總會知道，我每天寫給你的東西是我的心靈中所

含蓄的，你將看見，我的心中具有一種長久不變的東西；就是一種感覺，這是我的幸福，這是要養育我的全部生命的。

此外，有人以爲我是不能夠戀愛的！他們高興什麼，便可相信什麼，這于我何關？我下次將告訴你我對於他們的意見。

我們的書信往來當爲大規模的，凡你在這一個月內沒有知道的事，當于我的信中見着。你的認識我終久要勝過任何人任何時的認識我！我不說：無論何時何人會認識我。你這個人，我已找着了，我緊緊地抱着，你就是我的本身。凡世界上的豔麗或幸福，均不足作你的替身。每個人只能夠找着一種唯一的幸福。我的幸福就是你，你就是我的幸福。

親愛的，祝你好！我現在收場了，因爲信差要出發。——我已經開始做些什麼事，你行將在巴黎接到的信中會告訴你。我的時間中最好的部分恰恰度過了。

你總是我的對象，總是我自視爲隸屬於你的唯一剎那間的避難所。

一八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不律塞 (Brissel)。

根慈致環妮·亞爾斯列書 (Friedrich von Gentz
an Fanny Elssler)

我和你相結識，這是一種幸福，但自許久以來，這幸福似乎不能再有進步；然每天又向我證明我的錯誤。我能夠用什麼顏色描寫今天晚上呢？天使般的女郎，你的明眸與酥胸給我盡量享樂的快樂，我已經沉醉了。我覺得我的一切血管中都具有下列甜蜜的詩的真理：

*

自然間最美麗的秋波向我們一轉，

吾人的生命如同嬰兒在乳娘的身畔，

除掉她，我們竟至視而不見，

即在極樂園黃金色的原野中，

除掉她，也會掉頭不顧。

這首詩是替我做好的，你就是這種描寫中的天人！我的環妮，我在地球上得享受這樣的極樂，我應當怎樣地感激你；我的！這個音組比天還重要；你已經寫了這個字，你的口和你眼睛已經將牠批准了。我要報酬你，實在是力量不敷；可是我對于你給予我的好處，將要，並且必定，盡力圖報。

我倘若不向你說我是在何等感覺之中度過今天，我即不能完結這一天。那使我生氣勃勃的東西還要超過愛情；那是一種心情的興奮，而此興奮是和一種虔

誠相等的，在實際上，自許久以來，我的心對上帝沒有象我現在祈禱他賜福給你一樣專一。

環妮，祝夜安！

【一八三〇年六月九日星期三半夜。

環妮，亞爾斯列致根慈書

我今天六點鐘就起牀了，因為我們已經決定今天作鄉村旅行，畢竟也實現了。我們于六點半鐘自維也納出發，往布利爾（Bühl），整天停留在該處，現在才回家。該處具有天然的風景，我本來應當遊目騁懷，得着享樂，可是竟未能如願相償，因為我起初患劇烈的頭痛，後來念及你今天一定有信給我——畢竟如此——又渴望回家。否則我在鄉村中的享樂，必非筆墨所能形容，獨因思念你——這是常有的事——的緣

故，以致無心于此。我想根慈倘若在我的旁邊，我便有心尋樂了。當我想及你怎樣思念我時，當我緜閱你的書信時，我確信你很可憐我，你這樣的好人却受命運的重罰，我的親愛的根慈，你只管具一鼓勇氣，上帝依然存在，我倆也依然活着，這種情形如不變，我們不必失望。快樂的日子會再降臨——我們這種日子對於許多人當是一種垂教——愁苦的日子行將獲得補償，我的親愛的根慈，你只管具一鼓勇氣。我對於你無可如何，我實受了你一點煩惱；你在每一封信中總是說你的信使我生厭，甚至於說我必須加以講解，你相信我不能讀你的信麼？或者你相信牠們使我受苦惱麼？否，我的親愛的朋友，你弄錯了。牠們愈加悲慘，便愈足以証明你對我怎樣好，這兩封信是很悲慘的，你對我是很好的，我欣喜無量，我從你的書信中以及從我的自身能夠猜想到，我也很可以和你別離，因為我想起你既可以和我別離，我怎樣必定不和你別離。你的第二號信和平常一樣，是三點鐘達到我家的。但

我因不在家，所以現在才到手。亞帕爾（Apple）每天來問我是否有信給你。我雖不能寫長信給你，但總時常寫一點。我今天頭痛，否則會再寫下去，我只要告訴你，我對於你是好的，再多你也用不着知道，我向你多多接吻，我是你的

環妮。再會。

八月一日晚九點鐘於維也納。

編譯小說

- 短篇小說……………胡適……定價三角
愛的分野……………陳情……定價一元二角
普希金小說集…………趙誠之……定價七角五分
俄斯羅名著……………李乘之……定價五角五分
世界短篇小說集……魯彥……定價九角
苦海……………魯彥……定價六角
僕人……………汪原放……定價三角
兩朋友……………劉大杰……定價五角
伊所伯的寓言…………汪原放……定價九角五分
波斯傳說……………章鐵民……定價六角
一千〇一夜……………汪原放……定價八角
我的童年……………林曼青……(在印刷中)
西藏故的事……………程萬孚……(在印刷中)
懺悔……………魯彥……(在印刷中)
夠了……………效洵……(在印刷中)
俄羅斯名著第二集……李乘之……(在印刷中)
印度七十四故事……汪原放……(在印刷中)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愛好文藝者的

良好讀物

上海五馬路亞
東圖書館發行

- | | | | |
|----------------|------|---------------|------|
| 名家小說(章行嚴選) | 一元二角 | 孤墳(志行著) | 六角五分 |
| 雪夜(汪敬熙著) | 二角五分 | 雨點集(田言著) | 五角 |
| 少年飄泊者(蔣光赤著) | 三角 | 都市之夜(平萬著) | 七角五分 |
| 致死者(張維祺著) | 三角 | 大黑狼的故事(谷萬川著) | 七角五分 |
| 翠英及其夫的故事(汪靜之著) | 五角 | 失蹤(楊邨人著) | 三角五分 |
| 小雪(趙超著) | 四角五分 | 鴨綠江上(蔣光赤著) | 六角五分 |
| 犧牲者(戈魯陽著) | 六角 | 義塚(錢香村著) | 四角五分 |
| 轉變(洪靈菲著) | 六角 | 流離(樂星著) | 五角五分 |
| 前夜(戴萬葉著) | 六角 | 兩個失戀的故事(林曼青著) | 在印刷中 |
| 明朝(林曼青著) | 五角 | 兩個女性(華漢著) | 在印刷中 |

加新式標點符號和分段的

水滸	洋裝二元二角 平裝一元八角
儒林外史	洋裝一元六角 平裝一元三角
紅樓夢	洋裝四元二角 平裝三元三角
西遊記	洋裝三元二角 平裝二元五角
三國演義	洋裝二元八角 平裝一元二角
鏡花緣	洋裝二元二角 平裝一元六角
水滸續集	洋裝二元三角 平裝一元七角
老殘游記	洋裝八角 平裝五角
海上花	洋裝二元一角 平裝一元五角
兒女英雄傳	洋裝二元六角 平裝二元
三俠五義	洋裝二元七角 平裝二元一角
官場現形記	洋裝三元 平裝二元四角
宋人話本	洋裝九角五分 平裝六角五分

~~~~~ 生的序，有的有陳獨秀先生的序，有的有劉半農先生的序  
各書全有胡適之先生的收証傳序或引論，有的有錢芝同先  
~~~~~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版權所有

歐洲近二百年名人情書

定價大洋七角五分

原編者 Camill Hoffmann

譯者 魏蘭女士

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三版

